婦女雜誌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內務總署登記証政字第十一號

‥母親的面影特輯‥

執筆者：趙今吾・宋枚・楊鮑・蕭菱・東方雋

理想的夫妻性生活

侯爵夫人（世界女性文藝介紹）

化粧的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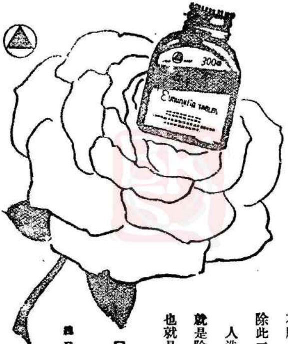
遺珠（十月特約短篇小說）



（封面說明見四八頁）

十月號

第五卷第十期



月經不順
更年障礙

女性健美、並非不能常久、祇因病魔的蠶食、有形無形的便消失了。就中最凶惡的病魔、在靑春期要算月經不順、以後、要算閉經期障得、倘能除此二魔、女性的健美就可保持。

人造女性荷爾萌製劑阿備司經片、就是除此二魔最銳利的武器、換言之也就是保持女性健美的無二必需品。

【包裝】一〇〇片　三〇〇片

總發行　武田藥品工業株式會社　日本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

華北總發行　北支武田大藥廠　天津・北京・靑島・張家口

阿備司經片

體力造成國力

亞洲婦人的保健良藥就是這個！

此藥可以常用，毫無副作用，其特徵就在增長女性身的抗病荷爾蒙而造成健康的體格！

CHUJOTO

中將湯

全效

產前產後 頭暈眼花 下腹疼痛 神經衰弱 子宮病症 腳足冷症

浮腫惡阻 經水不調 傷風肩痛 歇斯的里 頭痛血症 其他諸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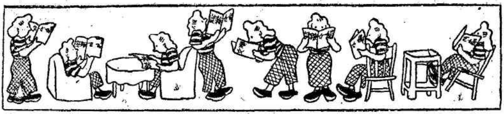
各地藥店均有代售



發售處 股份公司 津村順天

東京都日本橋區通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412 0021 1481B



·卷首語·

雙十節與婦女

雙十節是中國重要的慶典，追溯三十三年前的革命烈士之偉壯事蹟，及三十年來之進展，國人皆應額手稱慶，雖處此風雨飄搖中，無甚安逸可言，但面對目前之猛進時代，實不容國民偷享安樂，以求自身快樂，爲鞏固國防，保衛東亞，堅定東亞共榮圈之一環，國人應充分理解而實踐努力，婦女更應反省自覺，負荷起偉大責任，從事工商業之推進，獻身服務國家，教養第二代國民，於實際事業上作番自省與努力，不在奢華與虛榮方面競爭，徒無謂消耗有用之金錢與精力。

時值雙十節佳辰，望我國婦女振奮精神，認淸世界大勢與我祖國現狀，體會盟邦以及敵人之情態，各盡其力，各盡厥職，向前勇敢直追，並以至純精神與信念，紀念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婦女雜誌 第五卷第十期（十月號）目錄

時論
主婦應如何勵行節約的生活……孫祥韶……一
時局知識……本社資料科……四

每月集談
從「妻和我」說起……張織笙……六
潮……余謙……六
職業女人—家庭女人與社會的玩弄觀念……飛絮……七
產婆娘……吳如倫……九

婦女生活
菲島增產婦女……本社……一〇
婦女在膠州……叔燕……一二
義務勞動的德國女子……博蕃……一二
暴義風俗……林娜……一三

美容
婦女美容與體態……雯珠……一八
化粧的心理……沙鷗……二〇

●母親的面影●特輯
母親的眼睛永遠放着熱烈光芒……趙今吾……一一
毀家小紀……宋枚……一二
我與努力追踪母親的遺跡……(三撰)冀淑芳……一三
紀念花香幽母親病了的面孔……靄霙……一四
現在追換母親的打都不可能了……楊飽……一五
母親彷彿是我離不開的朋友……東方媺……一六
剪刀與漿糊……本社編……一七

夫妻生活
婚姻美滿的先決條件
理想的夫妻
性生活……唐雷……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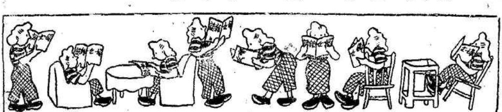
·徵·文·揭·曉·
我的奮鬥……孫默休……二八
假使我要結婚……獨孤鴻……三〇

●本刊徵文啟事●……八

費宮人之輩……朽夫……三一
亡明的一批女英雄

文藝
候爵夫人……法㝹爾治作 周秋紫譯……三三
遺珠……斐亞……四一

家庭
家庭看護一問一答……端錦……四五
病人的膳食……袁瑩……四六
編後記……本刊……四七



主婦應如何勵行節約的生活

孫祥韶

前言

當此節約時期，一切事情都應由簡果上做去，同時更要取其經濟化，這樣才能算是做主婦的責任，比如在家庭裡每天只知玩樂，不做一點正當的事，一切都放置不顧，勞若無聞的，不知怎樣求其節儉，不知怎樣求其事半功倍的效果，結果，你的家庭，勢必一天不如一天，那樣既或你有千頃房屋萬頃田地，甚或有銀錢成萬，成億成兆，也能由於不會處理，使之終於花盡，成了赤手空拳，主婦治理家庭確是很要緊的一事，希望主婦要認眞的做去，在經濟合理的條件下去努力處理。

常言說的好：「吃不窮，穿不窮，算計不到便受窮。」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就是說，事情要有一個相當的計劃，有了計劃才能使事情辦的順利有用，合乎道理，不致白費許多工夫，有些家庭的主婦，他們因爲不會處理自己的家事，結果弄得太不像樣子，僅能受到莫大的損害，不是金錢上就是人力上，落個漫無頭緒一塌糊塗，最後自己也特別怨恨，莫明其妙起來，不知從何而起，恨天怨地，埋怨外人，有時候又使家庭不像一個體統，感情上已至破裂，互相猜忌，這種的意外發生，全在自己身上，歸罪自己不會處理，不會籌劃所以一個家庭的良否，全在主婦身上，會處理便能使家庭好起來，不會處理則能使家庭由富變窮，這樣我們一看，家事好像國家的事情，相同的沒有什麼了，主婦的職位，正相當國家的長官，雖然家庭有男人爲正主，可是也沒有主婦的重要。

說到家庭的事，是以主婦爲主的，主婦沒有眞正的本領，家庭便不能做到好處，所以我們做主婦的，要明白自己的責任，要負着治家的重任，要知道沒有家庭，我們又何從有幸福，更無從生快樂，幸福與快樂都是自己造成的，既不是天賜更不是神賞，有些人常這樣說：「命運不好，福是天給的，享福受罪都不能選擇，老天爺叫你怎樣你便怎樣，你須還天由命，什麼事情決對不可強求，假如你要貪求的話，終究是要遭報的。」以上的這些迷信話，叫我們聽着只有刺耳的感覺沒有一點理由，本來，沒有理由的人爲的事情，偏說有神天的佐佑，這未免有些玄談，一切的一切，決對要有實際的，趨於空虛就是自己誑哄自己，將自己的事情看得不鄭重，有許多事情的失敗，全是從空虛上引生的，我們要打算事情做到好處，要打算得到成功，必須求其認眞求個實際，一個家庭中，從眞實上做去，一定有好的收穫。

主婦們！我們現在所處的是決戰時期，我們身處後方基地自不能像前方戰士的猛勇殺敵，可是我們也有我們的供獻，這供獻是什麼，就是用我們的人力，去節省物力，去增加生産，在一個家庭中，利用了一切，即如空時空地，都要使其變爲有用的，把時間放在正用上去，把土地都實行增産，對於人事上，都要定出計劃來，做到有條理的地步，關於此種種，筆者願於此供獻些愚見，請主婦參酌一下吧。

四大事的處理

四大事在人生中缺一不可的，一個家庭中，所感忙的，也是離不了他，所說四件大事，不用說誰也會知道的，就穿衣，吃飯，住房子，行路程，關於這些事，依簡儉的條件，和諸位研究一下。

第一穿衣服

衣服是遮蔽身體的，是保護體溫的，上古時候的人都不知道穿衣服，那個時候因爲社會上生活簡單，自從文明開化後，人類知道衣服的用處，都知道用棉布來遮體，這個用意就是爲保護身體，漸漸的演變，由質劣而質優，由簡略而美麗，其實，衣服不必求其過好，過好只是落個美麗體目，保體不保體還是個問題，現在一般好虛榮的人，尤其婦女們，爲了愛美，極力趨於華美，做起華麗衣裝，虛擲若多金錢這樣做去很是可惜的，更有一些叫小孩子穿着很好的衣服，結果弄得很髒的都糟塌了，這樣不知花去了多少金錢，對於穿衣服最好取其粗質的，能護體便行了，不必過於華美，如能從儉做去，可以省下很多的金錢，這就是治家善事的第一方法。

第二吃飯的問題

人所以能生活，全仗有營養的供給，營養的攝取，就是吃飯，一人每日至少就是兩餐，我們所吃的兩餐，因爲貧富之區別，有錢的人吃了些燕窩魚翅，龍鬚鳳眼，山珍海味，沒有錢的人，每日弄好了，只是窩頭和鹹菜，誰也知道山珍海味白米白麵是貴的，玉面小米甚至粗糠是賤的，可是富貴人家，吃了好東西依樣不會長生不老，生了疾病，照樣體衰，窮人吃窩頭和鹹菜膀大腰粗，康健無比，個個長命百歲，這樣看來吃的飯食，不必以價值來定優劣，要知道玉面小米也相當有營養，可以供給人體的需要，常見很多人不願吃這個，不願吃那個，抱着這種驕慢的態

0034384

度是很不對的，諸位要知道，一米一粒都是農人的血汗換來的，如果任意的選擇糟塌，未免有些過分，未免有些抱愧。諸位更要認清了現時是個什麼時期，現在正是決戰的時期，一切只要供用即可滿足，過於奢侈，過於貪饞，就是對國家沒有盡責任心，在國家的需要中，我們能省下一點便省下一點，這樣集少成多，便可增強戰力。故此我們要在可能範圍內為國家盡到我們的力量，比如說從前我們吃的是魚肉雞鴨，現在不妨改用豆腐蔬菜，雖然魚肉有蛋白質等可以營養身體，而豆腐中也照樣有好多的營養質，同時並更多於肉類，吃起來，不致引起別的疾病發生，不但盡了報國的義務同時又是衛生的好方法，諸位從這兩點上，便可服節食的主義。

第三住的研究

都市的建築由簡陋而進于複雜，由茅舍而改建瓦房，由瓦房而樓房，茅舍和樓房都是住的所在，茅舍因為不太堅固，不如瓦房耐久，而樓房過於奢華，在合乎經濟條件下，捨茅舍樓房，只住瓦房便可遮蔽風雨禦寒防暑，不必太求滿足，因為那華美的建築是沒有大用的，有的時候反而失功，因為過於講求，有時感到很多的不便，況且，建築一所優良的樓房是需用很多的金錢的，花了很多的錢不切合實用，是最不便宜的事，我們不管一件什麼事務求實用，而在經濟上採用，尤其在這戰時之下後方不必過於享受，不要忘了自己所處的境地，不要放棄自己任務，於此我們要深覺一下，對於住的問題要仔細的審慎做去，因為現在是極其要緊的時候，能在節儉簡素的行動下做去，才是我們的本分。

第四行路的問題

現在許多人出門沒有車子，不能走路，這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結果弄得自己身弱不勁力，現在生活程度如此之高，僱車不讓張口十元八元，設如一天坐上幾次車，車錢是很可觀的，這樣日子久了統計起來，定是一個很大的數目，這無謂的消耗，實在沒有價值，這樣虛擲金錢實在可惜，要知道我們既然有了兩腿兩脚，就應當使用它，用它來行路，走路不但可以節省下金錢同時還能鍛鍊身體，這樣一舉兩得的事，做起來很有意思的。

收支的分配

一個家庭中，收支的分配是有莫大的關係的，比如收入很少，而支出很多，這個家庭便不能有積蓄的金額，遲早勢必用罄，要在收入勝於支出的情形下做着打算你的家庭每月如果收入六百元，便不能支出七百元，因為七百元花出去驟聽上一百元，每月欠一百元，一年便是一千二百元，這是一個比例，況且一個家庭豈止六七百元之譜呢，尤其當此節約時間，把一個家庭整理得好時，家事如意，自會生活日盛可以把日子過得很甜美的。

親朋的應酬

誰都有個親戚朋友，對於親朋之間，要有很好的感情，感情一旦失好，那便不稱為親戚朋友了，聯絡朋友和親戚就要送禮和宴請，送禮和宴請沒有金錢是不行，所以聯絡朋親也是一大筆花用，在這物價高超的時候請客是很不經濟的，一桌酒席少數金錢是辦不到的，一份禮品，也是了不得的，幾百也是它，幾千也是它，有些家庭由於應酬親友竟至佔了應用的大半，所以一個家庭為應酬親友竟佔了大股的用款，為了節儉，就要預先彼此聲明，互相體諒，這樣可免去許多的無謂的花用，也比較實際一點。

僕役的使用

一個家庭中因為事情很多，恐怕自己照顧不過來，便要花些錢僱人來替我們操作，洗衣服啦，作飯啦，哄孩子呀，打掃屋院啦，跑外啦，這些事情都叫他們來替我們去做，這樣可以省去我們許多精神和力氣，固然他們替我們做許多事省得我們親自動手，可是也有許多的僕人，因為他們沒有充知識，做出許多不合理的事來，不是偷懶不做事，便是損毀你的東西，這些地方，很是叫我們分心，我們不管理他們，事情是越來越大，日子久了，也是一個至大的損失，防害家庭的一切，再有一些親朋的失和、家事的內情外知，都是僕役引起的，說到這個地方，僕人應用的上，也有很大的關係，必須訓練他們，同時要選品格端正的忠實的，那些奸狡的人千萬不可使用，奸狡的人使起來實在使我們操心，費力，就現在米糧如此之貴，用一個人也是很大的消耗，每月工錢三四十元，吃飯每月就得三百多元，至於別的不提，請想這樣算來豈不是很可觀的一個僕人這大的挑費，結果換不來我們的省心，我想倒不如不用為妙，不用他可以把這幾百元省下，再者在現在這個時期，自己親手去幹，也不是難看的事，既可以練習操作，對於用物上也可以省下很多，依着節約的條件，僕役用不用是沒有大的關係的。

子女的教育

有了母親就該撫育子女，子女在未生之時，要實行胎教，既生之後，要哺養他，按時給他吃的，冷熱，都要注意，大了，送他入學校，教他做人，處處加以管教，做母親的管不好子女，子女便會墮落下去，所以做母親的就該領導自己的孩子，使他知道節儉，知道孝長親，不做昏迷的事，這樣將來大了，才不致花天酒地，才能自立生活，不然子女不成樣子，做母親的責任也有很大關係，教育子女是治家中最難的一件事，因為他能影響家庭的將來。

知識的灌輸

做主婦也須有相當的知識，知識不充足便不能處理一切事情，醫學必要精通，這樣可以醫治一些小小的病症，比如家中孩子大人有個頭痛腦熱，請大夫不值得，又不經濟，莫如自己買點丸藥服用經濟，也能使病人醫好，遇有外患可以買些消毒防腐劑去治他，廚中的事也要精通，做什麼菜做什麼飯都怎樣着手，怎樣省時間，省力量，同時用煤用火怎樣合于省錢的道理，計算的時候要週密詳細，設如馬虎從事，倒不如不計劃，既然計劃過，就要精湛不苟且，不紛亂，常見許多人本來是很有底細的，要任變有什麼，可是因為對於事情沒有加以策劃，結果弄不出成績來，這不怨別的，就是自己沒有準的章則，沒有一定的計謀，使得自己沒有一點頭緒，其實事情是很簡單，只要會着手也就行了，這一點是需要我們加以檢對的。

不限制家內的一切瑣細常識，就是經濟消息，社會的變遷，人情的改變，親朋的來往，諸如一切都必須知道，怎樣才能適應我們的順利不妨礙我們生活，合于經濟合乎實事，這都是時刻應加以知道的。



婦女在膠州

叔燕

由於小家庭生活方式的變動，幾個月前來到了山東省之一角—膠州。

在到膠州之前，心中曾經幻想了許多關於膠州的一切；美麗的山河，古老的城堡，和許許多多先代遺留下的封建產物。

這些幻想畢竟都實在，等腳步踏上膠州地帶，去進城里的時候，發現了許多從前在大都市所沒有看見過的形形色色，最顯著而醒目的要算是清朝表彰孝子節婦的封建代表作—牌坊，一座接着一座，上面刻着什麼節婦王氏牌坊等等已經看不太清的字紋。

當時我這樣想，先年受表彰的人，也許是非常榮幸而自驕地抬起頭看着那崇高的石坊吧，她們必定要這樣想，有了表彰的牌坊，便是自己苦心修潔的半世生涯的報酬，於是半世幸福與青春雖然完全消逝在無聊空虛與寂寞苦痛的氛圍中，而留着那當時一般人去過都得低首禮敬的石牌，也足以自慰萬分了。

這地方也有城池，也有外廓，商賈往來，農子耕耨，與其他地方，都沒有差異，小腳的女人，自然不能例外，數目也許比其他地方更多，照百分率說，差不多是百分之百。

談到膠州的文化，我們簡直無法覆誤，假如看一看膠縣的縣誌，據說在周朝時候，已經置官設治了，還在地文和人文的發展上，如果按直線的推演，現在至少膠該是很好的一個文化都市，可是一看現在的實際情形，就未免過於叫人失望。

可是我們要談膠州的婦女，又必須接觸文化的程度來做水準，才好分斷，首先提智識份子吧！

智識女性，也祇好以少數的女教員來代表，這里的女教員大多數是依靠有家庭財產，在家里也是閒着，還莫若到學校里混上一混，也好讓時間消磨得容易些，所以不客氣地說她們既抱不了多大志望又不是為了單純生活的要求，在這種條件下去入職場的女先生們，若說她們能如何領導婦女，提高女性文化等等，也許是笑話。但她們在學校內的教教情形，我沒看見，所以也不便說。

除了女教員之外，其次智識界的只好是女學生，這里有一所私立初中，學生數目也不少，據說程度不太高，有時在街上看着，一見便知是學生，然而由她們的態度看來，似乎精神教育有些缺欠，很給人一種不嚴肅的感覺，我常想人的根性容易在小學時代養成，可是人的成長全賴中學時代打根基，中學時代如果太疏忽了，將來也難振作起來，因為這時候正是由少年轉入青年的過渡年齡，在一生中比較要算最重要的，尤其是女孩子，所以我很替她們憂慮。

最後關於一般所謂非智識婦女的一切，倒是很有些值得談的。

膠州的一般非智識女性如果和智識女性比較起來，反覺得非常可愛，雖然天氣那樣熱，路途那樣長，往往担着很多東西，由鄉里走到城區來，然後走回去，工作的能率也許不減男子。

每逢早晨的時候，在固定的幾個地方都有「集」，人們是在這些地方，開始了太古式的交易，看吧，担一筐桃子的，擔一斗米的，或是担幾個西瓜的，都從很遠的鄉村拿到城里來賣，皮膚曬得黑黑的，臉上佈滿了辛苦勞累的縐紋，然而她們似乎感到這種生活對她們自己是太刻薄，因為她們及她們的興趣，勞累之後，得了錢，換回她們所要的東西，當朝曦未上的絕早，她們便離開家開始勞動了，等到太陽已照到頭頂上發出灼熱的陽光的時候，她們便紛紛踏上歸途了。

這種的生活，能說是沒有意義嗎？

如果走到田野去看一看，更能發現許多使我們在都市住慣了的人感覺不到的地方，女人担水，推磨，打麥子，收拾地，和男人在一起工作一點看不出她們是男人的寄生階級者。

膠州地近膠州灣，在臨海地方的住民，以捕魚為生的也很多，在海岸上也會看到多數的勞動者是婦女。

在這里我們會想到智識女性向來都是近乎文弱氣質，一念過書，就與勞動離得遠遠的，有時認為洗衣服燒飯在家庭里的一點小小的瑣事，也都是不願該幹的，拿到大地或山村海濱去，與那些同種的女同胞們比一比，真要慚愧得無以自容了吧！

綜合起來說，民智不高的地方，生活的條件一定要簡單，同時生活的慾望也自然較小，由於此，膠州人的性格雖然也免不掉具有山東人通有的直悍性，然而大多是善良的，這一點是這地方人的可愛處，婦女自然不會例外。

有堅忍不拔的意志，有強健的體力，有善良樸厚的風習的膠州婦女，如果再提高一些文化的程度，該是最健全不過的了，形成真正近代國家的民族，也許非如此不可。

寫完了我對她們起了無限的敬意。

國內婦女生活



自八月一日起
至八月卅一日止

渝軍軍紀紊亂 民心離叛 各將領內訌相尅 事件迭起

河南原野飢饉已甚，建設之聲到處可聞，禁止徵伕與免稅之福音，業使民衆充滿新生之欣悅，而渝府治下地區，則充滿一再敗潰之殘軍，此等殘軍，因兵員食糧彈藥之極端缺乏，莫不苛斂誅求，強制徵募，致使民衆對於彼等之憎惡與怨嗟，皆達於極點，同時，渝軍自身在軍紀紊亂與民心離叛之苦惱現象下，其各將領復發生內訌相尅相爭，茲誌苦鬬敗戰之渝戰區真相如次：

渝軍之榨取民衆：

無以爲食之渝軍，其榨取民衆之手段日益苛酷，就中尤以湯恩伯之方法爲最澈底，到河南省中部之南陽一帶，業徵足明年度之全年田賦，自八月起且將徵收後年度之田賦，又目下渝軍在洛寧，盧氏方面，亦令保甲長負責，每畝強制徵收小麥八十斤或一百四十斤，與二百元之稅金，然該方面多屬山田，平均每畝田地之可能收穫量，不過爲一百二十斤左右，故此等渝軍之行動，無異「食民而生」矣。

渝軍之內訌：

本年六月末，新野一帶之第十二軍，忽擅自鄧州移動，湯恩伯聞訊，異常憤慨，立命鄧新兩縣聯合隊以武力阻止之，交戰結果，雙方共傷亡數百，其後雖經僞第一戰區第二集團軍長劉汝明調停，然湯恩伯於暴怒之下，乃要求渝府以叛變罪處分該軍首腦，據云，此次事件發生之原因，乃爲湯恩伯對第十二軍之待遇過劣，致該軍將士多表不滿，因有團長階級之幹部數名，決脫離湯恩伯指揮改隸屬於第五戰區，乃擅自移動，該第十二軍之軍械子彈極爲缺乏，就其情況度之，湯恩伯於過去之兩個月間，定未對其補充給養。

徵兵制度下民衆之痛苦：

據渝府之徵兵暫行辦法規定，家族中如有男子一人即須出一人，如有三人須出二人，渝府治下所公佈之法律，一向無雷厲風行之情形，但此徵兵辦法之實行，則極爲嚴厲，於河南戰敗後更加強該法，而撥命令保甲長，每保強制徵募壯丁十五名，此爲信陽[illegible]方面[illegible]同盟訴於日軍者，被徵爲壯丁後，即開赴前線故一旦被徵，惟有赴死一途，於戰場上戰死或受傷，俱無通知家族之可能，青壯丁逃亡時，則其家族將蒙禍，如一家三人中之一男子被徵，則於物價高昂之時局下，該家屬之生活，即告無靠，致其妻女惟有出賣肉體而生活，當局雖盛行宣傳當兵如何光榮，軍人家族如何優待，然事實完全與之相反，目下第六十九軍，於湖北棗陽隨州一帶雖實行強制徵兵但募得人數不足其所需之半。

軍民之傾軋：

民衆對於渝軍之不滿舉動，現已到處可見，敗軍搶劫民衆之慘劇，層出不窮，如第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前曾屢行掠劫民衆，且無豫徵發軍糧，致民衆對之銜恨異常，武裝暴動之可能，時可以發生，又駐襄陽樊城一帶之第四十一軍，因屢行橫徵暴歛，民衆曾團結抵抗，該軍無法，乃於城之四周掘挖寬十五米深十米之交通壕，以阻止慓悍之民衆，其窘態，實堪令人可恥云。

日軍將於太平洋 誘敵入陣

敵英美兩國，頃爲短期結束戰爭起見，於東亞戰線方面，傾注全力期欲打開對日外線之一致總攻，且此機運迫進眉睫，蓋最近七月二十六日於夏威夷舉行三日之太平洋軍事會議，羅斯福及西南太平洋反軸心軍司令馬加塞，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大西洋第三艦隊司令哈爾澤，太平洋地域陸軍司令李查德遜，大總統參謀長李等重要首腦，均親自出席，且據彼等稱，此乃開戰以來意義最爲重大之作戰會議，八月初羅斯福復往阿留地安訪問北太平洋艦隊司令福萊索卡，綜觀羅斯福之行動，首要者固爲視察太平洋戰線之旅行，此外尚含有大總統選舉之宣傳，及統一太平洋各戰線之作用，頃據外電傳，此次會議之主要事項爲：

一，對日新攻勢作戰

二，奪回菲律賓作戰

所內容不外商討尼米茲攻擊中國沿岸，及馬加爵奪回菲律賓之計劃，關於此事，美各報均標「對日大攻勢時期緊迫」之醒目大題，且謂歐洲方面之主力亦已移向太平洋戰線，此外邱吉爾於下院演說亦謂：「太平洋戰線之決戰恐即將到來」語調與美國報紙刊載之太平洋攻勢適相吻合，又傳最近英美復將舉行太平洋共同作戰會議，縱諸以上事實，敵軍大舉攻擊企圖，不難想像，總之敵軍不論以過去之戰法，抑或以新攻勢之戰略，其實力必將比前龐大，然不論其自海上來攻，或自空中來襲，日軍將於最適當之時間與地點等待，諺云『誘敵入陣』一語，此後日軍將發揮無遺，且將有挽回大勢之把握。

南法土倫港附近

反軸心軍登陸經過

南法海岸區反軸心軍，十五日午前自空中及海上於三地點登陸，首由土倫以東之伯爾梅斯附近登陸，第二點於康恩及尼西之間，第三點則為聖拉非爾，德軍即時反攻展開激戰，康恩與尼西間數點刻正在激戰中，茲誌其登陸詳情如下：英美軍數日來強力空襲馬賽土倫尼西數地後，八月十四日夜英美艦隊即於科西嘉水域駛向法海岸，於拂曉時即於伯爾梅斯土倫以東登陸，數小時後，英美運輸機約一百架，上乘有運輸滑翔機抵海岸，大量軍隊即於伯爾梅斯展開激戰，同時康恩與尼西間更有其他英美軍自海上登陸，反軸心強力轟炸機部隊及艦上砲火，亦掩護登陸軍，德海岸衛軍即時與之交戰，其後英美傘兵約一師團，復自聖拉非爾登陸，又德拉蒙海口西北，反軸心軍之登陸企圖已被德軍砲隊粉碎。按反軸心艦隊首對上述之海岸線一帶加以猛烈之艦砲射擊後，並曾以空軍轟炸掩護登陸，然因德軍砲火猛烈，過去反軸心軍得使坦克車登陸者，僅為聖羅貝地區，德軍之廣汎地雷原曾發揮極大威力，阻撓反軸心軍之進擊。聖拉非爾東方地雷原有敵將校一名兵士六十名降服，現自尼西港以迄土倫之地域中，除數公里之平原外，皆為高達六百呎之丘陵，東西縱立，德軍在此等丘陵地帶，築有堅陣，故反軸心軍尚未能獲得所期之成果，刻僅於疊帶布角，聖拉非爾地區及聖羅貝灣獲得據點之反軸心軍，尚未能取得聯絡，構成單一戰線。

日軍湖南作戰以來

武漢物價急速低落

前以河南作戰為契機，日軍展開之中國大陸作戰，實與華北華中等和平地區之經濟，有極大之影響，不僅中國大陸經濟界多所期待，即中日兩國人等，對此亦均極注目，然武漢經濟界，自日軍於湖南前線展開大規模之作戰以來，該地區之物價，竟呈急速之低落，且各種物資之大量供出，尤為前所未聞，蓋武漢經濟在過去六年間，純為「作戰經濟」作戰之結果，乃為打通京漢線，該線之補修完成，現已為期不遠，粵漢線早已確保至衡陽，於湘江水路打通之同時鐵路之運輸，亦展至某某地，故武漢對於中國大陸戰線，已完成其重大之任務，今後更將日見活躍，而以華北，華中華南等中國大陸縱貫鐵路中樞地之地位，負荷其重大之使命，因作戰之推進活潑之武漢經濟，實已開始活動，茲就京漢粵漢兩線地區，與武漢經濟之利益，及最近將來有實施性之問題，檢討如次：

幹線打通後之影響

現在軍方及經濟界所最注意者，乃為武漢地區輕工業之振興，故多致力於此，且最近已形成經濟活動之一，而積極躍進，此點頗值注目，一般敵產中之工廠等，現在殆均移交我方，或以中日合辦之形式，開始工作，於去年開始復工者，有牙刷，電池，塗工，藥劑、玻璃、磚瓦，釀造等事業，又漢口商工會議所，為使武漢地區於將來成為揚子江上流地區之最大輕工業地帶，故自去年末起，曾舉行廣範圍之工業調查，並樹立工業地之計劃。總之，京漢線之打通，對軍用物資之輸送上，實有極大之力量，且以此為中心而展開之武漢經濟活動，將顯示過去六年間所未有之新氣象。

確保穀倉湖南之意義

湖南為米穀礦產之重地，已為世所公認，然獲得此種資源，自有幾多障碍，但我人苟能努力，自可克服一切，而其中最為重要者，乃為治安問題，以及物資之搜集問題等，而切感重要者自為輸送問題矣，蓋如不確保陸運及水運而期獲得湖南之豐富物資，則繁榮經濟，實如緣木求魚，將一無所得，故對湖南方面之經濟活動，應自確保輸送力作起，因此軍方在修復粵漢線之同時，對水運亦極注意，自去年即已準備設立大規模之造船公司，且由於此次湖南作戰之推進，自湖南部可望運來大宗之木材，如此對造船業，定有光明之發展，駐渝美空軍雖極力活動，而湘江之水路，已開至湘潭，洞庭湖已由日海軍所制壓，由於粵漢線及湖南水路之開通，大批民船已得進行無阻，而現在認為緊迫問題者，乃為米收穫期之收買問題，對此合作社方面在日軍協力下，已組成多數工作隊，已向湖南推進，且由此更可以武漢為中心，對南北兩方面就湖南之經濟及其實體性作相當之考察，如此武漢經濟之本格的躍進，已現曙光，其將來之發展，正未可限量也。

新少年十月號目次

▲少年講話▼ 植花心情的兒童教育　蕭蔆（二）
國難常識　本社（五）
月間大事記　本社（六）
▲時事解說▼ 英蔣共三角關係　本社（六）
猴子和螢火蟲的戰爭　樂樹譯（一〇）
東亞寶地昭南島　琳琳述（一六）
耳的常識　張克聖（二一）
▲中國歷史▼ 兩漢的屯田政策　以義（二四）
▲中國傳統故事▼ 刮骨療毒　休士輯（三二）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燕俠（三六）
幾度興衰的羅馬尼亞　亦俠（三八）
▲長篇連載▼ 搖籃　蕭蔆（四一）
科學常識　本社（四四）
▲生物奇談▼ 會演戲的風小姐　蓮心（四七）
▲少年園地▼ 樹的話　凌雲（四八）
怎樣保護牙齒　志麟（五〇）
模型機製造法　鈴木正五原著　單思勉譯述（五一）
染色勞作——續染和印染　程之彥（五四）
▲十月時歌▼ 江七　雷妍作　海倫譜（五六）



從「妻和我」說起

張鐵笙

從妻和我的生活經歷上，給了我許多寶貴的知識，也常常拿來奉送給青年朋友們：

（一）所謂婚姻的新舊問題，其本身並沒有多少嚴重，只在當事者心理上如何來想它而已。如果不是自己從心裡就對舊婚姻有成見，過起日子來是一樣可以幸福的。吳廷芳先生曾說過，舊式婚姻如同把冷水壺放在火爐上，起先雖然是冰涼的，慢慢就可以沸騰起來，且由冰涼而至沸騰，其趣味是較為濃厚的。若新式婚姻，則是戀愛熱情先到了沸點，才行同居，假定很有好方法維持——好方法其實甚少——同居之後感情很少不要落下來的，因為誰能老在情感沸騰點上過日子呢？

（二）在青年時代，常常容易把愛情看作生活的全部，不惜用任何方法或任何犧牲來取得它，其實愛情不過是生活原素中的一個，也許是重要的一個，也許是不重要的一個，當作全部生活素看的時候大約就把人生真正的價值失掉了。在某種情形之下，愛情，婚姻，反倒很容易阻礙一個人的前進和發展，或者將一個人可能成功的度數降底了，假定能衝破這一重障礙，婚姻問題解決得晚一點，或許在生活上成功的更大也說不定。

（三）無論夫婦怎樣和美，二人終究是二人，難免不有時意見分歧。遇見這種場合，最好的辦法是彼此不要立時求得解決，先各自尊重對方的意見去安下心來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可能同意對方的意見，就犧牲了自己的意見也可以，否則，不必和對方強辯，請容各自試試個人的意見看誰的更合理更有效好了。強持己見，非要壓倒對方使他（或她）犧牲他自己的意見來牽就我的看法不可，這是處家庭最笨拙的辦法，只有給自己多增加痛苦和煩惱，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四）在青年時候，常常把對方的容貌體態，做為愛的對象而加以計較，這在初戀時期自然是免不了的現象，但一到結婚生子，真正過起日子，這些條件都不成其為條件了，要緊的還是性情和嗜好是否投契，只要性情和嗜好彼此相合，或至少不太衝突，就能有個快樂的家庭，選擇對象的時候，不應不注意。

（五）家庭趣味的中心，真正說起來不在夫妻本身，乃在小孩子們的身上，所以結了婚一定要有小孩，有小孩就可以避免夫妻間許多無味的爭執。「節制生育」在經濟的意義上或許有牠的價值，但若欲以此來維持夫妻間的感情，其結果一定相反。愛兒女實在是一種很強烈的天性，每每剛愎冷酷的人，對兒女也會是和愛的，有這麼一個中心來維持夫妻間的感情，什麼大問題也都可以調解了，所以說結婚，就要有孩子，不願行不必要的節制生育。

寫的有點多了。從「妻和我」談到這些問題上來，有點近於瑣碎，不過確實是個人家庭生活的一點經驗順便告訴未婚的男女朋友們或者不是全無意義的吧？

（三三，九，二三北京）



潮

余謙

這個潮不是江上漲的潮，這是一件「公開的秘密」，無論沒有女人肯公開談論，也沒有一個健康的女性沒有，無論你是走在公共場所裡，或是電車上，只要發現任何一個女性的衣服上有了紅潮漬，衆目睽睽，有口皆哄，言三語四，弄得人哭笑不得，其實那一個女性不是在紅潮中浴過十個月，而後伴着紅潮呱呱落地，飲水思源健忘的國民們會連這一點都忘了嗎？

在物價增高的近四五年中雖沒有一件合適的代替品發明，於是這個問題在婦女間更擴大了牠的勢力，新的方法沒有產生之前，我們不妨檢討一下以往中國各角落婦女她是在經濟逼迫下怎樣應付這每月必有的開銷！

在中國古老的鄉村裡，那些佃戶婦們，她們的工作煩重超過男人，而她們的生活待遇卻低男人一籌，肩鋤拔菜得做，生兒育女料理家又不能放棄，她們每年所得的收穫要奉給主子，所得餘裕要孝敬公婆，酬鄰姑嫂，剩頭尾數目還得讓男人及孩子們享受一些滋潤，她們終年不添一件衣服，零用更談不到，所以她們每月經血來時採用的方法和她們生活一樣的簡樸，生在田裡，工作在田裡，排洩下來的污血也傾向田裡，鄉裡的沙土是鬆軟輕滑的，河涯上園牆下都可以挖個三袋兩斗的，背回家來，在燒飯的爐火口裡燒熟，裝入一個粗布縫成的一個小袋裡，來吸收血液，又消毒，又儉省，燒過後的土中菌已死掉了除了笨重以外，較任何法為佳，都市居民因環境關係無法效仿此法

鄉鎮上的婦女，因爲靠近鐵道河口的關係，漸漸變得都市化了，多採用粗灰紙或草紙，這種粗灰紙的製造工廠多設在鄉鎮附近，紙料的來源也都大部分收買乞丐的污穢涸紙，經過水浸搗爛製成，沒有經過消毒殺菌手續製成的紙面上，已潛伏着大量的病菌，紙面的粗糙磨擦皮膚是小，病菌浸入子宮，繼感各種病症爲大，鄉鎮醫院又少，有大多數人沒有醫治能力，輕則婦女本身忍受一世難言的痛苦，重則母子俱亡，鄉鎮上的子宮病死亡原因，大部分皆爲用灰紙的原故。

都市裡的勞動婦女，工作的類道居第二位，所得的報酬也祗能維持食，都市又不比鄉村，又無土紙好採用，又無柴竈可利用，只好利用舊布條接連成塊，用水洗淨待用，濆上污血時再用水洗，晒乾，這種方法又節省又清潔好在都市用水極方便。

都市裡中產階級女性，仍保持着用灰紙的舊法，不過近二三年來彷彿也進步了一些，也許是衞生知識普遍的緣故吧！在污灰紙的深外面加包白紙一層，在表面看來好像清潔了許多，實際上白色的紙不見得沒有菌類呀！

高樓大厦裡的婦女們，對付紅潮的方法，也比一般人講貴，潔白的藥綿，又消過毒，又軟，又輕，只是價格昂貴非常，在一般生活無法維持的時候，不但汽車女性用不起，就是醫院對病人也要講求「節省」。

在目前唯一的方法還是利用舊碎布，連結在一起，洗淨收好，用起來有這幾樣好處：（一）吸收血液迅速，（二）易於洗滌。（三）節省鈔票。（四）輕軟方便。



職業女人——家庭女人
與社會的玩弄觀念

飛絮

在一般思想近乎落伍的人，對於女人都有一種詛咒的表示，好像女人在社會上有的時候不能和男人求平等。這都是不曾了解人類生存的相互性的原故，以致生出這樣乖謬的見解。同時，又十分可怪，這種乖謬的見解，會一直的延長若干年下來，瀰漫了整個兒的社會，這實在是女人的不幸。所以有人嗟嘆着自己爲什麼生了一個女兒身！

社會裡面的根本組織，當然就是男人與女人兩種份子來組織成的。現在只在女人一方面來談，大致可以分做兩部份來說，一部份是職業女人，一部份是家庭女人。這兩方面的女人，都有時候被一般人來看做與男人不能平等似的。這就是上面所說的，要因爲這兩種而對於女人加以詛咒了。原因是什麼？大概不出這幾種。

一是一般人都認爲女人是男人的附屬品，永遠沒有什麼獨立性的。何況還有什麼叫做女人的職業？這些人的思想中所認爲是女人職業的，第一就是娼妓，第二就是不正當的桃色行爲，而所謂以皮肉換金錢的。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叫女人的職業？他們不盡不知道，而還要有的時候對談這兩問題的人，嗤之以鼻，說這些人是臉上假面具來談女人非公開的職業呢！這樣的思想，不僅是有辱於前進中的女人，而且是足可爲社會人群進展中的障礙。

一是女人既是屬於家庭的，那麼，就不應有家庭以外的思想，以及家庭以外的行動。應當牢守舊規訓下的束縛，說什麼「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在家庭做足了男人的俘虜！一整個兒是家庭中一個苦力。同時，在家庭中她們沒有什麼叫主張，什麼叫見解，一任男人的支配，而實實在在的永遠沒有什麼獨立性。假若男人們稱讚一次她們是所謂「賢妻良母」，這在男人方面，實在是對於她們榮幸非凡了。

有此二種原因，所以才使女人永世不能翻身，而男人們一直的在笑談着職業女人中沒有什麼好的女人，家庭女人只是被男人征服了的奴隸而已。因此，男人們永遠地把女人看做不能與自己平等，甚而對於她們想加以詛咒的了，——這的確是社會中不能或免的一種歪曲變態的思想，這真是像什麼話呢？雖然，成千累萬的女人，正在邁進她們服務社會，維持家庭的工作之中，曾具有偉大的努力，百折不撓的掙扎前進，似乎已足以引起若干人的重視。可是在社會的一個角落裡，在人群的一小部份或者一個相當大的部份裡，到現在還仍然存在這種歪曲見解男人們，正在失掉道德重心，在那兒誹笑詛咒着勇敢果毅的女人，這個，不容我們不來說幾句話了！縱然是社會問的大問題，也是要說一說，來替在苦痛掙扎中的女人，出一口怨氣，世界上不平的事，沒有再比這對於職業女人的誹笑或是詛咒，對於家庭女人的壓迫或是束縛更厲害的了。這完全充分裝設對於女人的玩弄性。社會間男女兩方面互相玩弄，是有時如此的。可是多半是女人吃虧，我們可以不必例子的社會問題爲証，顯然已是替不少女人正在呼冤。但

是對於這樣大的責任對於社會方面的兩種女人，還是不斷的延長玩弄的意思，或者竟然是直接玩弄，那不僅是要失了他個人的道德觀念，而更是引起對純潔女人種種的障碍。這種行爲的人，既然有了好幾基本的原動力，怕要玩弄女人不可的，我們在這裡已經揭穿了他們的秘幕，下面却是要嚴格的糾正他們這樣倒行逆施的思想與行爲。不能讓他們藉此而使不平等的眼光，重重的籠罩在女人的方面。

他們玩弄女人的意思，就是人類劣根性的殘留。而是甚於征服女人，女人爲男人蹂躪到底的印象，所以舉凡對於任何女人，都要如此對待有不去詳細分斷女人方面的性質。再者，更談不到什麽叫做阻止女人們的邁進了！

玩弄的起點，最大也可以說是最個微的地方，就是因爲社會之間，還沒有剷除了娼妓。娼妓是失却人格，失却靈魂的，她們只有任男人的意思而時時刻刻供獻媚意，好博取利益的澎漲，不致有什麽失望。在這種女人裏面，我們當然原諒她們的地位，不去苛責，同時，更要歎息社會間的不能十分清淨的掃除。可是在欣賞娼妓的顏色，接受娼妓的獻媚的男人們，決不能因爲娼妓是這樣，就把這種觀念來擴充，把一般女人都一概而論了。再則對於職業女人家庭女人，也要像對付娼妓的樣子而同樣的對付，那就是玩弄性的演成，而一般的職業與家庭的女人，都要蒙受西子的不潔了！這種人當然不能說他們有什麽學識與見解，然而這種玩弄的表現，就是職業與家庭的女人一個絕大的障碍。表現這種劣根性的人，不見得是社會上什麽高一等的人，時常是低級的人，所漸次造成的觀念，輕一點的只是在街頭上隨意品評任何性質的女人，職業與家庭的女人，是也一齊包括在內了。重一點的就要藉着一種女人的職業，釀造黑白的隨意批評，宣示莫須有的見解。在家庭中過度的壓迫無抵抗的女人，不能有絲毫的動轉。因此，使職業上的女人，本來想要十分健强努力起來服務家庭中的女人，本來要負起整理家庭的重担，去築起軌道以內的家庭的責任，全都直接受了很大的影響，這又眞是所謂成什麽話呢！所以我們如要擁護職業與家庭的女人起見，先要努力改善一般人對於女人的偏見，完全根本打消，然後才能談起女人的建設的前途，與女人樹起大紙畏旗幟而後可以走入坦途的話呢！社會的不易改善，一般人的心理不易消解，這正給女人問題中不能條條順利的解決，是一樣的，言念及此，眞是替佔據人類半數的女人，來呼冤，來疾呼不置的了！但是我們更希望女人們，在職業或家庭裡面，切不要因此灰心，忽視妳們的前途才好。

本刊每月經常徵文

一，題目：

㊀ 婦女的一日

希望各地域各階層的婦女，把她們無論那一天的生活或感想紀錄下來。把某一天的特殊事故寫給我們固然很好，就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也不無意義吧。

㊁ 怎樣造成理想的家庭？

中國是家族制度的國家，家庭是社會的中心，但我們不用諱言，中國的家族制度有許多缺陷，中國的家庭生活有不少不合理的陋習。有無數問題，有無數困難，等待着我們的檢討，清算，與建設。這是有關兩性的問題，希望大家提供意見。

二，字數：每篇以不超過五千字爲限。

三，酬金：入選作品每篇給予酬金八十元，佳作以千字十五元計酬。

四，署名：署名聽便，但必須於稿末註明眞實姓名及詳細通訊處，能附作者最近相片更佳。

五，截止：收稿期自即日起至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截止。

大，投遞：應徵稿請逕寄『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武德報社婦女雜誌編輯室』封皮上朱書標明『應徵文稿』。

七，退稿：應徵文稿概不退還，請勿附寄退稿郵費。

八，發表：入選作品預定於本刊十二月號發表



中國農村依然殘存的遺傳病

童養媳

吳如倫

在中國現在的各大都市裡，已經見不到童養媳制度的痕迹，因為這種掠奪兒童幸福，強姦青年婚姻自由的卑劣制度，已經不能再繼續撒蹰大都市中的聰明而移愛子女的父母，說得嚴重一點，童養媳的辦法，與其說是為了經濟打算，勿寧說是父母底自私太重。是的，當每一家為父母的打算要領個童養媳的時候，他們底最初動機，都是為了「經濟」兩個字，以為是：可以省却聘訂的鄭重手續，在雙方家長同意之下，僅由男方給女方的父母一點農產品（玉米，麥子等），然後這批交易就算成功了。當然女方也要站在交易的立場上，用相當的物品作農作物的交換品，我們已經知道所謂女方的交換品，並不是農作物而是自己痛癢相關的，依然愛如掌珠視同千金的小女兒！當這個小女兒底父母從男方父母底手裡收到那一些農產品的時候，心裡未嘗不很悽慘地想到……；這一些食糧就是犧牲自己小女兒童幸福的鋼刀，雖然如此，他們又不能斷然地拒絕接受這把刀，原因所在，正和男方的父母一樣——為了自私，為了經濟，他們以為是添人不如減口，減口之後，自然就減輕了為父母者的經濟負担，而把作父母的養育子女的責任忘掉了。為了減輕自己負担的自私心，不惜忍痛犧牲一個小生命底幸福，這實在是個不可原諒的罪狀。同時在男方的家長也自以為因此而得到了經濟之便與自私的安慰。男方的經濟底，又覦女方而倍之；於聘訂時省却體大的聘禮事小，能不出一點工資而長期使用奴隸事大，至於婚姻本質的重輕，倒好像是談不到的問題了。

在章則上說：男女婚姻的目的，是在（一）蕃衍優良子孫（二）求性的安慰（三）組織家庭謀精神上的愉快與慰藉，然而若站在童養媳制度的立場來看，婚姻的目的，好像並不是這些，而是勞役的供給與獲得，所以在童養媳的交易撮洽成功之後，第二步手續就是把那個可憐的女孩子——童養媳——從她家長底手裡領過來，開始供給勞役，並且差不多要供給和成年人一樣的勞役，這個女孩子底兒童幸福和青春便從此腰斬了。

雖然童養媳將來就是自己兒子底終身伴侶，雖然這個小女孩子今後將永久是自己家裡的人了，可是因為她無論如何拼命工作，究竟不能做出和壯年人一樣的成績（有時還希望她做得比壯年人的工作更多和更好，當然更不可能了），因需要不擇手段的教訓，因此，這個女孩子便開始了不齒於人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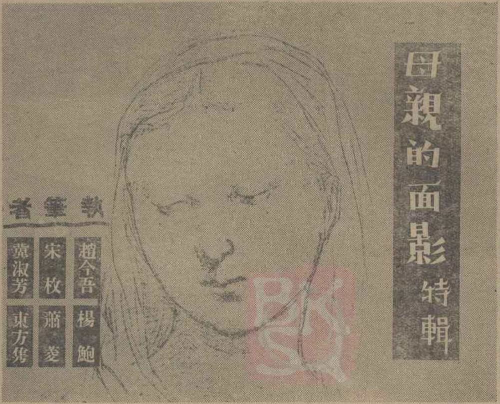
童養媳為討得夫姓父母和其家族中一切人的歡心，為避免一些背苦的虐待，使她不得不矯揉造做地，抑制本性地百般殷勤，這種殷勤是被動的，是含着一腔不敢發洩的憤恨勉強地造做出來的。她這種假面具生活的延長，和她內心憤恨的加深，適成正比例，時間愈久，內恨愈深。所以十個童養媳中，有八九個都是於成了「媳」並掌握了家庭中的主權之後，於是由一個綿羊般的女人，一變而成了一個氣焰萬丈擒白翁姑的潑婦，遇到有點權威的丈夫還稍好一點，如果再加上「乾綱不振」的話，那末這突變的婦人將成一匹無法無天的野馬了。

這樣的壞成績是誰造成的？實無旁貸，是她底專以自私心為前題的翁姑和家中一切的人所造成的。因為他們往家裡領童養媳的動機是為了求經濟，並不是希望娶一個賢淑而有感情的兒媳；童養媳既然是在半生中已經百段忍耐地應付完了翁姑底要求，到了時過境遷，這個由童養媳改變而來的婦人，正可以毫無感情地自作一次新估價，也就是使往日抑壓在心頭的恨火，給牠一個暢快地噴吐，這是很合理想的舉動。

最後我們淸算一下：在童養媳制度之下，受到最大損害的是誰？我告訴你，是男方的家庭。從經濟方面說，他們替人家的孩子負担衣食兩大問題，至少要在十年以上，這是極顯明的損失。家庭中沒有童養媳，一切的工作可以由大家附勞着做了，有了童養媳也不見得多做出什麽事來，不過由她把勞人的工作給集中到一起而了，反使家中人有了養成懶惰的機會，這是無形的損失。受了最大刺戟的女人，不會遺傳優良的子嗣，更不會組成個愉快的小家庭，不能使夫丈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最後家庭中會出了——「毫無理性的野馬——潑婦」。這又是永久的損失了。

不容否認的，婚姻的結合是基於兩性的互變，在農村社會裡雖然不能做到先戀愛後結婚的理想事實，但根據舊式婚姻的辦法，使兩個陌生的，不同性別的青年忽然結合在一起，因為兩個不同性別的青年，都有着新鮮的刺戟，和探求的心理，因此他與她之間，會很快地相互地發生興趣和好感，同時愛也就很快產生了。舊式婚姻制度下所謂「一見就投緣」，大都是這樣地演變而來的。相反的，童養媳制度下的小夫婦絕不會有這樣好的演變，因為她底丈夫早已養成了對她「瞧不起」的習慣、對於她的印象，早就被父母姊妹等給毒化了，希望他能把這種習慣和印象變化過來，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在為父母的領了童養媳之後，不僅是斬斷了人家女兒底幸福，同時也葬送了自己兒子底幸福，這絕對不是聰明而仁慈的父母所肯輕易嘗試的事。

現在因為民智的開通，童養媳制已經到了沒落時期，現在僅能在農村里好像一種遺傳病似的殘留着。如果希望有個徹底犁庭地大淸除，一方固然是需要教育的普及，可是我們以為比較澈底而有效的方法，還是應由政府明令禁止一下，惟有這樣，農民才知道領童養媳是件不合法不光明的事，農民的思想上有了這樣的啓示以後，有十年或十數年的工夫，這種殘存的病患，或可完全淸除了。



（聖母的面影　拉斐爾作）

母親的眼睛永遠放着熱烈光芒

前本刊主編　趙今吾

「母親是一個熱心腸的人……
她常常去救濟，去施捨。」

十七年前，六月的夏天，一個寂靜幽適的黎明，母親去到另一個極樂的天國。

一提起母親，心頭就像壓上了一塊鉛石，因為我雖然在這樣一個溫柔賢良的母愛裡，生活了十幾年，目睹過母親受够了人生的辛酸和困苦，但至母親臨終頻頻呼喚我名字時，我竟身在數千里以外。

十四歲那年，我就成了沒有母親的孩子，小小的生活圈子，遽然遭受了一場暴風雨，使我若有所失，竟哭喊着不讓家人把母親放進陰濕幽暗的墓穴裡去。

母親死後，有一個時期，我每天過着嗚咽悲戚的日子，遇到室內無人時候，我便淚水晶瑩呆立望着母親的遺影，僅僅三十七歲的年紀，面上早已刻滿生活鞭策的縐紋，兩鬢的頭髮也脫了許多，只是一種秉性淳樸忠厚的氣質，依舊不能被那一臉枯萎的顏色所掩蓋。

母親生前，是常被鄰里人們稱道的，她願意去接近每一個生活在周圍不幸的人，從事一些能力所及的共濟事業，常常為許多陷入煩困的鄰里人們，不辭辛勤的去替他們籌思和奔走，顯然地，她在這一方面發生了極大的興趣，而將自己生活的理念，相與混合在這個人類同情的偉大工作之中。

母親是出身於一個書香門第的女子，幼承家教讀完了那一個時代盛讚的老書，後來各地興辦女校，便毅然離家入學領受了潮流的洗禮。二十二歲時便同父親結了婚。

主婦的生活，當然是十分勤勞的，每天除去烹飪，縫紉，洗濯之外，還抽工夫去照顧鄰居，替他們解決一切問題，當我進入小學後，更給她加添了一件指導我溫習日課的工作。

母親是一個熱心腸的人，從來不願意看到一個人在痛苦中掙扎，疾病中呼救等等的人間慘事，當時家境雖不甚充裕，但是她常常去救濟，去施捨。她這樣做，並不是希望被幫助者物質的贈與，而是期求換得純潔篤誠的友誼，和人類偉大眞摯的愛情，因為上帝降人就是要替人類做一些事情的。

母親和父親是一對極美滿，極純潔友情結合的伴侶，他們相互諒解，相互尊重，他們的希望，他們的志趣以至於他們的雄心，無一不為眞實的愛情所繫繞。

如今，母親靜靜的安息在地下了。每當平靜的腦際泛漾着輕微的波瀾時，母親的面影，就很清晰的反映在我的回憶裡，她那圓碩豐滿的兩頰，濃黑的雙眉，一對深邃明炯的眼睛，永遠放着熱烈同情的光芒。

毀家小紀

畫家　宋枚

紀念母親，紀念上一代人的艱苦，我以嚴肅的工作代替了徒然的悼念。

母親是一個沒落的老秀才的第七女，嫁給父親以後的青年時代我是無從知道的。母愛於我也很隔膜，因爲母親即使在身體好的時候關於我的眠食瑣事也是一向由姊姊們負責的。她好像與我們沒有什麼直接的親密的感情，總是對人溫和而却自己憂鬱地默默處理着家事，使人覺得她是一個平凡的母親。直到被纏綿的疾病吞蝕了她的生命，我才從記憶裏母親枯黃的面影上體出人性的善良與人生的堅忍。是的，生活的意義是這樣的，我聽見母親藏在心底的呻吟。

父親有兩個兒子，大的一個在很小的時候就失去視覺。以後母親隨着父親在他供職所在的遠方共同生活，許多年來哥哥都常寄住在外祖母的家裡。在這以前，外祖父曾經在一個荒年把許多田地典給父親，但是仍然由兩個舅父經營着，約定按季平分糧米，等哥哥到外祖家以後，無形中這些應得的權益就成爲哥哥的生活代價了。而這些田地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因此父親對於舅父們的措置很不滿意。

父親的個性是富於自信而高傲的。從農村到都市，從務農到從政的動機，完全是與父親異母的伯父壟斷家產排斥父親所起。漸漸地爲了在外祖家置買田產的糾紛，父親開始向母親攻擊外祖父的不當，母親當然要予以回護，最初只是意見衝突，以後連感情也破裂了。

母親的健康一天一天地壞下去，顯然由中年很快地趨於衰老。

父親喜歡喝酒，差不多每一頓飯都要喝的。感情正常的時候很有節制，如果一遇不快就縱飲無度，而且照例喝多了酒以後要借故發揮，總要把滿懷抑鬱盡情宣洩出來才算完，這時接受父親的譏諷與揶揄的唯一對手當然是母親。——以後有過一個時期我和父親旅居在某大都市時也曾深刻地領略過這種不疼不癢使人心碎的滋味的。

「她在惡劣的環境裏爲她的兒女們磨滅了生命的光芒。樸素的言動代表着一種人生的痛苦與堅忍。」



筆者母親之畫像

父親遂漸把外祖父的過失遷怒到母親身上，怨恨母親缺乏輔弼的能力，把母親比作車的另一面不能轉動的車輪，只能妨礙另一個車輪的前進。常常喝了酒以後毫無顧忌地向母親和她母家的一切加以敵意的嘲笑，而母親也自此多病，以後父親的性情好像更暴燥了。到現在，搖搖的燈影下父親神志激揚的怒容和母親委曲忍受的神色還宛然印在我的心上。

除了嗜酒以外，其他賭博嫖妓吸鴉片的惡習父親是一概沒有的。而且爲人方正，當地的人民送過許多旗傘匾額一類頌德的東西，母親也時常向兒女們誇讚父親的優點。後來父親調到一個更遠的地方去作事，我們爲了學業的關係，和母親姊姊都留在原來的城市裡，只有一個相從了二十餘年的老僕人隨着父親去赴任。

父親走了以後我們搬出公廨，家庭裡顯得安靜多了，但是母親的病却越發嚴重起來。我們住在一個十分寬大的舊宅裡，院裡有花樹山石水池和走廊，本來是一所世家府第的別苑。陰森而高大的屋宇，前半面完全是鏤空雕花的窗子，古老的屋檐是蝙蝠和蛇的家，一到夏天爬滿薜荔的廊子上便有壁虎和蜘蛛盤桓在剝落了朱漆的廊柱間。黃昏時候，母親常常獨自坐在高大的木柱下，身上瘦得像一座嶙峋的山，喃喃地說着神秘的譫語，這幅構圖是非常恐怖的，往往吓得姊姊們不知所措。請醫生吃藥也不見好，後來我們的女僕說這個院子有妖邪作祟，就請來一個女巫來禳解。她在半夜裡一隻手拿着一面古色的銅鏡滿處亂照，另一隻手拿着一柄劍挑起燃燒的黃表紙滿空亂刺。以後又在神前替母親拔除不祥，要母親許願拿出許多錢來，當時她爲這件事委實激起很多的不平。

但是母親雖然病得危險，父親寄給我們的生活費却一次比一次減少。父親來信說那個縣城是一個非常荒僻的小邑，他的生活十分清苦，一面勉勵我們努力向學，一面要我們竭力撙節消費。恰巧故鄉來了一個族兄，特意用探望親長的名義向母親要了旅費才到×縣去。回家的時候據說父親給的路費不足所以又趕回來向母親要錢。這時我們才從他的嘴裡知道父親已經和當地一個沒有名譽的少女發生了感情，並且已經公然成爲夫婦了。

母親決定帶着最小的妹妹到×縣去。

當母親回來的時候精神健旺了許多，病勢也有些好轉。父親不再與母親鬧氣，如夫人也很知道敬禮母親，三個人之間好像彼此完全取得諒解。父親對於這個結合的解釋是服侍他個人的私生活，好替母親分一點勞苦，使他安心作事，當然無後不孝的理由是無法適用的。然而不久父親便因新夫人的挑撥爲人中傷而卸職，臨走的時候他和姨太太的關係終於被那個骨梗而忠實的老僕人千方百計地拆散了。

父親每天要喝更多更多的酒，對於母親的感情也更壞。喝了酒以後便大罵小氣

地說着許多可怕的話。但是我們已經接近成年，每當父親作精神上蹂躪母親靈魂的時候，我們就一齊替母親辯訴，而防止父親感情的潰決，這種輿論制裁的辦法雖然有效，但是越發加重了父親的苦惱。他逐日寫出很長很長的信寄給他的情婦，給她寄錢要她來。幾乎那一封信都是掛號而且超過限定的重量的。最初還能接到幾封寥寥的覆函，以後索性連一個字都換不來了。因此父親常讓我拿着掛號信的收據和回執到郵局去查問受信人是否真地收到了信。這時家道衰落，姊姊們都依次出嫁了。

事變以後我便離開家庭沒有回去，雖然關心母親的健康，也只好在信裡表示我的關切，一封信往往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寄到。父親不肯離開家庭，又不肯在當地任職，生活狀況已經大不如昔。等我接到母親病危的電報冒險趕回故鄉時，因爲天氣熱，母親的遺體已經殯殮了。

父親完全像改變了一個人。軀幹仍然是魁梧的，頭上添了不少白髮，方正而有威儀的臉上爬滿皺紋，臉瘦削了許多，顯出稜稜的骨骼來，襯得眼睛大而淒切。他含着淚奇異地審視我，面部佈滿怒色，剛要發作，便被鄰居勸住。我看看屋裡凌亂的傢具，又看看母親屋裡空了的床，不禁流下淚來。

下午，父親領着我到母親的墳上去致祭，我忝愧地跽伏在一座土色猶新的孤墳前面，小妹妹燒起香和紙，父親立在墳邊顫着聲音向母親訴說我離開她以後的經過，要她的靈魂護佑我的平安，使我幸福。這時四野淒涼，世界像到了末日，我哭得昏過去，醒來時看見小妹妹在用手帕給父親揩眼。

晚上大家在院裡坐着談話，父親睡了。小妹和親族們都向我陳述父親壓迫母親的事實，同時又追懷母親生前的種種好處。母親病得最重的時候父親竟然詛咒她死。而父親半生牢落，老境頹唐，忽然遭此劇變，也俯仰咨嗟，無以自解。我望望小妹素白的髮針和白鞋，又傷感地落下淚來

離家以後，不幸在當年秋天父親又與世長辭，小妹妹也潦潦草草地出嫁了。多天，哥哥又出人意外地死去。

現在紀念母親，我只記得她枯黃的笑貌和遲重的動作。母親與我們之間始終缺少一點直接的親密的感情，這悲劇的終場是時代的錯誤。我沒有勇氣詳盡地敘寫她一生的辛苦，因爲這會使我陷進主觀的悲慟的深淵。但是我發現了母親的偉大，她在惡劣的環境裡爲她的兒女們磨滅了生命的光芒，素樸的言動代表着一種人生的痛苦與堅忍。因此我願把我崇高的敬意獻給一切人類的母親——一種忍苦犧牲的宗教的精神。並且以嚴肅的工作報償母親一生的辛勤。

本文筆者



我要努力追踪母親的遺跡

北京市立女子職業學校教務主任　冀淑芳

「不必這樣，天在上面，一切全憑心，自己對得起人就算了。」說時的真誠，似乎真的有天可鑒一樣。

你信麼？最親近的一個印象也許有時是最模糊的。你看我恰好有這樣一個經驗；有一次，我離家住在一個學校裡，整整有一學期不曾見到母親，說我想家麼？那當然不免，而且豈只是想家，老朋友，舊日的同學，住慣的古城，吃慣的食物，無一不想，最想的自然是母親了。一天，在夢裡覺得頭痛，醒來，像是更痛一些，不知是受了風還是着了涼？勉強起來了，洗過臉又躺下，這時切盼能有母親的手，來按一按這發痛的頭，朦朧中，念到母親的慈顏，心爲之快。母親若是看到，又要蹙額了；這時，「家」的觀念，不覺清楚的浮在眼前，家裡的情景，像電影一樣的閃出來了。母親呢，這時在作什麼？剛起來？還是梳着頭？唉，模糊得很，再想想別人，一顰一笑都如在目前，只有母親的面影，在我的切望中，卻是這等模糊！真不解是什麼原故。

記得小時候，住的房子旁邊有片小小的園子，園子中間是眼水井，井台的兩邊是兩顆桃樹，桃子長成時，枝頭纍纍，樹枝垂下來，低得極小的孩子也能摘得着。夏天的早晨或黃昏，我便常常跑到園裡去，摘下半熟的桃子來，在旁邊的洋甕葉上鬆一擲，當然不一定會好吃，多一半還是爲玩罷了。桃子成熟時，我就每天都去吃，傭人們，鄰人們，也都去吃，我有時反是跟隨他們去的，挑一兩個，吃不完又拿回屋子來，這時母親常是迎着站在台階上，整潔的紗衫，寬寬的袖口下垂着，見了我便說：「不要往身上抹呵！」可是，聽到這話時正是把手在衣襟上擦完了。母親莫可如何的拉過我的手來，我抬頭一看，母親眉頭正皺着。

在我記憶裡，母親的最初印象就已是位將近中年的母親了。寬額上，似有一些微細的皺紋，沒有狂喜的大笑過，也沒有痛恨的暴怒過，既不曾正顏厲色的責備過什麼人，也沒有嘻嘻哈哈的嘲弄過誰，慈祥的面容上，眉目清揚，幾十年來，雖嘗盡了人間甘苦，然而，母親除去額紋加深一些之外，依然還是這樣子。小時候，我們幾個姊妹都梳着髮辮，早晨要上學，母親總是親自給梳好，冬天時候，本來天亮得晚，梳洗時常常還要點燈，通常我們總是站着，母親在後面給梳，女傭在旁邊遞辮繩或接過梳子去，燈影下，聽得母親說「好了」，抬頭看時，母親正凝眸端詳着燈光勻稱的照在她臉上，那時不懂什麼叫

記念花香裏母親的病了的面影

小說家　蕭　菱

「母親老了，願天給這和善的人再多留下一些歲月！」

窗前的藤蘿，吹透着落雨後清澈的微風，夕陽在天邊抹着紫闇色的片雲。吹着的風在暑日裡有些沁涼，我們都被這暑日稀有的涼風，感到愉快和歡樂。在籐椅上坐着的母親，却緩緩站起來，離開椅子，預備進去，諄囑着我們。

「我要進去了，天氣太涼，咳嗽將好一些呀！坐一會，你們也進去吧！看着了涼！」

坐在我旁邊的蓉兒，用豐盈的健康的白的胳膊觸動着我：

「眞是的，天氣剛剛涼快一些，就說怕着涼！」

我撫摸着蓉兒的堅韌的手臂，望着母親走着遲緩的背影，大的感想便沸騰了。母親的脊背痀瘻了，時常微微的嘆息着。我們幾乎把這完全看成習慣。其實母親的蒼白了的頭髮，夜間的喘吁，實在是老了

我向我的右邊低下頭看了看，看着蓉兒赤裸的腿，像鼠子一樣的眼睛，我知道，無情的過去的歲月年華把母親的血肉帶走了，母親的一瞬間的背影，於是使我的感情，有了一陣酸楚，這無法撩着的酸楚，竟使我的臉頰不知的淌着兩道險涼的淚痕，我微微嘆息了一聲，過去的歲月像流水一樣，緩緩的安靜的在眼前清晰的流着

我的母親酷愛晚香玉的花香，她常常在陰雨的天氣裡，自己親手掘挖着泥土，在灰的花盆裡，栽種着細長窈窕的晚香玉。晚香玉的白色的小花朶，到晚上便開放着幽靜嫻淑高貴的香，這香氣營養着母親的靈魂，我愛着她的大方幽靜的感情。不過，我在母親的面前是十分倔強的了，比如炎熱的暑天裡，我們都在屋子的底下，計算着如何偸偸去河岸捉蟋蟀，如何在淺的河邊練習游泳，二姊珊提議明天騎自行車去香山旅行，蓉兒爭執的要去昆明湖釣魚。星在天上閃灼着孱弱的光，光亮的月亮的旁邊，浮掩着一片黑色的雲，蟬在夜裡的濕的樹上，兀自嘶鳴着。母親悄悄走在我們的身邊，忽然她說：

「明天是星期日，誰也不許出去，這

慈祥和美，不過，看了這樣子，心便安了。

夏天的夜晚，我們都在院中乘涼，月亮慢慢的由老槐樹後升上來，從枝葉間漏過的月光鋪在地上，正形成斑駁的影子。風由牆外的洋槐樹叢中吹來，大有爽意。在開花時，伸過來的枝枒上面，花穗可以拂到屋瓦，皎白，新綠的背後是藍天，看去眞能夠令人暫時忘却這世界的俗醜。夏夜，雖沒有花香，看不見這點美，然而望去叢叢一片，襯着天上的繁星，讓人想像到叢樹之後也許有無窮遠，或者就是幽邃的樹林了。母親常是在傍晚坐在院裡的籐椅上，手裡的蒲扇有意無意的揮着，月亮升上來，照在母親身上，母親有時講一些天河明暗，會不會下雨的話，或是說星辰如何，以前在家裡時如何觀測；這時母親臉上十分安閑的樣子，抬頭看着月光正照過來，母親的眼睛也和月光一樣明澈，正在看着我們。

冬天時，大家都不免喜歡在爐旁坐着，尤其是晚飯之後，正微微有些慵意，搬把椅子，靠在爐邊，不一定是爲取暖，看着爐焰閃動，也自適意。母親若沒有事，我們自然希望她好好和我們坐一會，可是母親總以爲這太浪費；常說：「就這樣巴巴的坐着麼？」「都沒有事情作麼？」前幾年，有時在冬天的晚上，母親常常是在我們屋子裡，火爐正在桌前，爐旁是煤斗，我們總是兩個人對坐，念着書或是作別的功課，脚一伸就對面踢到煤斗了，這時，母親也坐在爐旁，臉對着我們，像是想什麼似的。若是功課多一些，半晌，沒有人說話，或是我在寫字，到一節段，無意中一回頭，母親靠在椅上，也許睫毛微微下垂，已是朦朧欲睡了。坐得久一些時，大家常是吃一些點心或面包，半硬的面包，一烤全軟了，接觸爐前的部分，有些焦，緩緩翻動着，母親這時也像是很舒服安適，火焰微照着她的面容，兩顴微微有些紅暈，一團慈和，連燈光也都被同化了。

母親從來最不喜歡閑坐，其實在我們小時候，家裡還有兩三個用人，母親滿可以不親自操勞一切的；可是，母親手裡却總在不斷的拾掇一些零活計，我不記得母親閑坐過半天，實際上，大概也不會這樣過。在我少時，夜晚燈下，母親常是縫補着，黑影照在牆上，顯得很是龐大，母親的側面映在燈前，有時要穿針了，微蹙着眉，現出鄭重的樣子。這樣，像我們每天的功課一般，一定要做一會兒，到一節段，才肯休息。母親最不贊成的便是做到一半放下，不管做什麼，總是說：「別做半套子活，做什麼要像什麼，把牠做完好了。」

我不曾見母親和誰發過脾氣，即使有時眞的受了別人的無理相待，然而，母親仍是那般平心靜氣的樣子，面容上從來沒有過悻悻之色，我們有時覺得她的脾氣太好了，母親自己却說：「不必這樣，天在上面，一切全遂心，自己對得起人就算了。」說時的眞誠，似乎眞的有天可鑒一樣。對于我們所說的不平的事，也總說是遂心，不做不應該的事，心能自安，又何必不平呢！這話原也是有理的。母親沒有讀過很多的書，只是在舊家庭的教養下長大，在將成人時失去了慈母，在幾十人的大家庭中處了幾十年，所以養成了母親堅忍的性格，勤勞的生活習慣，並且常是捨己爲人。寫到這兒，想到了母親端正的慈顏，我該要努力追踪才是。

纔熱的天，出去亂跑，媽心疼啊！」

我們都感覺得母親和我們的感情，是有着龐大的距離的，自然能都覺得母親的見地是一種決斷的錯誤。當時我們都悄悄不語，心裡的計算不動着。母親似乎被我們的沉默所窘，她過來撫摸着我的頭，十分孩歡的說：

「阻攔了你們的興緻，不快了嗎？」

母親撫在我的頭上的手，我覺得有一陣溫暖，一時對於幾個人所計算的便有些動搖起來。母親還逼撫摸着手，使我覺出她的枯瘦，削瘦的手，使我想着；實在是不應該違背母親的意思啊！即使是阻攔了我們的興緻，母親的年老的情緒是寂寞的，這寂寞正是年華殘殺的哀傷，是需要安慰的。當母親悄悄走出的時候，月亮從黑雲裡鑽露出來，我看見月光照着母親的臉，有些削瘦，一瞬間的淒涼的感情，我在我們計議的人裡，變成了叛徒，我和珊說

「明天我們決定不出門，陪着母親，母親太寂寞了！」

第二天燦爛的陽光，照耀着，晴初的早晨使我忘去昨夜的感觸，我和珊們忘記了母親的寂寞，去香山玩了一整天，等陽光又落去了，我們才疲倦的回來。進了屋裏，幽靜的晚香玉花香，靜靜的散放着，我看見母親坐在床上，眼睛凝望着窗外，不安的焦灼的等待着什麼，我敏感的看見母親的紅了的眼皮，我們眞是做錯了事。母親看見我們回來，慌忙的下了床，摸摸我的手，摸摸她們的肩臂，她指着桌上。

「給你們買了許多鮮蓮子，桃，瓜子，花生米，等了這許久才回來，快吃吧！」

母親一包一包的給我們打開紙包，我們飢餓的吃着。

我看着母親臉上寂寞的笑容，我忽然問着母親：

「媽、您怎麼總喜歡種晚香玉花呢」

「唔，晚間你們都睡了，只有晚香玉陪着我，晚香玉是在晚間才開放花朵，而且，這幽靜的香，多像你和珊呢？」

我正巧吃着了蓮子的綠心，一種苦澀，使我有了一陣大的酸楚。

「母親是老了！」

今年春天，我的姊姊珊去了，大的傷感使母親的頭髮蒼白了許多，脊背也有一些彎曲，晚間有了咳嗽，低沉的咳嗽的聲音，常常使我整夜的不眠。我總是坐在我的母親的身旁，她開始喜歡和我說許多說不盡的過去的故事，關於我的幼年兒童時代的往事，這些往事使她說着說着的時候，常常喜歡得淌着快樂的眼淚，淚滴落在我的臂上，有一陣熱，她使我的感情走近了狹路，我常常想：

「母親眞是老了！」

春天過去，綠色的花樹，織了夏天的宇宙。母親仍然買來許多晚香玉花，一束束插在花盆裡擺在了屋內。白天這小的潔白的花朵，是不開的。到了晚間，她便幽靜的開放着許許多多的白色的小花，花香是濃馥的安嫻的高貴的，我嗅着花香，凝望着我的母親。

母親的長圓的臉，有兩個凸出的骨稜，瀟秀的眼，深陷着，蒼白的臉，也起了疾病的皺紋，她像用盡力量鎚壓着咳嗽，每逢她咳嗽着的時候，她向我慈愛的凝視着，她唯恐她的咳嗽引起我的憂愁。

「晚香玉的花，多香啊！」

月光從綠色的窗透入清徹的光亮，晚香玉的花香迷漫着，母親的咳嗽又使我醒了，我偷偷的看着她的被月亮照耀了的臉，彎的眉，長長的眼角，好看的嘴上的微笑，我突然從她的臉上，想起自己的多感的感情，容易信任，不計得失，誰射來的翦羽使我中了傷，但是拔取翦羽又和誰攜手的習性，完全由這瀟洒削瘦的臉上攪取了來。我眷戀不捨的凝視着母親的睡臉，我貪婪的吻着她。忽然母親醒了，她驚恐不安的問着我：

「這樣晚，怎麼還不去睡，你放心，媽沒有什麼大病！」

她摸了摸落在她的臉上的淚，她拉起我的手。

「怎麼？你哭了？」

我聽見她的酸楚的蒼老的聲音，我奈着了最大的傷感。

「母親老了！」

讓病折磨着的母親，一天天的瘦着，我忍着酸楚，每天在月光的底下晚香玉花幽靜的花香裡，在母親的臉上，找尋着我的血質和感情。

晚香玉花，又幽靜的開放着，月光照着躺在床上的母親的和善的臉，我低低的禱念：

「母親老了，願天給這和善的人，再多留下一些歲月！」

黎明的時候，晚香玉的花朵，輕輕的使人驚悸的合閉着。

現在挨母親的打都不可能了

小說家　楊　鮑

「如果有人冒失地來問我一句：『你早已把母愛忘得死死的，而不想母親了吧？』」我會點點頭的。這原因並不是因爲母親生前會打過我，倒是因爲我已習慣了長久的孤獨的沒有母愛的生活。」

母親死時，我才九歲。要使九歲的孩子了解「母愛」，在我是不可能的，所以母親的面影，也很模糊，就是對於「死」，也沒有出奇的感覺，記憶中母親死時，是要有一幕「摔盆」的表演，至今我也不懂這裡的道理所在，當時是一個堂兄抱着我，喊着叫我摔盆，我一下子就把它摔到磚頭上摔了個粉碎，後

來聽人們說我爾的很好，母親死和我有甚麼關係，摔盆又和母親死有甚麼關係，在那時我是總不明白的。母親臨死時，記得我是在發呆，雖然也哭過，但大概還是因為看見別人都很難受的緣故。

母親埋到土裡後，父親是很難過的，因為我們這個家就要破碎了；所以賣盡了好多傢俱之類，我就住在父親做事的地方去。這樣，我就變成沒有家的孩子了。

後來就給我添了好多麻煩，因為不斷就有人問起我那種最討厭而又答不出的問題：

「你想媽嗎？」

要我怎麼回答呢！我揣想問我的人一定是需要我「想我媽」的答案的，我年紀雖不大，這一點聰明總還有的，所以就像很不好過地說了：

「想——」

「好孩子！」我常是這樣被誇獎了，其實這倒是過獎的，我對於想母親是很不自然的。

但後來年齡大了，偶而孤獨下來，就免不了想母親了，但這也要在因為有了刺激而後。最大的刺激吧！是我常因為寄居受到折磨，我寄居的地方的當事人對我是很討厭的，不時便對我有一些小磨難，那時，我就想到家的可愛及需要了，這才同時聯想到因為母親死才沒有家的，自然就要想回母親來。其次的刺激也是很難堪的，這因為我性情有時過於任性，在學校吧，「記過」的事也常有的，有一學期還以「品行乖張，心情惡劣」經學校甚麼委員會議定，將我「記名留校，以觀後效」，偶而犯了過錯，訓育先生對我的訓詞便是：「缺乏家庭教育」，那時我可就想到沒有母親的悲哀了，至於我母親不死是不是我就有了家庭教育我是不去想的，大概通訓我的人也是不想的。其次的刺激是偶而看到朋友們底母親，便想到自己底孤獨，不由的就希冀着母愛了。還有一種刺激便是因爲文學作品有描寫母愛而起的，這刺激是最使我衝動的，譬如讀曹禺底個劇本，其中有描寫母子情形確是感動了我，使我落了兩次淚。

以上這些對母親的懷念，都不是從內心出發的，倒要是找尋一下刻在內心上的痕跡，也不是全然沒有的，但記得清楚的也沒有幾件，講來也未必都是有趣味的。

到現在我左腳腳面上還有一個圓疤，那是在小時因爲煮稀飯時拋綠豆皮一時不愼燙的，自然很疼，記得當時還很受了母親申斥。這是在五六歲時的事情，從很小母親就把我當了頭般的使喚着了，母親是整天懶得動的。

母親脾氣很暴燥，聽說我在三四歲時有一次小便不愼滴到炕上一滴尿，時在夏天，母親用蒼蠅拍便猛不防地用足勁打了我一記，我立刻跳了起來，張着嘴幾分鐘竟疼痛得哭不出聲，結果父親和母親吵了起來，我後脊梁印了一個緊蒼蠅拍印子。

母親是很打過我的，小時我確是變成呆痴了的孩子，有一次買米不慎在路上撒了一地，我慌忙連土帶碎石滿收拾在一起，心裡盤算回家定要一頓好打，我好像也很聰明，到家裡先對母親講「今天讓我做稀飯吧！」母親看我勤勞很高興，但逃過一關逃不過二關，稀飯熬成時一吃到嘴裡戲法就滿揭穿了，母親說：「我說你今天怎麼好好勤謹起來呢？原來是弄撒了米。」這次彷彿母親在病中沒有打我。

父親是戒煙酒的，但母親背父親卻吸煙。母親是廣東人，嘴彷彿是很饞的，背着父親叫我去到稻香村買甚麼蜜餞之類的東西吃；買來也不分給我，所以有時我在路上偷着吃，不過稻香村的包打的很嚴齊極不易偷取的。父親愛樸素，母親卻愛浮華。記得當時我並不怎樣滿意母親的。

母親管束是相當嚴，那怕是我犯了一點小過錯呢！我也必然要挨一頓狠打的。打得最利害的有一次，是把屋裡的板門都給打了下來。鄰居們是不來拉的，因為母親連拉我的人也一齊打過。

如果是有人冒失地來問我一句：「你早已把母愛忘得死死的，而不想母親了吧？」我會點點頭的。這原因並不是因為母親生前曾打過我，倒是因為我已習慣了長久的孤獨的沒有母愛的生活。譬如現在我遠離祖國在數千里外的異邦，生活仍是孤獨着的，但我並沒有纏綿的離愁，既或如今母親還活着，恐也是如此的，母親並不是兒女情長的人。

但若說我全然不想母親也不對的，當發覺母親確已死去十幾年了，我是悲哀的。我失去母愛的灌注，是使我換了一付很不羈的性情。

年來接觸的人們，只是在對我運用謀略或虛偽，既或我有了過錯——我想我過錯很多的，那些人也決不肯公正指摘我的，這時我是想起母親打我的日子了，現在，連挨母親的打都是不可能的了。……

（七月十四日日本夙川）

母親彷彿是我離不開的朋友

女作家　東方雋

「她的勁貞和正直，是使我永不敢做半步歧途似的邁進。」

當我朦朧約約剛記起一點事的時候，我還臥在母親的懷裏，忍受着一場重病的糾纏，如今回想起來，已經是二十多年的光陰滑過去了。

那當兒，我唯一的保護者，生命之芽僅有栽培力，正處在體魄健康的年齡，一切恰宛若朝晨的陽光，那麼充滿了清鮮，升發，遠望着將來。但此刻不太久，她不

幸竟失去了身邊的扶持，失去了家的主宰失去了那寂寞心房所不可缺的獨一慰藉的人——我的父親。

　我不知道我的母親怎麼把那悲哀的日子打發了去的，說到悲哀，是直到現在，當我了解了一些人事，在世間汪洋巨海裡粗識了幾許人羣的歡愉和傷楚之後才體會到的。

　容我爬過了嬰兒時代，童年活潑的心境起始跳躍在人世的波浪上，我第一次睜開了眼睛，那湧入我感念中的是一片暗淡，平靜，近乎死氣沉沉的景象，我記得，



筆者的母親

在我蹣跚著提起了小腿，能夠尾隨著哥哥姐姐，用踉蹌的步履捉迷藏的時光，偶爾跑到外院去，我曾被那深鎖多年的前廳之一股莊嚴而陰森的氣氛，恐嚇得毛骨悚然，這畏懼的感覺，甚至於多少年後每一憶及還會使我栗戰不已的。在中廳和後院，我更忘不下那敗落錢家的暗影，以及久病裹身，痛感愛兒夭折所引起的祖母憂鬱的哀歎。

　我的母親正是在這種情況中荷負這哀慘的絕望和淒愁，却從未將那絕望和淒愁轉介到我們孩子意識裡的一座堅固的柱石。她好像專能包涵人間體難的憂怨和苦惱，融化它，精研它，末後提出優良的部分來應用它。她認爲舊社會觀念是防礙人的自由的，因而，永不向我們過分拘禮，她對我們可以說是取着完全放任態度，主張個性發展，不贊同暴力約束，在她覺得用鞭子鎮壓的效果，較遜以道義感淡薄的多

　她自己却嚴守婦德，深識大體，永遠對上輩人無比的尊敬。

　我從沒見過一個母親能像我母親那樣愛護別人的孩子能與自己孩子毫無比較的態度，她對任何孩子都懷有雄大的期望的總而言之，她也熱愛着廣大的人群，可是，一旦發現誰的人格有所缺欠時，立刻便不能不從心底距離開來，但這距離却難由面上看出，因爲她有着異乎常人的忍耐力，除非萬不得已，她是絕不會得罪一個人的，而若擠虐她過分，那種毫不留情的抗辯和責以錯過的言語，也會像銳利刃般刺進你的心窩。

　她非常剛強，幾乎近於固執，不尊奉承人，也不願接受別人的奉承，對人永遠是開誠相見，不知道怎麼樣粉飾自己。時常不輕易原諒人的懺悔，這在我，多少是感到不怎麼太好。

　熱中於歷史故事，崇拜像岳飛那樣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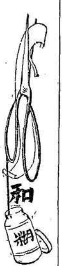
　喜歡集團生活，愛熱鬧，怕寂寞，每當我幾多友人聚會暢談時，我的母親之些許略帶詼諧諧調的參加，是會使人久戀不捨的，她常常表示：「遊玩是不可缺少的，老人也免不了孩子樣的興味。」可恨我的家庭沉默寂寞，平板得委如一泓死水，這對母親的天性確是有很大的挫折，實在不能不讓我覺得抱歉的事情。

　熱心，富於同情，怎麼也拭不掉對他人愁苦的關懷，不管自己裕餘與否，那怕力量異常微弱，甚或比人還貧困，只要因窘告急，總馬上竭誠以滿足他人的，因此，我的母親永遠絕無積蓄。

　我步上社會了，生活日趨繁複起來，我的母親又成爲我身旁一位義務參謀，在各種事態上總當予我以公正的意見，雖沒有什麼淵博學識，然，在論人論事的見解上，我是不能不仰視她的。

　她一勁貞節和正直，是使我永不敢停半步趑趄的邁進的。

　現在，母親是漸漸步入老境，而那對孩子們所懷抱的熱望還沒有實現一天。在我，除了自愧之餘，該當怎麼樣呢！



李麗華小姐在影壇已經紅中透紫，她的婚事，向爲一般影迷關心，前兩年李小姐和北京某青年發生的過從甚密，曾喧嘩一時，而今，李小姐竟閃電式的覓得財郎，且要閃電式的拍完她婚前的最後傑作。

× × ×

　至於李小姐的未婚夫，乃是上海某大公司的少經理，該經理日進鉅萬，錢太多沒法銷耗，自然有他的兒子銷耗之，他兒子也因爲錢太多沒處銷耗，便不由的銷耗在紅影星李麗華小姐身上，這樁婚事，男家給與女家的贈送費是一千萬元，男方佈置新房，只房中陳設就花了五百萬元，買了一部新汽車一百五十萬元，這些數目即以聯鈔計算，亦大得驚人了，由此，記者很欽佩商人或商人子弟對於金融圓滑流通的貢獻。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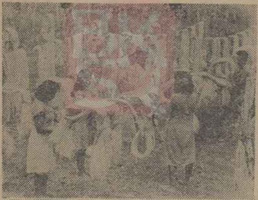
　馳名大東亞的紅影星，金嗓歌后李香蘭小姐，以流利的京腔，漂亮的日語，周旋於上海名流大亨之間，上海人本來多捧李麗華小姐，現在則多捧李香蘭小姐。日前李香蘭小姐在蘭心大戲院開個人獨唱會三日，票價爲三百元，二百元，一百元，三種，連三日來，大告滿座，且有許多人徘徊門外，欲購票而不可得，其中有不少人滿面煙容，癮君子們也，風雨無阻，想是專誠來聽李香蘭小姐的賣糖歌，繫志不得償，頗令人惋惜。

菲島增產婦女

在勞勒爾大總統領導下，擧國人民參加生產戰線，以完遂大東亞戰爭。本頁為菲島婦女在增產線上活躍的鏡頭。

菲律賓為南洋富源之一，菲律賓婦女向有南國美人之稱，但也是增產線上的女戰士。









右上：這是菲律賓的農家婦女，推了一車大白蘿蔔，這是她在增產線上所獲的戰利品。

左上：菲律賓是南洋產棉花和其他纖維品的資源地，這裏的兩男三女，在收獲纖維植物下，施以簡單的加工，使牠們成為半工業的製品，菲島婦女在這方面的工作，正像中國婦女之於棉紡織造，沒有她們是不成的。

左中：菲律賓的煙葉也是名產，呂宋煙是馳名世界的好煙葉，這位菲島女人高擧着的就是名震寰宇的呂宋煙葉，從圖中的煙葉和人體的比例看來就可以推知呂宋煙葉是如何巨大了。

右下：菲律賓的米，一年三熟，任何區域沒有這樣得天獨厚的稻田。除了人物的服裝稍有不同，這一個鏡頭不也就是中國江南一帶的「田家樂」麼？



婦女美容与体態

愛珠



正像魚兒因為老是在水裡生活着，所以不曉得是什麼樣兒一樣，我們涌常是難以斷定我們是什麼「長像」兒。我們盲於日常所看見的，壟於日常所聽見的。在容貌方面，許多人在腦海裡都有一個幻想，而就倚賴這個幻像比倚賴一面鏡子為甚。事實上，即或我們對着鏡子觀看，也是要以「幻像」為轉移的。

在幻像中你的容貌外表是什麼樣兒？你覺得美麗嗎？窈窕嗎？婀娜多姿嗎？體格不相稱嗎？太胖？太瘦？你覺得如施以適宜的化裝穿着適宜的衣服，會更加美麗嗎？如果不，為什麼不？一個法國美容家曾說：「每一個女人都具修飾她自己的天才，」這話是實在的。

自然，我們得認淸了我們自己，許多女人在這一方面是具一些「神經質」的；有的女人以為體格的醜陋使她過度傷心，因而時常給自己開心丸吃，說那不是實情，她一點也不醜；她雖然胖到二百磅的體重，却老穿着瘦得無可再瘦的衣服。其實她若肯下一番研究工夫選擇合體的衣裳，她那體格上的醜是可以掩遮的。另有一種女人正相反，一點極微小的缺陷也時常惦記着，她若感覺耳朵稍大，便用頭髮厚厚的掩蓋，却不料那種髮型不合她的面孔，結果倒比大耳朵顯露在外更加難看！



臀部過寬大的體格，受了腰身過細的影響，腰身過狹小的衣服或腰帶露於外的服裝，反而更暴露臀部的寬大

大多數女人對她們的臀部最關心。有一次一位小姐問我怎樣可以利用衣服來掩飾她的臀部。我便東西南北的審查，却無計可施。難點是在她太「窈窕」了，尤其是胸肩各部。我敢說她曾一度肥胖，同時感覺臀部過大，便常為此事而煩悶。她那短裝腰帶束於外面，祇是加重她上身的窈窕下身的臃腫而已。

這種神經質多半是於病後產生的。記得一位太太從醫院出來，在路上遇見了我，頭一句便問：

「你注意我的嘴了嗎？挺難看吧？」

「我看不出什麼來呀！」

「你沒有看出歪得多麼厲害啊？」

我這纔如發現新大陸一般，她的嘴確是有一點歪，但在她却想中了病似的。事實上是她在病床躺了好多日子，有機會老拿鏡子把玩觀看，因而發生她那認為極大的缺陷，其後我注意到，她在講話的時候老想掩着嘴，她越那樣做越增其醜——禮貌上的。說老實話，我覺得她那小小的歪嘴倒是增强其甜蜜動人的原素呢！

也許那所以在容貌上使女人不能認淸自己的緣因，是為了道學派的傳統和影響——認為照鏡子是件大逆不道有傷風化的一件事情。一些上了年歲的女人或者能夠回憶當年在照鏡子的時候，是怎樣受長輩的申斥和辱罵的。經過此種長時期的「訓練」，在她們以後有機會對着鏡子觀看的時候，也覺得難以為情似的。談到了你自己，你如果也還被這種陳舊的思想籠罩着，不妨大笑三聲趁早把它改變過來，審查一下你的美點在那裡，眞正的缺陷在那裡。想一想如果你的臀部過寬，鼻子過大，眼睛過小該怎樣？記住了有些自己認為的缺陷却正是增加美麗的特徵：古代美人不都具高大的鼻子的嗎？小眼睛不也挺動人的嗎？——如果面部各角度勻稱的話。假若大缺陷是眞正有的，也千萬不可養成你的自卑心，要施以有效的補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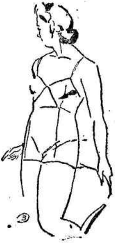
這是肥胖腹大的體格，各點都表露「圓」的姿態，衣服上身不妨寬大些，下身亦宜加寬。

一個自我審查

第一個問題是：你有沒有一面可照全身的大鏡子？我想諸君們大半部會有的，如果能照兩面的尤佳。

我建議給你選擇一個太陽普照的下午，對着鏡子先審查一下你腦海裡的幻像，而後再仔細的對鏡子觀看，審查

她的肩至臀部分過短，頸短，臂短，腰粗——有這種體格的女人應該選擇背長狹條花紋的衣服爲宜。



一下眞正的你！——好像是第一次看見你自己似的。那鏡子裡的女人所給你最深切的印象是什麽？那一點缺陷最使你傷痛？

如果你想到你最近所遇見的一個人所給你的印象，你就知道你所觀察的不過是體格上面貌上的一個輪廓，而不是着重在某一部分。我們對着鏡子觀看也未免如此。但我們必須得詳細的認眞審查——

（1）你的體態如何？很好？很壞？壞到不可收拾？你的衣服合體嗎？體態上那一點缺陷應該糾正，你的衣裝能夠掩飾那缺陷嗎？

（2）你的外表是否還保持着青春？你的髮型與臉型調合嗎？你的頭髮像鳥巢一樣的亂嗎？你什麼時候改變了髮型來着？

（3）你愛惜你的皮膚嗎？你注意選擇你的化粧品嗎？你寧可不施用脂粉也不肯塗用那劣質品嗎？你有沒有一個化裝的原則？你化裝時是很細心的嗎？

（4）關於你的衣裝怎樣？爲了合體？爲了華麗？爲了給別人看？

（5）你站立坐臥走路的姿態如何？你的鞋子應該負責任嗎？

以上一切在美容上都應該條的審查以要實效。自然，在戰時下我們不應奢侈專在美容上下工夫，但我們得整潔自己，給人愉快的感覺良好的印象。我們不應濃粧艷抹，但其整齊清潔，正像我們不應衣裝華麗却應穿得合體一樣。現在且談談體格上的缺陷與補救，其他留待將來再談。

你的體態

你的體態是怎麼個樣子？臀部寬大？上身過重？過輕？過瘦？合乎理想？標準的健美？

脫去了你的外衣，如附圖所示站在鏡子前面，你的體態總會和五圖中的某一圖相仿，固然不會完全相像的。

假若你的體態眞是合乎標準合乎理想，那麼在這裡實應該向你鄭重道賀。不過所謂標準和理想是與時改變的。有一個時期公認標準女人的體態應像牛一般的健壯，又一個時期的標準女人應是林黛玉式弱不禁風的，有一個時期講究曲線。直到最近，又是腰臀胸肩各部都極顯著在體態上方稱得起是一個標準的女郎。



婀娜窈窕曲線顯著的體格，可惜過檃，穿着衣服要以流露女性美的柔媚爲原則，亦即樸素不華艷而騷潔之意，本身當能體會得到。

如果你對以上所說的還不淸楚，請看「標準」倒底是怎麼個解釋：

她的身長爲頭長之七倍半。

她的頸項爲頭長之三分之一。

她的肩部之寬度應爲頭部之三倍。

她的上半身的最寬點和腋下成一直線或稍低。

她的臂長恰合由脚跟起爲身長之三分之二弱。她的臀部，恰合臂之寬度，又比上身爲寬。

此外腿長腰高頭略小，均是增加美感的條件。

旁觀者淸

第二是和你的朋友或家屬的一個日子，讓她們在各方面來審查你。一個旁觀者會告訴你許多關於體態風姿以及各個角度，所表現的衣裝是否合體。假若你不大相信她們所說的，那麼再進一步，不妨拍一次照來看——你的背影你的頭脚各部各個角度而最要緊的是攝影者得具超越的技巧。再有你在照像機前應取什麼樣的姿勢呢？請看：

（1）側身對向照像機，而後上身略向前移，雙足不動。一膝略曲，自如的站着。

（2）試一試手向上擺動好像從行刹那的姿勢。

（3）翻開你的日記本，如找尋什麼，而後突抬起頭來，好像有人在喚你。

（4）豎身半身的鏡頭全要攝取。

（5）所擺的姿勢越多越好，這樣你可以看出各個角度所表現的你，還有你的服裝。

第三步是把那些照片擺在你的面前，分析它們審查它們，換句話說也就是分析審查你自己——你的美容術，你的體態，你的服裝。我又建議你最好單獨的作這種工作，正像你做一個好的能幹的偵探一樣。



上身過重，頸短，肩圓，胸高，這種體格是很難代選適宜衣服的，不過以加長其體態的衣服爲原則罷了

化粧的心理

·沙鷗·

女人是爲了誰化粧？

如果一問「女人究竟是爲了誰化粧呢？」無論是誰也許以爲這問是可笑的。而且正面回答的人也沒有吧！那默認的表情就是說「不消說，是爲了男人」。

但是，我想重要的問問。那麼在沒男人的國度——有沒有那地方且不論——的女人們，誰也不化粧的嗎？也會得到了男人愛的女人，或是已經完全不能吸引男人的女人，化粧就停止了嗎？被這麼一問，前面明明白白的愚問也意外的成了不是愚問了。就要如此說了：

「是啊！女人底化粧事還得想一遍！」

春之訪問是美化了自然。人也是同樣的生活於天地之法則之中。少女在「春天的覺醒」時，很快就成爲美麗的，這與樹的開花有同樣意義的吧！可是雖然同是人，在男子是不很顯著的。從少年邁入青年時，成爲比美麗更奇怪的形態，少年時代底可愛消失了，因之而有了大人底細碎的醜俗的事情。這不是僅指示爾到了性慾發動期，更可說是身體全體之不勻整。

但是，少女是例外的製成美麗。無論怎樣醜的女人，一遇到「春」的時候，不論哪地方也是美的，在生活上是僅一次的開花。化粧是使那美麗越發動人，而補足缺點的。

以前不想看鏡子的少女，可是忽然總是站在鏡子前面或是鏡子在手裡隱藏着，倘是如此，就是「春」來了。少女之春可說是落在鏡子上。

這是專心於美的效果。以往雖是對身體美不關心，可也漸漸了然了。那樣在鏡子前昏惑迷魂的少女就浸入一種「自己愛」裡。想使男人看的無忌憚的意識，就立即顯露出來。年青的女人，對那目的並不斷然意識到，僅是變成美麗罷了。因爲這心理潛伏於急欲化粧的少女心懷，就是變人也會懷以猜疑之眼的。

春來到的少女，就是不化粧也是美的，可是文明已改了化粧法。鄉下少女還是塗成白一片紅一片的。

至於老婆或中年女人之化粧心理，想幾時在別處談。在這裡僅說說關於年青女人們的化粧。

有位無教養的男人，向一個年青的黑色女人問道：

「您塗了黑色的粉嗎」？

不知是打算奉承呢？還是嘲於過黑呢？竟這樣希奇的問。被問的女人稍爲一紅臉，回答道：

「不，是皮膚色呢！看像黑人吧！」

這一來男人臉紅了。黑的人臉紅嗎？有讀者要這樣問我的吧！就是黑人，在羞澀時也是要臉紅的。

爲了女人的化粧

話說得遠了，說是無意識努力於想得到男子底愛，才使女人化粧的話，不過是常識的想法罷了，我想更深一層的指摘也是爲了女人自身的化粧。就是說不是爲了男人，也是爲了女人自身美而化粧的。這樣說也許是了解方便的。

女人是應該美麗的。忽視這點便是忽視女人底天性。化粧不過是其中一部而已。還有更多的種種技巧。僅僅外形的化粧是美之門，在其裡面是打開實在的美之國。這是稍爲抽象的話，也許不立即承諾的，但，漸漸就會明白吧！

比甚麼都要緊的事，是排擊以爲女人底化粧是對男人的示威運動的思想。倘化粧是那樣單純的事，豈不是成爲既可嫌而又極淺薄的事了嗎？

而且，不拿男人們當標準的女人，美麗的化粧時候決不是稀少的。這則是女人想具有美的事，乃是本能的事。把這稱爲種族保存的手段，是與生理學上又有不同了。

對於美，人底感情是與他種動物特別相異。他種動物不能把美術了解創作。人是制作了美的藝術，在鑑賞上是保有獨特的感覺的。所以在女人化粧之中，也必須知道在生殖等上無關係的美意識是活動着的。

那樣，我之所謂純粹的「女人的化粧爲了女人」的心理成立了。這麼想我仔細看着女人，化粧也是很複雜的，而也看出來有趣的發見。

心之美與身體之美

臉或身體雖然是醜，可是心是類乎女性美的人是有的。反之，縱然臉或身體是美的，但是低能，那就是心醜的人。兩者兼備的女性，幾乎是沒有的。雖然從前骨相學流行的時候，是主張臉與心同相的。

熱愛日本的 Lafcadio Hearn（小泉八雲），是極度的近視。他就是戴眼鏡也有不能看清的

時候。在某次吃飯時，Hearn才眼釘釘着新女傭底臉，然後把節子夫人招過來問道：

「那女傭幾時來的？」

「已經有三年了。」

「今天是頭一次看見臉，是可怕的容貌呵。怎麼有暗的影子，怪不好的，叫她回去吧！」

把她家查查看，她哥哥是曾作過暴黨的事就被追憶起了。可是，雖然哥哥是惡人，那女僕也很善良的幹了三年，人情深的Hearn怎麼解僱她呢？我是奇怪的。他也是骨相學的信者嗎？

「精神美容」這句話，是曾作為片岡氏底小說題目。因為是沒有讀到，內容是不知道的，也許是女人肉體化粧，心也應該化粧的意思。「化粧」這名詞，雖是用了「化物」的化字，（註：化物日文為妖怪之意，而化字亦解作變形。）但實際並不是變形而是琢磨。變形的化粧是抹殺她底個性，不能使人生好感。

心底化粧，是必得留意於發揮類乎女性的真髓不可。是賢明的也好，正直的也好。可是，作為美容的精神，就是發揮女人底特性的。優美的，柔順的，神經纖細的，易受感動的，可愛的，偶而是佼甜的也不算壞。

缺少這些的女人，不管是肉體怎麼美，也不能吞殺。人們所說的白痴美等就是這些動作遲鈍的女人。雖然是那麼美的女人，為甚麼也不能結婚呢？這疑問是湧出種種的想像的。是不是血統不好？是不是有致命的殘廢等等說法就是此例。

可是，在其中是由於精神美不足的女人也不少。對於心底美也與身體底美一樣，是要訓練的。標緻或醜陋是不能斷定的，還得要有長的修養。像是手腳的行動，反而是會給予了惡感的逆效果。

這樣的精神美與肉體美，一致伸展的常常是困難的。但是，若是認定了是不可能的事也是不行。心美的人，常是容易忽視身體之美容。這是愚笨的事情。不輕蔑化粧，而保持天生甚麼樣就甚麼樣的是好的。黑的皮膚要塗成像白粉牆是沒有必要的，應該是生就的黑的美容。

還有身體美的人，為了遵守這信條，也必得使心美不可，對這事不注意是不成的。自己自信是美人，是比醜女更易於使人反感。雖然是得意揚揚的高傲，也終有倒下的一天。

無論是精神美容，是肉體美容，主要的却是修養。不斷是沒有光的。

化粧的時候

是從幾時流行的呢，女人不介意的在人前整理化粧。就連要害臊的處女，也是在人前撲着鼻頭塗着口紅的。

男人在人前從衣袋裡拿出梳子搔着頭，那不是很討厭的傢伙便是悲哀禿頭的中年人。如果是男人在女人面前那樣作，一定會厭樣吧！縱然是怎樣無羞恥的男人，也斷沒有在女人集聚的前面，拿出刮臉刀咪咪刮臉的。為甚麼儘是女人在人面前安然化粧呢？我雖立刻不能解釋出，但很多女人是為了面孔漂亮。這種惡習，就是謊言「女人不是為男人化粧」的我，也是不能寬恕的。

我決不是說女人化粧的樣子是醜的。而是快活的事，很美的事。剛新婚的年青妻子對着鏡台的時候，良人在旁邊看着，是一刻也不想離開的，因為化粧的女人是很美的。為男人所想不出的技巧，種種美麗的方法而使男人驚奇快樂。

但是，女人那樣作，在心腹上的人或是沒有人看的地方可以化粧的。在人前公然修飾是很討人嫌的。若是在旅途上，在盥洗手室地方化粧是適宜的。在電車或火車之中化粧，不是甚麼好行為。

女人為了排斥妖怪這個俗說，也有反抗在男人面前大肆化粧任人看的人吧！可是這習慣不論怎樣辯論，也是女人底墮落。殘毀了的化粧還不在人前修飾好的。這無論是為了男人或為了女人自身，我以為也是應該改正的。

那麼，關於化粧法，易被流行牽引的女人不顧潮流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尋思是不是和自己底面孔合適而一味模倣，還是停止打扮的好。

真正的美麗女人，是知道使個性存在的化粧的。不但是根據穿的衣服而變更化粧，還得要知道由於天氣，時間，場所而酌量化粧的。

去過西洋的人，除去作歡迎的女人是特殊的，幾乎是沒有知道化粧的事，所以去學西洋的女人很快就感到羞恥而不塗白粉了。可是，皮膚黃色又像是得了黃疸病患者，反而不好看。

這是個必要思索的問題，西洋的女人豈有不化粧的理由，技術巧妙的，僅僅是避免厚化粧罷了。皮膚的本來顏色是最美的，想來是對的，可是是否為很美的人，也是限於特殊的時候。仍然是作到某種程度的化粧是美麗的。橫豎無論是頭髮是眼眉，也決不能任其生長的樣子，都得加人工的技巧的。皮膚僅僅任其原來樣子，却也是不自然的。

頗有把現代生活置入頭腦的必要。與以前所不同於皮膚有害的東西是怎樣的繁殖呢！雖是物理的刺戟，也是一直的繁殖着。倘忽略這些障碍，就是柔軟的女人皮膚也終於粗糙了！更有，就是不是物理的刺戟，在現在最易招來的睡眠不足不也是美容最大之敵嗎？我想化粧是到某程度為止的女人底生理的防禦，尤其是在醫學上有害的化粧品是非去掉不可的。不能僅根據廣告，而要詢問經驗者，自己實驗也是必要的。化粧的化學，決不是美容術師或化粧品店底宣傳做成的，非是女人自己確立不可。在美容院若有醫生，對女人也有幫助的。

國外婦女生活

義務勞動的德國女子

博奮



義務勞動的意義和目的

在德國的田園，無論走到那裡，都能看見一羣勤勞女性，穿着輕快的草色衣服，掛着白色的圍裙，戴着赤色的頭巾，愉快的勞動着，這便是德國義務勞動婦女。這些勞動婦人都是什麼人呢？她們大抵是十七歲至二十五歲，從德國各縣集合而來的女性，有的來自都市，有的來自農村，有的來自別墅，有的來自富家，至於身分，亦各不同，有的是工場的工人，有的是學校的學生，有的是公事房的職員，有的是商店的店員；各種階級，各種職業，各種種族，各種宗教，無不兼有。這集合雖是那樣複雜，但她們的希望却只有一個，即是以半年的期間，做一個良善的勤勞女子，精誠服務，替社會國家做一些事業。

國家的發展是由男子和女子扶助協力而成的，那麼，男子既有服兵役參加政治訓練的義務，女子當也有其對國家的義務和責任，女子義務勞動便是在此種意味下產生的。

種義務勞動婦女聚居於村莊附近特別建築的營舍裡，和村莊人們，共同起居，經營一種一致的田園生活。理解了這種義務勞動的共同生活之後，便可進一步理解高度的民族共同社會生活。同時勞動的眞正價值從義務勞動中亦可體會出來了。並且對於人格的陶冶，精神和體力的修練也有着無限助益，所以這種充分認識共同社會生活價值的女子，國家是非常需要的。

德國女子義務勞動的營舍生活，是相當長時期的，在這期間裡，互相扶助，完全去掉個人主義的弊病，以共同勞動的精神來堅固共同社會的基礎。她們勞動的種類分爲兩種，一是頭腦的勞動，一是身體的勞動，但無論何種勞動在於勞力實踐，收得效果。農村和家庭的事務是簡易的，實則簡易之中亦含藏很大的價值，尤其當對此種事務已盡最大的精力而感覺疲乏歸來的時候，其價值便愈顯明。如農村雨後在柔軟的田地裡揷植穀秧，青菜在怎樣施肥和培植下便茁茁向生；又如田園的農夫和主婦對工作稍事荒廢或怠惰，則其穀物的收穫和家庭的秩序便受到很大的妨害，這些事情如果不是在農村生活過的，無論如何也不會理解。故人之一生，以半年的時間，爲國家義務服務，不要任何報酬，並習得各種實際的技能，這意義是很深遠的。具有此種共同生活習慣的人們，宛如獲得一種生活上的肥料，將來無論遇到怎樣生活的場合，必能以過去獲得的寶貴經驗，應付裕如，即在個人生活方面，也不會忘掉以國家前途爲目標而邁進，換句話說，也就是以此種人生觀爲各人的生活基礎，來奠定德國偉大的精神和力。

女子義務勞動的範圍

農家無論在那個國家裡，都是最忙的吧，德國也不能例外，像耕耘，播種，種植，施肥，除草，收穫，畜牛等是經常的工作，特別在收穫時期，農人把所有的精力皆用在田地裡，對於家庭內事務有時便不得不暫時擱置，而無法兼顧，在這樣場合下，德國女子義務勞動員便集中於此，開始活動。有些人和農夫一起入到田地裡去，做一些農夫所應做的事情，她們如果發見田壠裡有地方長滿荒草，無須任何人的命令和指示，她們會自動持起鐵鍬來，彎着腰背，辛勞的做那勞苦的剪除工作，做得背痛腰酸，支持乏力了，她們決無一句怨言，這是表示怎樣一種強大的意志和力啊，而歸向她們營舍的時候，經一小時的午睡，香甜舒暢，又開始她們的新工作去。在收穫的時候，她們的勞動更加貢了，麥穗的捆束，裝車歸回是她們工作的中心，於是炎熱的日光下，汗流浹背，或暴雷驟鳴，大雨傾盆，這時農夫對她們的感謝和她們對自己工作的滿足，不禁皆表露於外，是令人深深感動的。有些人則隨在農婦之旁，和農婦一樣，担起那些家庭的事務，像洒掃，整頓，生火，煮水，洗刷碟碗，切割菜果，縫紉，烹飪以及兒童的看管及撫愛，總之，一切婦女所能擔負的事務而並無妨害身體健康者皆一手包辦，這在兒童衆多的家庭裡，或農婦適在生產或患病的時候，對於這些女子義務勞動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而義務勞動的女子對那些繁重事情亦決無嫌

泰義風俗

林娜

泰義在印度支那半島，他們的居民三分之二是於水上生活，屋宇皆臨河而設，風景很好，泰義之特色是寺院很多，佛像古塔隨處可見，不愧有佛教國之稱。但他們的生活却有許多特殊之情。

（一）婚嫁——全境之婚姻制度，皆爲早婚及專治婚姻，普通女十四五歲，男十七八歲爲結婚年歲，男女屆結婚時，經主婚人之同意，後由男方送聘儀，代價由百銖（一銖合中國七角）至千銖，副以宗教上之禮物：金質之高脚盤苻茵蕉葉之絲及香燭等。結婚日女家須設筵，請僧侶誦經，以水洒新郎新婦之頭面，翌晨請婆羅門僧侶，以蠟棺釘成之小刀，放於盤中，與新婦之嫁粧同放於席上，令夫婦朗誦誓言，宗教式完畢，爲夫婦同室之開始，在三日內兩人臥床之中央，放一石缽，中放清水，謂可心靜念堅，不生魔障。皇族貴人，婚禮尤重，每有一家有婚喜，舉動全執。且盛行多妻制度，副妻與正妻同享權利。至於娶妾之風，更常見。皇族公主，不外嫁，這例是由泰義郤克和朝之始祖篡岳父華人鄭昭之位而後立者以防未然，今皇郤利天世留學英倫，有改此制之志願，無奈爲皇族官僚所何阻，在一九二二年，並與其從妹行婚禮。

（二）喪葬——佛教國之人視死較生爲重，故喪葬儀式特別隆重。喪儀依貧富有分，並以黑白爲居喪之表示，在五十日至百日間須行盛大之佛事日。停屍於宅中，久有數年者，短有一週者，貧者停柩於野寺，即死即葬者很少，中等以上之家庭，多行火葬。貴族家庭，死者盛裝入殮，並貼金於面，保留於他日造佛像之用，帝后崩，依照泰義古式，戴古重之王冠，貼金於屍身，火葬日取出，以捨於佛寺，停屍於棺中，約數年後，約屍體乾燥後，始舉行火葬，屆時全國名僧全來會葬，棺放在特建之火葬殿，嗣王親引火。屍氣四散，雖香氣彌漫但臭氣並不少減。近泰義政府，始指定火葬寺廟離市很遠。焚化後之遺骸，一部份與院寺納於舍利塔，一部留家中與遺像存於家中。

火葬外又有天葬，此乃窮人，或罪人之屍體便行之。置屍於深山僻地之中，飼鷹犬，現政府已下令嚴禁，犯者以殺傷人同罪，然郊外之墳場附近，常見鷹下啄腐屍，拖肚斷腸，狀極慘酷，此種鷹，棲於印度東部及印度，喜食腐肉，食屍之時，先在屍場發嚴厲之奇音，然後蝟集屍上，此種現象，常見於泰義郊外之棄馬場，屠獸場左右。

（三）公祭日——泰義人民公祭日冠於世界各國，最著者有毘首羯摩天祭，佛祖誕（釋迦牟尼生日），獸善犬祭，田作祭，安居祭，收穫祭，功德衣祭等，有關於王室之祭日有暹王始祖祭，現皇千秋節，誓忠式，先王功會等，民間娛樂則浮燈送舟諸戲，這種風俗我國閩廣等處亦有，爲迷信之活動泰義政府提倡，暹王親率海軍加入，實爲不可思議之國粹。

（四）剃髮式——泰義人子女之剃髮式，猶如馬來之兒童受割禮，惟馬來兒童受割禮，限於教徒家庭，泰義之剃髮式，爲全國普遍之風俗，泰義兒童未成年時，前額留有兩寸長之長方形頭髮，以待他日之剃度，適止十歲至十五歲時，家長必求術者選吉日，爲之剃去。屆時招親友，請僧侶，行盛大之祝典。濯粧其兒，端坐中央，受僧侶之施法禱祝，翌日請婆羅教徒或盛名之適宜爲之剃去，更施宗教上之儀式，剃髮後始完成佛教徒。貧而無力者，攜子女，訪求婆羅門寺求僧侶剃度，剃去之髮分長短兩束，短者投於河，謂可革除兒童之劣性，長者保存。迨其長成，往中部之勒帕山，參謁佛祖之靈跡，以所存之髮，製成毛刷，獻於寺院，謂可得來世之幸福。

（五）得度式——得度式是士人捨身入僧籍所行之儀式，但與僧侶之落髮式不同。這得度式是佛教國所行之盛大典禮，最簡單之費用，亦須四百銖左右，富裕者則巨金不惜。年齡十九歲左右，即復捨身寺院，雖貴族子弟亦不得免。施禮已終，則入寺爲僧，期滿還俗。泰義今王，未即位前，曾兩度捨身王家寺院，與一般僧侶同受苦行朝夕跣足托鉢，行乞市街，泰民非常敬愛他。

厭，每日和農婦兒童在一起欣快的操作，緊張，興奮，從那裡，她們習得了出生以來未會有的實際經驗，農家呢，有了女子義務勞動員就很好了，太陽懸在高空，籠照着他們，家庭充滿快樂，生氣和光明。這結果，對於農產物的增收，國家經濟的振興與國民健康的鍛鍊各方面上，那貢獻實在難以形容的了。

其次是托兒所的事情，也是女子義務勤勞員所做的。德國農村最繁忙的時期是五月至十月，在這期間裡，祇要是有十個或二十個兒童的村莊，便設立臨時農村托兒所，這保姆的責任完全由那些女子義務勤勞員擔任。她們對於兒童的照管和看護以非常喜愛的心情臨之，就是一個很年輕的少女，她也像一個母親一樣，對於兒童的疼愛和細心並無差別。農村托兒所的設備是很簡單的，大抵是利用村莊學校的一室，牆壁塗以悅眼的油粉，窗上掛以爽目的窗帘，兒童所用的傢俱則很有秩序的排列着，另外有一間厠所而已，這是臨合農村兒童簡素生活的習慣而保持它的優點。每天早晨，當母親去到田裡工作的時候，便順便把兒童送到托兒所來。兒童是甚麼樣生活的，於是一同刷牙，洗臉，吃早點，養成愛清潔，遵秩序，守規律的習慣，早點以後便開始遊戲或唱歌或舞蹈，至於遊戲的種類則多是有意義的，如用椅子攏火車，馬車，用四角木攏房子，造村莊，以誘發兒童的想像力；又如以木棒當鐮刀在田裡割草，以木塊當牛向牧場逐放，使其對農村生活更加理解；又如一星期內做一次或兩次合同體操，以訓練兒童端正的姿勢，康健的體魄，如有缺點或惡癖，則力予矯正之，遇有疾病則急送醫療治，對身體衰弱或發育的兒童，則入國民救濟部所立的「兒童之家」，以改造其驅體。總之，將兒童育成堅強康健的第二代國民是托兒所最大的任務，也是它的最大使命。這是農村對國家政策的重大貢獻，同時是對次代農村基礎建立上一樁最有意義的工作。

國外婦女生活



夫妻之間

愛情眞似懸崖絕壁間的一朶美麗的花，它的將來點綴在家庭生活中，給夫妻子女增加多少的生氣，我們應當小心翼翼的施以合理的澆溉，興奮的開放，永不枯萎。

婚姻美滿的先決條件
理想的夫妻性生活

唐雷

有人說。「眞純的愛情眞似懸崖絕壁間的一朶美麗的花，如想獲得它，必得奮勇忍耐的去登高攀折。」然而人們多不肯那樣的冒險犧牲，所以世間也甚罕眞純的愛情。幸而幾經波折如願以償了，男女兩個人發覺那至高至尊最純潔最偉大的愛情，竟也不能使他們的婚後生活美滿，這是多麼可悲痛的一件事情？

事實上是花兒雖然美麗，却需要合理的澆溉，即或那花是一朶永不枯萎的花——因爲偉大的愛情是永不消滅的。換句話說，也就是夫妻間缺乏一種性的知識，維繫美滿的生活光靠愛情是不够的，還需要合作的精神，相等的智力和性的滿足，最後一項尤佔最大成分。這意思並不是說結婚祇是滿足性慾表現，而是肉體與心靈精神共同合作的愛的交流。

但有許多男男女女，曾受過相當敎育，他們對世界大勢洞若觀火，對社會問題經驗豐富對家庭處理井井有條，但對本身性的問題，却很可憐的愚昧無知。這是因爲我們從小就不會獲得性的灌輸性的敎育——人類種種所應當先決的問題，美滿婚後生活的先決條件。如此在我們談夫妻性生活的時候，不妨

從兒童性的敎育說起

幾乎在小兒剛學會說話的時候起，他們就要發掘他們的新天地，開墾一切他們所見到的疑問之中，就包括孩子的降生由來和男女孩子爲什麼不一樣。但他們從父母所得的答案多是不健全不充實的，因而更加重他們的疑惑，不安，甚或恐懼。

當孩子們第一次問到性的題目時，必是對該問題感覺極大的興趣，正像他們對任何問題一樣。他們願意知道什麼是星和日；他們願意知道汽車怎樣的自己行走；他們也願意知道小孩是怎樣的生下來的。對其他，他們或者可以得到滿意的解答，惟獨對「性」，父母們總是不知所措難予應付，他們推諉說謊慢慢地竟使孩子們對他們失掉原有信心；可親愛的父母一提到性的問題，在孩子眼中便變成一個不可理解的動物。什麼風吹來的，河裡撈

出來的，車上拾來的，這種說謊式的解答，徒增强孩子的迷惑和「性」的神秘。

這種不合理的教育下，有些孩子對「性」始終是個白癡，有的孩子則由下流的書籍中或同學輩的淫猥語言中獲得性的誤解，實是造成悲劇的起發點，因此很容易染上少年期自瀆的惡習，因而影響到婚後的不美滿。

自瀆的沈溺

自瀆是以不自然的方法，與其局部以刺激，獲得性慾的滿足，一般不會受過正當性教育的青年男女都難免沉溺於自瀆的惡習。此輩青年如屬男性，則婚後多具早洩不舉，身體衰弱無力，精神昏迷，視力失掉光輝，記憶力減退等症，女性雖無早洩不舉二症，更易患所謂自瀆性的不感症，在愛人的擁抱裡，雖想與之相合，努力於獻身的協調，終不能進入愉快陶醉之境。

在此種情形之下，男子因不能得到滿足的性生活，必然會想起其從前常行自瀆行爲的快美，而繼續其不自然的行爲。女子也是如此。但丈夫的妻子，妻子的丈夫也永遠享受不到美妙的性生活滋味，這是可以想得到的。

男女兩性的結合，本來不單是本能的和瞬間的，且必須由有性的移至精神的，由肉體移至靈魂的，由享樂移至理想，由一刹那移至永遠，所以打算保持婚後的美滿，必得維持圓活的，而且調和的本態性生活的運行不可。而做父母的應當隨時監督孩子——由會說話起一直到婚後，灌輸充分的正當性知識，使之有充分的了解，注意衛生和節制。

自瀆的造成實是美滿性生活的一個大障礙。

「破題兒」第一遭的悲劇

在親友雲集之下，奏起了美妙的進行曲，一雙璧人成就了百年好事，過來人在回憶其滋味，獨身漢憧憬其到來，其情其景引人羨慕。可是在新婚蜜月不多日子，新婦竟常常的跑回母家這是屢見不鮮的。

一位新婚不久的女人曾說，我與丈夫原深深的相愛着，但爲了將來的快樂，很希望還是趁早離開的好，據新郎說則是她不願意和他同衾，很不喜歡性行爲。

日後的診查，原來他的處女膜極强韌，他雖受過高深教育，但對性的知識卻極缺乏。因爲處女膜的肥厚所以不堪那夜的疼痛，而且以爲性行爲非常不潔，老是拒絕丈夫的要求，演成了婚姻不快的悲劇。其實若在結婚前受醫生的診查施以簡易手術，婚後絕對可進入光明快樂的生活。

沒有耐心的丈夫

常常看見男子們在結婚的數天中極是急燥，老實說就是性行爲不會給予他們像理想中的美好感。這原來由於他們欲望性知識，而在第一夜强硬的在妻沒有準備好了以前，就魯莽的突襲，一方面她感覺痛苦，他也感覺索趣，他們一生的不美滿多是由於這第一夜所引起。

所謂準備好了，就是妻也同時感到性的需要，溢出滑潤的液體，歡迎着丈夫的造訪。若使她溢出該項液體，必得在妻「心情愉快的時候」，施以片刻溫存，以甜蜜的言語，週身的撫弄，（通常女子的耳根，頸後，嘴，眼，乳頭等處，感覺最銳敏，經驗告訴做丈夫的，妻的那一部份最易達成目的）最初的反應正是她的兩頰微紅，乳頭堅硬澎脹，到那時液體必已溢出，但在愈多愈善的原則下，做丈夫的似仍施予進一步的溫存。

可是第一夜中他雖然小心翼翼忍耐的等待，在進行曲開始之際，仍因種種困難而告失敗，這與妻的羞澀，姿勢的選擇，雙方的辦理狀態，都有密切關係，數度試驗後總會達到美滿的境界。

許多書籍中都建議可施用凡士林以及滑潤膏甚至唾液之類，這實是大大的錯誤，這樣做固然可以進行順利，但妻的心情並沒有那種需要，所以結果仍是痛苦的，換句話說，也就是不自然的。

一個小的問題

往往在心身合一時雙方一切困難都解決了，但因男子情緒的緊張，於妻未曾達到愉快的頂點時即行敗北，這時妻是最痛苦的虐待者，多數悲劇式的婚姻如果不是爲了某一方不感覺興趣，必是做丈夫的不能給妻以滿足，但普通說起來，結婚初期，男子多易達到頂點，而女子則極遲鈍，但逐漸的男子可以持久，而女方經驗增多時反能迅速的

遂到，彼此性關係日趨美滿。

在男子敏感，女子遲鈍的一般時期裏，男子應不斷的考察她最銳敏的一部分，於肉搏持不斷的刺激它，以求增進到快感，同時雙方忍耐也是最切要的。

七十二小時制

新婚夫婦多漫無節制，正像我們對一件心愛的東西不能釋手一樣，人的精力原有限，多一滴精眞是多滴一滴血，女子過度的性行爲也同樣會影響將來的健康以及生育，甚至兒女的健康。新婚夫婦只圖一時的愉快，竟造成一生的悲哀，未免得不償失，在婚前如具充足的性知識，婚後也必不會漫無節制的。

二十歲至三十歲之間的年青男女最低也得維持七十二小時制，若能再拉長尤佳。無論如何，在身體正常不感疲乏的狀態下，雙方所得的快感才是正常的。我們提倡七十二小時制，七十二小時是不能打破的，而過了三十歲的人更要維持一百四十四小時制爲妥。寫到這裡，我們想到中國舊俗，什麼三天回門，暑期住對月，陰天初一十五不許合房之類，實是具有深切意義的。

肚子疼

老實不客氣的說，性行爲的主動者多是沒有出息的男子，漫無節制的是男子，打破七十二小時制的也是男子。做妻的爲了彼此的健康似有挽救的必要。但予以嚴詞拒絕實是下策，因爲那樣祇能引起他的不快，在他極度興奮的時期，他是不能原諒你的。一本滑稽詼諧小書中說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那一剎那間妻可以裝做過切的肚子痛，裝做很痛苦的樣子，男子自然會鬆弛他的興奮而安慰你，照顧你，如此又過了二十四小時。這方法可仿效，而花樣變化要由妻來運籌的。

慘白的面孔

和前面所述正相反的是，一般人在結婚數年後，雖然性生活相當美滿，但是麻木的把性行爲視作一種義務，男子在工作後老是打不起精神，女子也忙於家務照顧孩子，對性生活日趨冷淡，這也是錯誤的。男子在下班後也應保持整潔，女子也不妨在一個精神飽滿的日子，於臨睡前施以打扮像新婚的時候，更不妨充暫時的主角給男子以滿足。丈夫遇到這樣的妻子實是天大的幸福，他覺得人生是堪享受的。

拋棄那不正當的藥品

有些男子因爲體格軟弱易於敗北，自己和對方都不能得到滿足，同時又爲那報紙上，麻醉人的廣告藥所吸引，而選購服用。其效力和有傷身體這一點，本文內暫不談，祇就這種鼓勵和思想來說，實是不正當的。夫妻合房原是最自然最純潔的人生大道，要由自然純潔中攫取性生活的美滿，男子服用藥品企圖一時性慾的滿足，宛如身染性病同樣的對不起妻子。

妊娠期中的房規

在妻懷孕後兩三個月中，常常發生流產的現象——尤以新婚的爲最，甚至流產或早產（入八個月以後謂之早產）也有繼續兩三次以上的。考其最主要的原因仍不外夫妻對性知識認識之不足，祇一時的衝動而增加許多無謂的痛苦犧牲了小寶寶，其所以在最初數年發生流產最多者，也是新婚燕爾不能制止的關係。嚴格說起來，在妻懷孕以後，房事盡可能避免，否則陰部因受壓迫而極易出血，出血即是流產的前奏曲，事實上流產多是懷孕後頭幾個星期之房事所構成的。

流產如果不是因爲房事過度，或多是男子性病的傳染。

此外生產之前夫妻間房事固應特別節制，而生產之後尤應注意。許多做丈夫的在那時多不能忍耐，認爲孩兒已產，那又有什麼危險，其實子宮因生產而漲大需要相當的時日才能復原，而且產婦需要充足的休養，因難產動過手術的女人尤甚。

月經期間呢？

這是擺在夫妻前面的一個最迷惑的問題，有的人認爲在月經期間應絕對避免，有的人則謂並沒有什麼大害處。不過我們要知道女子在月經期間骨盆是充血的，她需要多休息少動作，而且在那一週間其脾氣多呈粗暴，所以我們雖不願意用那「絕對」的字眼，但我們卻主張還是暫時節慾的爲是。

順便提起來的是女子在月經前後，對性慾比較平時爲熱烈，同時也最易受胎。

生育呢節育呢？

最近或是因爲新添了一個小寶

寶的關係，走在馬路上，老是注意那抱着的走着的孩子們。一種奇異的感覺：我覺得一位母親領着大的，抱着小的，肚腹裏更懷着一個更小的那一幅圖畫，比母子臥倒無衣無食乞求路人賙濟的那種景象還觸目驚心悽慘！

在戰時下，我們固然應該鼓勵生育，然而若不在事先作種種合理化教育的準備，像德日各邦之完善，那麼鼓勵生育，結果不過是「粗製濫造」，對國家前途反而發生惡劣的影響。

想一想那一幅圖畫吧，一個少婦在四年間竟一連生育了三個小寶寶，沒有教育撫育的準備，母親的體力也永沒有恢復健康的時期，換句話說，這只是男子性慾衝動的成績和不高明的展覽品而已。

由此我們又想起夫妻間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夫妻在獲得美滿的性生活，維繫密切的契合之後，他們最渴望的便是早一點產生小寶寶，接續「後代香烟」，也許是正當的理由，但他們的經濟力量是否充足呢？妻的體力是否飽滿强壯呢？國家是否爲第二代的撫養爲教育盡了十分的力量有着萬全的準備呢？假若不，我們大膽的提出山格爾夫人提倡的「節育」兩個字……再進一步說，即或一切都合理想，那孩子衆多的父母，似也有細嚼這兩個字的必要。

最要緊的是我們也得深切明察「節育」這兩個字的意義：節育並不含有消極和破壞的意圖，是創立並穩定有快樂子女的美滿家庭；換句話說，試以「子女降生的距離」一名詞代替，便可較淸晰的分辨節育的意義是子女降生距離應當是對母親的健康全無損害，同時子女的健康生命起始也能得到最好的機會

寫到這裡，我們很願意獲得大多數人的意見，輯成一般人對生育節育測驗的表格，可是一時又很難得到這種資料，於無可奈何之中，特由上海天地雜誌月刊之「生育間題」特輯中，選納一些寶貴的意見，該特輯係由文壇名家執筆，各就個人經驗針對生育與節育發表意見，從他們的言談中，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文學家們對節育是具怎麼樣的觀念————

「要生而能育的讓他們盡量生育，不要生亦不能育的暫且從緩。嬰兒雖是一個很小很小的生命，但是也可憐，希望大家細細一想，他們的無依無靠或挨餓受凍時的景況吧！不能的時候便不生他們出來，這就是最大的慈悲與最高的道德。」——蘇青

「患花柳病以及其他各種有影響於遺傳的病人不能養孩子，養下孩子來焦頭爛額，活活看着他受罪，眞是於心何忍？」——蘇青

「經濟不寬裕的人千萬不要心急養孩子，因爲孩子養下來，我們不但決定他要活，還要活得舒服，怯弱的身體如何抵得住飢寒的壓迫？」——蘇青

「節制生育決不是壞字眼，相反地它們是美麗的，慈悲的，而且合乎正道與常情的。生育是好事情，至少在女人講來總是件快樂的事情，國家的獎勵生育原無不可，不過也要獎勵得法。」——蘇青

「最好夫妻之間先是嫖客與娼婦，有了二三子女後便是和尚與尼姑。」——東方髦只

「我們的天性是要人種滋長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們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們的種子遍佈於大地。然而，是什麼樣的不幸的種子，仇恨的種子。」——張愛玲

「有了孩子，尤其是多了孩子，母親終日爲孩子而工作，而担心，她減少了對丈夫的注意，也減少她思想的機會，可愛的女子會變爲不可愛，靜雅的女子會變爲庸俗，總之有了孩子的母親，她難得再是一個女子，她只是一個母親，而母親，是偉對孩子而言的。」——霜葉

「生男育女是人類自存的方式不該咀咒，不該非難，但生得多和生的密，確可咀咒，也該非難。」——霜葉

總觀以上名家的意見，雖未急切表示節育有斷然厲行的必要，但大意我們可以窺出節育並不是壞字眼，而且爲了保持夫婦性生活的美滿實有提倡的價値。

尾聲

「愛情直似懸崖絕壁間的一朵美麗的花」，將它採來點綴在家庭生活中，給夫妻子女增加多少的生氣，我們應當小心翼翼的施以合理灌漑——興奮的開放，永不枯萎。

徵文揭曉



我的奮鬥

孫雲休

•我在這世界上既非向負盛譽、的女閑人，又非藉丈夫的名望而知名的所謂名流夫人，那末，謬我也仿德元首希特勒氏撰一篇「我的奮鬥」似乎是妄爲的事。

與其說是奮鬥，不如說是半世顚波，因爲奮鬥之稱再冠以我的二字，多少是含有由艱苦中掙扎成名，立業，的意思的，可是我呢？既無什麼名業，又沒有可誇耀於人的樂事，有的，只是記憶裡於艱辛中滑脫去了的青春年華，和我的丈夫遺給我的唯一骨血，屬於自己的，不過是皺了的面孔，和變白的頭頂。但是現在，我還很快樂，我還有精力在這大災難的激變時代活着，看年青人的負苦，看年幼人的對社會的早知，看年老無知的人那副無可奈何的面孔。我還希望長久的這樣看下去，一代又一代，新的來到，舊的不再翻身，在這急轉的動搖中，我感到的不是年老的頹敗，衰弱，而是社會的急進，青年層的擁擠，實在不容歷經數十載人生味道的老人們向前擁了。

我生長在山明水秀的嶺南地方，竹林遍滿，水田無垠，雖然環境足夠優美，然而四五十年前，這裡正流行着婢女買賣制度，「娃子賠錢貨」，一般女孩兒多的家庭，就趁着有錢人家海外撈金盛行的時候，將女孩兒貸予出去，我自然在這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裡，也不免隨着伯叔姊妹一個個的走開，祖母是愛我的，但是他的地位也不能將我留着不放，他還要顧及母親和嬸娘之間的嫌隙，於是我就在這種捨之間被送到麥家去。

麥家太史樓在粵水遠近二百里地方是聞名的，我丟掉自己的姓氏，年麥家做姑娘，那時不過是四歲。

在這個家，就是我將倚爲護衛的家，有一個長我四歲的姐姐，兩個哥哥，他們長的都不相像，都有倔強的個性，就是我們的母親，也是十分精細刁鑽的。只有一個人，是慈祥，體貼的，他就是我們的父親，他永不向母親駁辯計較，永久是溫和的沉默着。但是他很有頭腦，喜愛旅行，舊金山有他的富庶的買賣，他常用盈利去救濟流落的僑胞，兩個哥哥就是這樣因愛敬而收養的。

姐姐不過是八歲，但是他能整日手不離水煙袋，舂米，掘筍的事直到他十四歲出嫁都未曾做過。我同母親相處二十年，無論在哥哥或我的身上，她很難以給予些微的母愛，她永久是撐板着面孔，張開喉嚨，喊着有腔有調的客家話的。但是在姐姐身上，他是憐愛倍加，嬌縱，任性，養成了姐姐十足的傲慢的脾氣。母親終生未生育過，對於女人的母性的愛心，完全澆注在姐姐一人身上，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爲姐姐是在襁褓中倚着母親活起來的。

哥哥和父親遠在海外，我的苦難的日子就多了，姐姐很陰險，他常在我擦洗過水煙袋後，循序的一個個吸一遍，等到母親用時，我只好遭受煙槍的擊觸，頭頂上遺留着一個個的疤痕。

那時，我還時常乘親祖母的牛車回去，我們擁抱着淌着淚，悲喜交集，不過是幾日就又牽扯着回來了。孩子的心還容易滿足，滿袋裝的甜番薯（白薯）乾和甜嫩的甘蔗，暫時的使我忘掉生離的悲怨，和拾豬糞舂米的勞苦工作了。

六歲那年，就是這暫時的溫馨也從無享受了，我隨從着父親遠渡重洋到檀島去。其時，我就好似一個被神話薰醉了的孩子一樣，整日讚美的遐思圍繞着，憧憬着一片汪洋的碧水，高的棕櫚，和陌生的外國人。最高興的莫不是離開母親，離開姐姐了，不再勞累，不再受怒罵了。但是，一俟行程將近，再乘親祖母的牛車回家的時候，我這稚幼的心，就好像沉落在無底的暗穴裡了，我還不懂什麼死亡，生離，更不瞭解終生不能返回家園的契約，可是當時母親的低泣，祖母的悲怨，一切淒厲的景象，就好似沉落穴底翻身不得的野兎一樣了，我初次感到了悲哀！感到了無從捉摸的空虛，我不過是六歲，六歲的女孩子，身心負荷着沉重的抑鬱飄到遙遠的海島去。

新的環境還好，伙伴們大半都來自一省，我們排去一切習有的生活習慣，過着異鄉僑居的生活。母親不在這裡，父親也少照顧，我搬到一個教會學校住宿，最初還時常遙想那被竹林圍繞的家，結隊成群的水牛，油綠的稻禾，偶而也自寂寥中被怨喊的母親的聲音叫醒，左右尋覓，不過是樓廈和草坪，不禁就念起祖母和她的悲泣面孔了。

在這裡，我受到了正規的學校教育，每日聽到宣講上帝福音的聲音，印象甚深的莫如創世紀以色列的兒子猶大陷賣兄弟約瑟的事，約瑟雖被出賣了，但是他已經是上帝的一個最好的使者，那時在我的心裡已潛伏着，或者我也許是個由乖蹇中逃脫出最幸運的一個吧雖然，我對於上帝的印象還淺，對於神的解說還淡漠。直到十八歲同歸故國的時候，我雖不是一個好的信徒，可是已經被歌頌愛的聲音薰陶了，以致使我對艱窘的現實學來無底的耐力，對於人事，我只會溫順的適應，而不會執拗的反抗。

母親現在變得更凶暴了，雖然在檀島她也曾來往過幾次，可是那很短暫，我是寄住在學校裡的，即使見面也不過是數小時的

校規。她好喋喋不休，好摔打東西以洩憤，厭惡，憎恨，完全在她的心裡澎湃着，就是她最喜愛的姐姐也要受一受她的吵鬧了，可是姐姐自從十四歲結婚，嫁給省城的富商之子不過三年就守寡後，脾氣變得更乖僻了，她不怕吵鬧，她還有更妙的吵法，直吵得母親安靜下來方肯罷休。

這家庭的擾亂，冷情，我還能自甘的躲避麼，那個家庭的溫暖我也只能在記憶中呼喚了，祖母死了，媽也死了，田園的風光雖美，但是再也喚不起回家的心思了。我這時還不解悲哀，我只知道自己的情緒長久在虛幻中纏繞着，我還不知少跟時光易逝，只是感覺十幾年的僑居對於我的荒疏，我只認識有限的中國字，我會縫洋房裡的窗帘，會烘可口的蛋糕，但是只好緊關在屋裡吞嚥了，我再恢復幼時的僕役生活，聽嘈吵，聽着罵，從沒有一個昔日在校園中嬉戲談笑的朋友。

父親在這殘破的天下也是住不慣，我們又再乘輪船北上去上海，我再進入學校去，努力試讀中文書報，又習研環境給我的不願不會的鋼琴技術，這時我是二十一歲了。

時光給予我的只是生活的變化，有時自己不得不懷疑是否低能，父親的地位，環境，是不得不使我太一個優閒的小姐，雖然那對於我並不舒適。坐在柔軟的沙發上，睡在軟綿綿的鋼絲床，住着高樓大廈，吃着美味，一切都不能引興我，我感到沉寂的孤獨。

這樣，二十二歲就結婚了，我的丈夫—鄭醫生，是父親最賞識的青年同鄉，他常講談他十七年前徒步走出鄉村到外而苦求學問的事。他以我匹配給他，說是最理想，最能共患難的一對，他說這是我最幸福的路，二十年前都是過去了，從今後才是屬於自己的人生。

我沒有意見，就馴服的結婚了。

新的生活寄與我無限智慧和喜悅，我隨同謙到古隸的省城—保定，我就好像是一個外邦人初次領略純中國風俗所感到的奇異一樣，我有了家，有了彼此變愛的終身侍伴，有了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切，如說這美好的感慰就是人生的喜悅，那末那過去二十幾年不是爲自己而活；爲自己長成的話是可以了結我的少女時代了。我的結婚，使我的雙目炯光，我認識了自己，認識了生命，認識了多少年來少爾及的同胞手足，我很喜愛這樸實的半鄉村，我很愛這些正直的北方人。

我們在這城鎮裡住家，雖然房子裡白晝也要夠着當不怕人的尺長的老鼠，山鵲和小雞鎮日的鳴喚不休，但是我們有許多貧笈異鄉求知的年青同鄉，有謙的學生，有謙的同道，他們都是最早陸軍軍醫學校的外鄉人。客人來往不斷，衙門開張着，以至黑夜，八九年來不曾鬧過一次賊盜的事，我的三個最大的孩子就在這可愛的樸實地方長成的。我很喜愛這雖文明甚遠的諄厚風格，自然，這種生活的樂趣，是要歸依謙對我的體貼，孩子給我們的幸福，沒有孩子我不會如此深愛這塵土飛揚的城鎮，沒有孩子，沒有謙，我不會遠離我爲少女時的忐忑不定的情緒而自迷茫中尋到慰藉，尋到屬於自己的一切。所以我以爲結婚這歷程給予女人的自然是疾苦折磨，但這一切却是羅有天賦的變變，鐵圈不向你套，而你自己就要縛上這必然的鏈條了。

爲了孩子們求學，我們還移到安靜幽美的北京來，在這裡我又有了最小的孩子—可弼。謙的職業也很不錯，但是革命的風聲已經吹動了他的心，他常常爲着我們的沒有恆産看着四個兒女沉思，同時他的不少同道已經自軍醫學校轉　內地幾個軍隊的後方去，這事早已撩撥了他旅行的念頭了，可是他不說，也不表示，這一切爲妻子的是可以窺知的。當時的我，追念到新婚不久他對我說的話：『我不願意以同情或憐恤的心思待我的妻，過往一切悽悲的事都可以忘掉了，現在有我在你的身邊了，我是要盡力使你遠離開幼年以至少女時的境地，我們不多求幸福和安逸，只要我們快樂健康』。我感到的不是什麼深情的慰撫，自然這種要的情緒已經够使我自滿，但是我還有一個念頭，我不能自私的爲了我，爲了孩子，將一個有志於服務人群的醫生緊捆在家裡，放在安全的職業上。雖然那時我們的家已經漸漸的改闢了診療所，附近的鄰里時常到這裡來求醫，謙一向熱誠的爲他們醫治，施藥，施診，這個小診療所是我們的一筆開支而不是收入，但是工作的快樂已經可以抵償這一切了。

幾次直奉直皖的戰爭，使我們對這遠行的意念存在腦內，沒有提出過一次。北京雖然沒飛穿過子彈，可是張宗昌的蹤跡確實驚擾了人心。我這時因爲沒有孩子的羈絆，由謙的介紹到一個教會小學校擔任一些不甚重的功課，晚上，領着三個孩子坐在燈下溫習功課，謙站在我身後看我在仿紙上畫紅圈，這情景再也不是我爲少女所能幻想到的事，幾年來我在謙的身邊已經有了很好的國文程度，他在學校學來的日德派的醫學，也因爲我的原故，能够參考英文書籍了。

每當我於有暇的時候，我時常想，我是不是一個自私的妻子呢？謙有他的才幹，有他雁正的名譽，還有一顆宏志，不自私的妻子是不是該幫助他成全呢？

軍閥們的立場還在抗衡，中國真正是處於不安的風雨中了。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話我不願冠與謙的頭上，我倒是很希望他能在這風雨飄搖中，貢獻他的力量補佐中國走上正途去。

民國十五年春季，一個風沙的日子，我們分別了，他輾轉汴，皖，贛，鄂之間，八月之久才隨從×軍在羊城安頓下來，拍電報郵快遞促我們南去。回家！回家，十五年了，我要攜帶孩子同



徵文佳作

假使我要結婚

獨孤鴻

以一個女孩兒家，尤其是在求學的人，來討論這樣一件事，既使不討厭也是相當令人不好意思出口呢，其實當同學們在一塊兒談天時，又何嘗不是一個最普通而又最容易觸及的題目，『假使我要結婚……』會是很好的發語詞。

那麼，『假使我要結婚』，那對方的一切當以才能為前提，其次方能考慮到他的人格道德，體力外貌，以及他的家庭環境等等其他各方面。

說到學識和才能，對方起碼必需是個名實其符的大學畢業生——最好還要是實科或理科的大學畢業生——自然，我並不想作醫理夫人，雖然我相當地喜歡物理和化學。我向來對於那些所謂文，法，商等大學士之流是不很恭敬的；那些祇會裝裝門面，嘰哩咕嚕翻翻外國語的小子們！

我之所以把學識和才能放在第一的原故，實在是因為這些比任何不勤產以及動產可靠得多，而且又是永遠兌現的，祇要是有眞才實能，在現社會下，在這種各種建設勇猛急晉的情況中，便是最好的立家保身的法寶，尤其是希望能找到一個和我志同道合的他，那麼，兩個人的力量結合成一個更強大的，來實現我們兩個人的彼此的一個唯一的想望和志願！

其次，他要有一個雖非超人也不凡的道德懷抱，我所最怕的是那趨炎附勢的阿諂見媚，『千軍可奪帥也四夫不可奪志也』的四夫倒可適和大部分的條件，他要有安貧的人生觀，這樣，我認為一個人才能不以其才濟助其惡，才能冷靜下頭腦去研求。自然，為一個青年人，這是很難作得圓滿週到的，所以寧肯在清苦中討生活，而不願有逸裕的奢侈享受。

假如我要結婚，那麼祇要在這兩方面滿足了我的條件，對於其他是不再苛求的了。

就像像貌，祇要不是先天的殘廢以及後天的不足就可以了，我知道我自已，同時我也體諒他人，其實那一個青年的女子不希望貌如潘宋的人來陪伴自已，尤其是貌有中姿以上的人？但，那同錢財一樣，往往是毀滅之門的鎖鑰！而他們男人們，一旦有了稍微看得過去的外表時，便會像我們女人們一樣地不安分起來了，所以最好是要彼此像貌相當，能夠滿足雙方為條件才好！

像一切喜歡理科的人們一樣，我也喜歡冷靜和孤獨，所以，如果我要結婚，我不喜歡對方有一個很大的家族，更不喜歡那仍還有封建色彩半舊不新的家庭！最好是由五六個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員組成的中等家庭！這樣，在結婚後，也可以免去許多無所謂的應酬和那些繁文縟節。不妨做一點事來求個人可以滿足的一筆收入，這樣可以有餘力從事於個人的研究。

如果有這樣一個相當的環境，而且，如果我要結婚的話，那第一自然要彼此先同意。而尤其要緊的是要彼此家長們的同意，雖然我們也許能夠自組小家庭，但家長們的同意仍是不可少的！老人們的眼光和意見往往超出青年的意見之前的！如果同意了，那麼要再考慮一下對方是否在一旦離開了家庭仍能有照常維持生活的實際的力量。這也許是過慮的，但卻不能不預為考慮預防一下的。

自然，這以上不過是一個大綱。

如果我要結婚，又如果正好有如此的一個環境，那，關於一切詳細條目，我們自會去詳商細酌的，因為個個人的環境不同，告訴你也是沒有用的。事關個人私事，洩露的已經不少，我也不願繼續發表了！

可惜現在我尚還不願結婚。

丈夫住在所生長的嶺南地方，那是快樂而驕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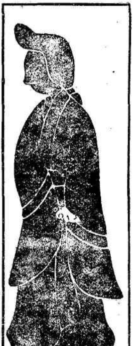
一個中年女人有了孩子丈夫，愉快的家，很可以說是幸福的驕客了。尤其對於一個自乖蹇中顛波掙扎出來的稟於冷靜天性的女人，無寧說是一個幸福的歸趨。我具有了那一切，但是我現在卻又掉到一個捉摸不定的境域裡，戰事影響了交通，我只好守待着綑裝齊的行李，苦捱過一天一日，謙的信不斷的寄來，由八行的紅道毛邊紙改用了印着電影明星胡蝶，陳玉梅照片的所謂洋信箋。我突然感到謙言的空虛，這情緒絕不是據於懷疑猜忌，再說也沒有猜疑的根據和必要，我是相信他的。但是其時我決不原諒他不用署印機關紙的苦衷，而自已悲哀起來。這悲哀是空虛的，難言的，我初次感到了失掉有依靠的憑藉，初次受着女人的悲哀的刺戟。但是還好，一個短暫的時期過去了，我不再為這煩屑的情感綁束，可是這補或可說是猜疑的妒情之對於謙，卻成為我終生不得面訴與他的憾事了。

十六年廣州共產軍之叛變，著名的財政廳之被焚毀，還讀留着很深刻印象吧！謙，就在那變亂，遭了橫災，孤獨悲慘的死了。

隻身到廣州奔喪，將他安葬在黃花岡烈士墓的比鄰，自由神的翼翅撫慰着他們，青蒼的松柏圍繞着，這不是安息，只是對亂世的沉默。

懷念着萬里外的孩子，我等不到×軍長的餞行歸來，兩萬元的郵金是捨去了，兩萬元彌補不過謙的去世，更彌補不了我的孤苦孩子的損失。去時還在落着雪的古城回歸時春日的風沙已經掃過了，謙不過只走了一年，一年！孩子失了父親，我失了世間唯一的持伴，謙做了孤魂。

僅只三月餘的南北行，大女兒卿和豐就潛伏了病症，我現在沒有更多的精力去悲哀懷念，我再扔下三個小孩子交託給隨我十六年的女僕，帶着卿向東北的熱河來，名義上我們母女都是家庭看護，實際她不過是借助安適的環境傍山靠水的療養衰弱的身軀，我忍耐着，在急燥中忍耐着，卿還有兩年高中就畢業了，畢業雖然不是一個止境，但總是我的一個助手。我還不老，我能教書，能做事，還能為僑華的西洋人做些不甚平庸的事。



亡明的一批女英雄

費宮人之輩

周遇吉夫人的忠烈未得表彰
吳三桂的人格有兩面的看法

朽　夫

近來看了兩次南北劇社的明思宗，對於亡明的故事，頗感到一些無趣，一代興亡據說總與女人有些關係的，所以亡明故事，也有兩個關係的女主角，第一是費宮人；第二是陳圓圓。費宮人的故事很短，蔡冰白的劇本里雖然極力裝扮費宮人寫成一個有聲有色的主角，她的有聲有色的故事也只刺虎的一幕。至於陳圓圓呢，她本人雖然沒有直接影響到大明江山的存亡，卻影響到李自成的敗亡與滿淸的入關。詩人吳梅村對於吳三桂的諷刺僅僅兩句「痛哭六軍齊縞素，冲冠一怒爲紅顏，」已深刻的寫到吳三桂的內心。但是關於這一件事，傳說也不盡然。一般傳說謂，吳襄函三桂降闖，三桂原有允意，旋聞陳圓圓被闖王所擄，乃毀書殺使出關乞師。但壽林雜俎所載之吳三桂，則確是忠肝義膽，並無此傳之醜態。

壽林雜俎云：

自成至天津，三桂結方營於東，勢孤，賊西聯七營甚盛。自成單騎呼吳將軍出語。三桂出馬。自成曰：「大勢已定，將軍仍固執不下。我便可殺，勒可碎，老將軍手書，獨不可拆乎？」三桂叱曰：「爾羹馬和夷，不得稱我將軍。且弒我君父，辱我家，不共戴天，何言降也。我兵雖有限，亦不浪戰，生死由天。」自成曰：「將軍誤矣。此語何自得之。朕今尚額將軍，奸人挑擊，幾喪大事。先皇帝自縊，非我偪也，東宮及老將軍固在，少頃，並跨騾出。」吳襄曰：「爾毋信浮言，聖上未入京，先皇帝即自縊知之乎？及入京，召我大內向飯，祿我全家，日賜存問，恩甚渥，兒宜謝！」三桂曰：「非我父也！吳氏受國恩三百年，不能死葬，而甘受他人之食乎？料家書如此，故斷之。」襄又勸謝，三桂哭曰：「求見東宮」三桂叩首馬上，大慟。東宮默然良久，自成勸通語。東宮曰：「將軍速謝，有明主可事矣。毋惑浮言。且父在。」三桂哭曰：「惟主命」。自成命東宮同襄回營。自成曰：「將軍赤誠，能容朕單騎勞軍乎？」三桂諾。自成東入吳營下馬……

……

戊寅晡刻，三桂宴自成上坐，東宮左之，三桂右，以東宮在竟坐地西向。吳襄送席不與焉。酒數行，忽笳吹大作，白標彌起，三桂卽起，掏東宮去。還欲執自成，已上馬無及矣。天遽晦，賊方解甲不備，此兵突擊，賊大懼，大潰，追殺無算。僅四萬騎回京，步卒盡沒。

以上記載，據壽林雜俎作自註云：「以上係賊將李肯守口述。亦侍宴，其所部萬七千人，才還十七騎。」則三桂與自成相會及刼東宮情形，則係目擊之談。三桂忠勇之狀殊爲可嘉。惟三桂有權術。據三桂傳，三桂在演謀叛之初，即謁明裔某王墓，痛哭流涕，慣於裝模作樣　安知不是表面盡忠先帝，一心想着陳圓圓呢？

陳眉公著桃花恨傳奇，即以陳圓圓三桂故事爲經緯，最後謂陳圓圓出家，其結果與卞玉京相彷。陳圓圓的事雖然關係明代興亡，但殊不直接。桃花恨傳奇亦無法將陳圓圓寫得如費宮人之有聲有色。無論如何，費宮人之聲譽，是在陳圓圓之上的。

按與費宮人同時人物，在明思宗劇中所描寫者爲王承恩，李國楨，及王承恩所述之周遇吉。明末忠勇人物周遇吉確屬第一。而周母周妻壯烈殉難，尤爲難得。據一般傳述。周母自焚死，周妻自刺死。那裡却又埋沒了一個巾幗英雄。按寄園寄所寄裂眥寄所載云：

「周忠武（遇吉）夫人劉氏，勇過遇吉。弓之强，一軍莫能挽率健婦百人上一樓，賊至，射死賊數百人。死者亦過半。夫人舉死焚樓死。」

又云：

「劉氏縱火先焚其居。跨馬彎弓率家僮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人。矢絕，然後赴火死。」

這一個女英雄比自刎而死的女人，又自不同。鐵冠圖傳奇備描寫周遇吉的忠勇，對於這挾矢殺賊的夫人，却寫成只會自殺的在弱婦人，眞是寃枉！舊劇舞台上的女英雄如取金陵之赤福壽夫人，力戰而亡，是如何的壯烈，但是表現得不太動人！如劉氏之勇烈，至少應有赤福壽夫人的一場，而鐵冠圖並無此表演，蔡冰白的明思宗內由王承恩口述的周遇吉故事，也和鐵冠圖所記者同。埋沒了一個上馬殺賊的女英雄！

以刺虎「費宮人，和殺賊的周夫人來比。其忠烈程度是不分軒輊，而一則膾炙人口，一則罕有人知。（一般所知僅是堂前自刎而已！）古人也有幸與不幸了。

像費宮人刺虎的行爲。實是女人一種自衛的機智。類似刺虎的故事，在明末遺事里也可找到不少。只是里巷間的婦女，不能有費宮人的名頭吧了。

寄園寄所寄云：

甲申三月，京城破。賈守毅肆，與婁妾共謀飲砒霜酒。二流賊突入。夫躲天棚板上，見賊拘婁妾於膝，婁斟砒酒大碗自飲。賊笑曰：「盍與我醉乎？」婁不答，妾解意，遂滿斟二碗進賊。仍取琵琶彈以侑。俄二賊倒，婁亦倒。夫急下殺賊以血灑妻，妻活。以先傾之酒遺尚輕也。拖二屍沉於後河，閉門靜避，竟免於難。

又一則云：

邑陶冲驛之側婦某氏，當倉卒時，與其田主婦數輩同匿一窯宇，其主婦暨，婦素德之，亡何，望見賊騎至，衆皆泣，某氏曰：「無恐，弟明日收我屍於某處耳。」因獨出門，若將他奔者，賊執之，問內有人否？婦曰：「無之。」又問：「此間有騾馬何處？」婦對某家有之。賊令爲導行。少頃，至所約死處。度窯中人皆已得脫，乃曰：「我一女子，何知騾馬處？」因具道所以，一賊頗異之，又一賊竟刃擊之。明日覺者至，尚能少作聲，始死。

還兩則所紀之婦人，不特有急智，而捨生取義之精神，實不下於費宮人。只是與衆不同罷了。

還與一個與陳圓圓地位相彷的女間諜，名叫多兒。她的爲國盡忠的工作也不下於費宮人。但是我們所得到的紀載只有寥寥數語。番林璐組云：

良鄉使多兒，善兩曲，入外戚左府都田弘遇家。都督劉澤清購得之，以教諸少年四十餘人，其最麗者多兒也，甲申劉澤清欲偵二王存否，多兒請自往田氏探之，遂男飾而北，知二王已絕，遂南。

多兒在田家遇劉澤清，和陳圓圓遇吳三桂是相同的。多兒男飾探訪二王下落，則是一件難得的事了。如多兒者，何嘗不是一個演義小說的好人物。無人將他的故事演義，這一個女間諜，也就無聲無臭了。

隨便翻看幾本書，明末的忠烈婦女，已如上述了。當然還是千百分之一。其餘捨身取義的女人，不知有多少，得暇當再繼爲抄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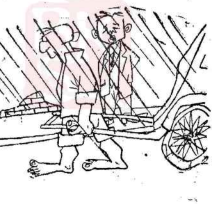
末了我們對於這一類的材料，表示一點意見，便是殉夫自殺的烈婦，我們不太敢恭維的如同池北偶談所紀：

「范烈女者，易州范良才鼎女。許字田，未婚而夫死。烈女聞之，即自縊。庭前有海棠一株，方花時甚濃艷。女死，花忽變白，文人奇之，多爲賦詠之。」

即使范小姐的「烈」足以使海棠變色，這種死我們認爲是無意味的！



1．（避雨屋簷下）「遇見了急雨，可是沒有傘…瞧瞧雨具的人悠然的走去；但是……」



2．（雖然和洋車交涉）「洋車呢太貴……」



3，「慎獨！還得在平常的時候，作萬一的準備！否則……。」



4，「在雨天得預備雨具；應付世間洪流所應預備的是……無論怎麼說，也是郵政保險！」



侯爵夫人

法國・桑喬治著
周秋紫譯

桑喬治(George Sand, 1840-1876)在中國是相當熟悉的一位法國女作家，她底本名是度德凡夫人(Dudevant. Arman tine Lucille Auror)。她是受着强烈的浪漫主義影響的一個熱情的女流作家。一八二二年和度德凡男爵結婚，但在一八三六年不願做男爵夫人而和他離婚了。離婚後帶着兩個孩子從事文學事業。著作有「安推衣安娜」，「諸義底好太太」，「魔沼」等。她是早期的婦女性解放的倡導者，和詩人繆塞等曾發生過同居的關係。她底作品中所有的題材和婦女性解放問題都有密切的關聯。而且她是靈肉一致的戀愛倡導者，在這篇小說裡就充分表示着她底主張。

R侯爵夫人——雖然法國小說的風氣使每一個年老的婦女都能說一點妙趣詼諧的言語，但她從來沒有說過怎樣常見瑰琦的事情。她的趣味是趨於極端的。和這世界相處並沒有教給她多少經驗，她沒有高雅的裝精，精細的主意，奇巧的機靈，據說，這是見過社會上和生活上種種世面的女子所當有的，她是粗率的，愚鈍的，而且有時非常殘悍。她擊碎我所有對古代貴夫人之理想，然而她是個貨眞價實的侯爵夫人，而且見過路易的朝廷。但因爲她是一個例外的人物，對任何時代的禮節她並不加以任何歷史的研究。

在婦女的社交界裏我感到無上的愉悅。在我看來，除了她以男性的豪爽敘述她過去的經歷和年青時代底瑰麗的回憶以外，沒有其他特點。此外，她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樣，對眼前的事情善於遺忘，對和她本身沒有關係的事情絕不經心。

她的美貌並不過分耀眼，雖然缺少一種豪華的規律，但自有其愉悅之感；她不是那被人敎得機智的女人，硬想去和那些天生機靈的學樣。侯爵夫人的美麗，無疑地曾引起外邊。我曾看見她底肖像，像所有的老女人一般，徒然掛在她房內供別人瀏覽。她的背像打扮成狩獵的女仙模樣，穿着緞子的短上衣，染成一條一條地，好像老虎皮似的，袖子鑲着古雅的花邊，拿着檀香木的弓，珍珠色的新月之光照着她的頭髮，這是一幅珍奇的繪畫，尤其可貴的，那是一個珍奇的女人——頎長，淸瘦，黝黑，帶着一對黑眼睛，駿猛而高貴的姿勢，沒有微笑，深紅的嘴唇，那雙手，據說，曾把閣倍爾公主推進絕望之中。如果沒有花邊，緞子，或脂粉，她很像那些美麗而傲慢的仙女之一，那是神話中出現深林之底或荒山之巓的使俗世衆生爲她的熱情或煩惱而顚倒的仙女。

可是侯爵夫人沒有多少熟人；據她自已說，她是被人認爲笨拙而愚騃的。那時的登徒子把風騷的浪態看得比美貌的嬌媚重要，女人們大都被崇拜者蹂躪的多，被他們敬佩的少，而且奇怪的是，她好像對自已的命運漠不關心。由她告訴我的一些生涯裡，我知道她底心並不曾有過靑春，而冷酷的自私已經麻痺了她一切身體的機能。然而，就是這樣，她的老年還有若干忠誠的友人點綴着，她給人施捨時毫不虛嗣。

有天黃昏我發覺她比平時更覺寬舌；聲調異常悽凉，「我底孩子」，她說：「維蘇脫・合，拉里歐害瘋風病死了，這對我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因爲六十年來我是他底一個朋友。」

「他年紀多大啦？」

「八十四啦。我是八十歲，但不像他那麼衰弱，我可以希望多活幾年。那沒多少關係，今年我的好些朋友棄我而去了，雖然我比他們年青些强壯些，但眼看着朋友們在我身邊一個個倒下去，自己也不能不感到懼怕啊。」

「這些，」我說：「是你對可憐的拉里歐底唯一的遺囑吧！他崇拜了你六十年，從來沒有抱怨過你底無情，也向未違反他的忠實麼？他是一個模範愛人，再沒有像他這樣的人了。」

「我底好孩子，」侯爵夫人說：「我知道你以為我是冷酷而寡情的。也許你是對的，由你判斷起來。我要把全部經過告訴你，而且，不管你對我怎樣揣測，我將不能在臨死以前不讓別人知道我，理解我。」

「十六歲那年，我離開了受教育的聖恩爾修道院，嫁了R侯爵，他已經五十歲，但我不敢訴怨，因為所有的人都為我這闊綽的配偶而祝賀我，所有我底女伴們都妒嫉我底那種幸運。」

「我向來很遲鈍，在那時却格外的愚蠢；修道院的教育已經剝削了我所有的才能。我帶着對人生和世界底浪漫諦克的理想離開了修道院，愚蠢地估計着年青女子的身價，然而，年青女子的身價往往使他們全部生命陷於悲悽的境地。結果，自然由於經驗，使我對結婚生活有了一種狹隘的觀念，以為那是對我沒有什麼用處的，我學會了不去理會生活，而對自身起了懷疑。」

「沒有到十七歲我就成了寡婦，喪事一過去，我就被追求者包圍住了。那時，我底美麗到了最出色的地步，大家都承認，沒有一個面貌沒有一個姿態能跟我相比的；但我底丈夫，一個老邁的，淫佚放縱的衰弱者，除了給我詐偽與倨驕毫無別物，他和我底婚姻使我對結婚生了嫌惡的心情，我再也不想弄一個新的對象了。在我無知的生涯中，我以為，所有的男子都和他一樣，在第二個丈夫裡我又會發現一個R侯爵底死硬的心，他的無情的輕蔑，侮辱的冷淡，這些會使我感到無限的卑屈。」

「這生命中可怕的先入印象，把我青春的美夢全部驅逐了。我底心，也許本來不很冷酷的，起了畏葸和疑惑。我眞愚得可以，把這種實在的感覺告訴了我所認識的幾個女人，她們告訴了我們所學的經驗，沒有估量我內心的疑慮與痛苦，就說我輕視一切男性。沒有別的事情比這件事再容易激怒男子的了；我底愛人們立刻就憎嫌我，只有在抓機會開我玩笑的時候他才來拍我馬屁。我看見每個人底額頭刻劃着嘲諷和愚弄的字迹。在那時從外省來了一個男子，他沒天才，沒有力量，沒有迷人的地方，然而他有和我相識的人們完全不同的率眞和坦白的感情。他就是維孔•台•拉里歐。他馬上就成了我最知心的愛人。」

「他，可憐的人兒，在他底靈魂裡忠誠地愛着我。他底靈魂！他有靈魂麼？他是那種呆板而平凡的人們中的一個，沒有一點思德的風雅和虛偽的光輝。他僅僅為我底美麗所驚倒，他毫無痛苦地發現了我底心。這不是他底輕侮，那是不能的，如果他在我身上發現愛的力量，他不會懂如何去應付牠的。我想世上沒有比可憐的拉里歐對物質更受再隨便的了。他愉快地吃着，在圈椅裡就能睡覺，還有，我底親愛的朋友，您能相信麼？我永遠沒有離開他的力量；六十年來，他是使我痛苦，我不時被衝動所慫恿着，又不時被我放在他底熱情的途中的障碍所阻擋回來，他對我是最忠誠，最爽直，最叫女人感到愛情嫌倦的男子。」

「我眞奇怪，」我說：「在您一生中竟不能碰到一個理解您而值得再度奉獻您愛情的男子。我們必須說，目前的男子比其他時代的優越了麼？」

「那你就撲空了」她微笑回答。「我很難說目前的男子比較優越；然而，我們懷疑你是否也進步了；我不願假道學。我底不幸的原因完全在我自己。我沒有技巧，沒有判斷，像我這樣傲慢的女人應該佔有一種高超的性格；被包圍着我的那些無味的，虛偽的，嘮叨的人們一看就驚嘆不止。我是太愚蠢了，對這些事情的心眼兒太窄了。隨着生活的進展我知道了更多的評判，明白了我所憎恨好些事務應該保有更多的其他的感情。」

「在您年青時代，」我接着腔：「您沒有做過第二次的嘗試嗎？難道那根深蒂固的反感始終沒有拭去嗎？那眞是奇怪。」

侯爵夫人靜默着，然後倉促的把金鼻煙壺放在桌子上。「我已經開始告白了，」她說：「而且我要承認一切。聽着吧。有一次，僅僅是那麼一次，我鍾愛着，用一種熱情而不屈不撓的愛情，和一個彷彿是理想的愛人相愛着，您知道，我底孩子，你們年輕人以為都能理解女人，其實你們對她們什麼也不懂。如果有些八十歲的老太婆對你們講述戀愛故事，你們也許會發現女人底靈魂裡存在着某種你們所想不到的善與惡的源泉吧。現在你猜一下吧，我昏頭昏腦地熱愛着的男人是那一流人物呢？——我，一個侯爵夫人，比誰都驕傲，比誰都有譜兒。」

「法蘭西皇帝，或者是圖芬，路易十四吧。」

「噢，如果你這樣猜下去，三個鐘點也不會猜到我愛人頭上。還是讓我直接告訴你吧——他是一個戲子。」

「然而，他是一個皇帝，我想。」

「他是戲子中間最高貴最文雅的一個，你不覺得奇怪嗎？」

「不很覺得。據說，在法國，這種不相稱的愛情並不算稀罕，就是在比目前階級福

見更厲害的時代也有的是。」

「這種不相酬的愛情不能被人接受的，我可以告訴你，我第一次看見他的對坐在我身邊的合，費莉葉子爵夫人表示了崇拜之意，他就對我說：「你這樣熱情的話只可以對我說，如果你忘了在有身分的貴婦人眼裡一個戲子並不算一個人的話，你就要被人殘酷地嘲罵了。」

「費莉葉夫人底話，不知道爲什麼始終留在我腦際。有時，我覺得他底這種輕蔑的語調彷彿無聊，害怕着我會成一個可笑的僞善的話柄。」

「他底名字叫列里歐；他是意大利人，然而法國語說得很好。雖然在戲台上他好像才二十歲以下，但實際上，也許有二十五歲了。他扮演康奈爾（Corneille）（註一），後來扮演拉辛（Racine）（註二），都叫我佩服。」

「我眞覺得奇怪」我說，打斷侯爵夫人的話：「他底名字在名伶年鑑裡可沒有啊」

「他從來沒有出名。」她回答：「宮內和市民都沒有看重他。據說他首次登台遭到了猛烈的噓聲。後來，他底情感，他底熱情，他底正確的說白，獲得了觀衆的賞識。他被人接受了，而且間或也有了鼓掌聲，但，一般說來，他始終被認爲是一個沒有經驗的戲子。」

「在那時，悲劇是完全「像眞的」一樣演出的；一舉一動，必須像眞的那麼死去，激昂悲壯地倒下，表示着優越的教養。舞台藝術用上等社會做着模特兒，演員的台辭和姿態，跟卡美里歐小教堂輪環與髮粉諧和着，這甚至損傷了非時萊（註三）。我從來不喜歡這麼藝術的殘缺。我勇敢地一禮拜承受着兩次，因爲喜歡這藝術是那時的一種風尚；但我總是那麼淡冷而克制的傾聽着，據一般人說，「我對優美的詩歌底色香是無感覺的。」

「離開巴黎很久以後的一個黃昏，我到法蘭西喜劇院去看「主將」，在我逗留總間的時候，列里歐已經轉到這個戲院裡來了。我還是第一次去看他。他扮演陸特利克。他一開口我馬上就深刻地受了感動 。他底聲音與其說高朗 ，不如說有貫澈的力量，振動而強烈地廻響着 。他底聲音是很受批評的 。大家以爲西特的聲音深沉有力的，正如大家以爲古代的英雄都是又高大又強壯的一樣。五呎六吋的一個皇帝是不能戴上皇冠的。不然，就違反習慣的尺度了。列里歐却削瘦小。他底美麗並不存在於他底身體內，而含蓄在他底前額， 流露在他不可否認的態度底溫雅 ，行動底隨便，和面部底驕傲和憂鬱的表情中。言語的迷力是爲對而發明的；這樣迷力屬於他一切的言語，一切的目光，一切的動作。實在的，那是撒在我四周的迷力。那個人，他走着，說着，毫無規律和熱情地移動着，他底心和他底聲音同樣地哭泣着，他由於自己底熱情而忘了自己；這個人底身體彷彿被靈魂所凝聚而破碎了，他底一聲包孕着我在現實生活中所不會覓得的生命，給了我一股眞實的磁力。只有我能夠追隨他理解他，五年來，他做着我底國王，我底生命，我底愛人。他在我看來是個男子漢。他底智慧力以他底意志形成了我底魂靈。我再也不能掩藏他給我底印象了。爲了保持住我自己底身份我放棄了法蘭西喜劇院底包廂。我假裝着更皈依宗教了，黃昏時走到教堂去做禱告；另一方面我穿了女工服裝混在一般市民中間去傾聽他唱戲。最後我賄賂了一個劇院的僱員請他找到了一個沒有人看見我的地方，我可以從走廊到達那裡。爲了提防一下，我打扮成女學生的模樣。我看客室裡的大鐘擋着劇院開場的時刻時，我被猛烈的心悸所抓住了。車輛準備出發之際，我努力控制着自己；如果拉里歐離巧和我遇在一塊，我就威嚇着把他趕開，我對他十分粗暴。五年來，我非用最大的僞裝和最大的技巧把拉里歐從男人們的妒嫉和包圍在我四周的奸滑的人們掩藏起來不可。」

「我必須告訴你，我不但壓制我底熱情，我反而以愉快和希望讓它把我壓制了。它是那麼純潔！我爲什麼要爲這事面紅呢？它給我新的生命；它領導我領略了所有我想去經驗一番的感情；它纔使我成了一個道地的女人。我爲我底心悸和戰慄感到驕傲。我沉睡的心臟第一次大聲地跳躍，那是我底一個勝利。我學會了俐嘴伶舌地說話，求愛，忠誠和性情無常。那是很明顯的，我越長越漂亮了，我黑眼睛越來越溫柔了，而我底微笑也益加多情起來，我說的這些話都比所意料的還要眞實，還要有意義。」

「我已經對你說過，只要一打鐘，我就快樂得不能忍耐地微顫起來。甚至到現在那鐘聲還時常給我一種不能抗拒的愉悅的壓迫之感。從那時起，經過命運的變遷，我發現自己在「瑪萊」估着幾間房間有無上的快慰。唔，在我所有的精緻房屋，我底貴族的郊外住宅，我過去的繁華，我現在唯一的遺憾就是它們能喚起我過去日子的那些愛情和夢想。我從一般的灰燼中保存了一些傢具的零片，我現在看着牠們，我有着好像時鐘正擊擋着劇院開場的時刻，我底馬兒在門外嘶鳴時的感覺。啊！我底孩子，別像這樣的簡戀愛吧；那是只有死亡可以相與匹敵的風暴。」

「我於是懂得了年青，財富和美麗底愉快。坐在車裡，脚上裹着皮毛，我可以對對面的鏡子裏看着我自己。我一向嗤笑着開的那時代所穿的衣服是特殊的豪華富麗。當修飾了風情，檢點了誇揚的時候，它就成了一個端莊溫雅的美婦，那時肖像上的丰姿並不能給你一點絆索。一個全身武裝似地穿着刈緞花飾的女人自然得行動穩重。我曾看見過非常艷麗的女人，穿着絲綢長裙的白禮服，頭髮上揷着白羽毛，臉頰上撲着香粉，不用誇張，她們只有天鵝可以媲美。不管扁騎會經說過，這樣的浪費大量的綢緞，裹一個纖小的身體，彷彿裹着一只鴿子，與其說我們去黃蜂，還不如說我們像鳥兒。花邊的長簾

從我們肩頭飄落下去，我們底緞帶，錢袋和珠寶五光十色地閃爍着各種明亮的光輝。我們在高跟鞋的搖擺中維持着平衡，好像是攔踏着地面似的，彷彿溪邊的小鳥，左顧右盼地行走着。」

「那時我用金色髮粉把我底頭髮弄得發着一種輕微的柔光。這種把粗亂的頭髮弄得雅美的方法，使我底臉也顯得更柔滑了，使眼睛閃爍異樣的光采。前額完全地露着，不知不覺地把牠底輪廓溶化在頭髮的蒼白的霧中了。因此它就顯得更高而更驕傲了，對其他女人表示着一種君臨的神氣。那也是那時的時髦，把頭髮梳得很低，打着許多大圈，向後梳着，一直拖到後頸上。這一切我都學會了，我底風韻與豪華的衣飾受着人們的祝賀。我有時穿着鸚鵡皮的紅天鵝絨，有時穿着鑲有虎皮邊的白緞，有時穿着綴有銀點的紫丁香色的綾緞，頭髮上裝飾着羽毛和珍珠。這樣盛裝艷服地我在第二場的時候到劇院去坐坐，因爲列里歐不會在第一場就登台的。無論什麼時候，我一出現就造出了一種傾動，等我又發現自已坐在車裡的當兒，我就愉快地沉思着，幻想着戀愛列里歐的一個女人，也許她也被他戀愛着吧。直到那時，我只有在所渴求的妒嫉的美麗中發現着我底愉悅。但自從我愛上他以後，我也就爲我的美麗而高興着。這是我給予被巴黎人忽視了的列里歐的全部報償，我鍾愛地想着這個被人歧視被人嘲笑的可憐的戲子所有的驕傲和快樂，想到有人告訴他——R侯爵夫人——已經把她的心捧獻給他了。然而，這些夢想是美麗而短促的。我底思緒一回到現實上，它們一有了固定的方式，我馬上就壓制它們，而有身份者的驕矜又主宰了我底靈魂。你好像對此很驚奇，讓我慢慢告訴你吧。」

「八點左右我底馬車停下了，是被你底忠順和你生活的笨拙所損毀的。你沒有在盧森堡看見列里歐。我把馬車送走了，因爲別人以爲我是去參加正在那時舉行的宗教演講會了。但是我繞過了教堂和花園走到另一條街上。我走到了對我十分忠順的一個年青的女裁縫佛羅稜斯底屋頂小樓裡。我把自己鎖在她屋子裡，輕快地卸去了全部裝飾。換上黑色的方袍，佩上寶刀，按上一個年青大學教授的假髮。頎長地，我閃着燦爛無邪的目光，我眞有一種偸溜進戲院去看戲和小和尚底那種僞善的尷尬的神氣。我僱了一輛出租馬車匆忙地奔到戲院中我底包廂裡，我底興奮，我底恐怖，我底戰顫，都停止了。深沉的寂靜主宰着我，我等待着開幕，彷彿被什麼莊嚴的儀式底期待所攝住了。」

「戲文中的貪慾漢在睡眠狀態中鬪着爛竭旋轉，使他喘息和一動不動地當兒，列里歐眞用他的靈魂去那麼扮演的，這是一個詩人和悲劇家底偉大的靈魂，包舉了我全部才能，使我崇拜得五體投地了。我聽見：我底手拍着雙膝，我的面頰蹭着包廂的前欄，我的前額冒着汗水；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殘酷的燈光折磨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倦怠而燃燒着，注視着他的每一個姿態，每一步行動。他的佯裝的舉動，假扮的不幸，使我感到好像眞的一樣。我差不多分不清眞假，在我看來，列里歐是眞正的洛特里格(Rodrigue)，巴耶醫脫（Bajazet），希波里特（HipPo lyte）。我懷恨他底敵人們。在他危險時我抖戰着，他的悲苦使我流着無數眼淚，當他死去時，我埋頭在手帕裡痛哭起來。」

「在換場之間我靠着包廂後壁呆坐着，直到音樂隊微弱的聲音警告我快開幕了，我纔跳起來，滿身是力量和熱情，敢想，敢哭。他的天才中有着多少的清新，詩意和青春啊！不拜倒在他腳下的這個世代必定是冰樣的冷酷吧。」

「還有，雖然他破壞了所有的因襲思想，雖然他的風格不能叫這個社會接受，雖然他以衣著和行動的粗率冒犯了女人們，雖然他以愚蠢的動作得罪了男人們，然而，他用了一種不可抗拒的魅力，他底眼睛和聲音的威力，他也不時抓住了全部討厭的觀衆，彷彿抓在他的空手裡，逼着他們鼓掌和感動。這種情形雖有發生，然而不多，因爲整個的時代精神不容頃刻改變的；但只要發生，那些喝采是出自肺腑的。那些巴黎人好像要把束縛他的天才做爲他們不公正的報償。至於我，我相信他有一種超人的權力，那些痛烈地憎恨他的人，不管他們對他怎樣也不得不去承認他的成功。說實在的，那時的法蘭西喜劇院好像被狂風所侵襲着，那些觀衆，在他們離開戲院時，他們驚奇地回想到曾經喝過列里歐的采。我自己呢，我抓住了那個機會，我儘量放縱着感情；我竊喊着，哭泣着，熱烈地叫着他的名字。幸運地，我的呼叫聲都被興起在我四周的狂風暴雨吞沒了。」

「在別的時候，在我看來他威嚴端莊，他却受着別人的「噓」聲，於是我滿心憤怒地離開了戲院。那樣的長夜對我最難受，我努力去拜訪他，和他痛哭一場，在詛咒我們生存着的這個時代，用我底情愛去安慰他。」

「一個黃昏，我從通我包廂的戲院的便道出來，一個矮小，細瘦的男子從我面前走過，到了街上。裝置舞台的木匠之一，脫下帽子，說道：「晚安，列里歐先生。」我熱中於想挨近這個不尋常的男子去看他一個淸楚，我在他後面追上去，忘了怕別人看見，我跟他走進一家咖啡館裡。很幸運，這不是我很容易碰到我們這一階級的人們的咖啡店。」

「借着朦朧的燈光，我看着列里歐，我以爲我弄錯了，跟了別的男子了。他祇少有三十五歲，面色蒼黃，灰頽，而且疲倦。他底衣著很壞，看上去碌碌無奇，用破碎而粗啞的噪音說着話，和那些最可憐的人們握着手，喝着白蘭地，可怕地賭着咒。他底名字我重複聽了幾次以後，我纔認定他確是戲院裡的神明偉大的康乃爾底解釋者。我一點也尋不出那些叫我着迷的美點，他底眼光也不那麼明亮，那麼熱烈，那麼憂鬱了。他底眼睛是遲鈍，死板，幾乎是愚蠢的；他那響亮的發音，在招呼侍者和講談着賭博與旅店的事情時，簡直是卑下的。他走路顚頓，模樣庸俗，面部的化裝才拭去了一半。他不再是希波里特了——他是列里歐。聖堂是空了，留言啞默了；天上的神明成了俗世的凡人，

不，他不是人——是一個戲子。」

「他走了出去，我呆木地坐着，甚至沒有想到飲那要來的熱酒。當我醒悟了自己所處的地方，我看見無數辱罵的目光正集中在我身上，我害怕起來了。我第一次發現我處在這樣一個兩難的地位，和另一階級的那些人們接觸着。」

「我站起來想奔逃，忘了付賬。侍者追在我後面；我羞得無地自容；我不能不退回去，走到賬桌前，忍受着所有傾注在我身上的譏諷與懷疑的目光。我離開那裡的時候我感覺到被人跟蹤着。想找出租馬車，但戲院前一輛也沒有。我不斷地聽見沉重的腳步聲和我的腳步聲應和着。我戰抖地回轉頭去，看見一個高大而兇惡的男子，在咖啡店裡我早已注意到這傢伙在咖啡店的角落裡坐着，他很有層樑或比此更壞的神氣。他對我說話；我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我是太害怕了，但我還有避開他的自主力。我用手杖打他底面部，讓在我底威力前狼狽着；我像箭似的奔到了佛羅稜斯底屋頂小樓前。翻天早晨我在掛着帳幃與滿飾着紅羽毛的床上醒來，我簡直還以為在夢中哩，回憶昨夜的那些惡夢，我不禁感到死一樣的重壓。我想用我的愛情把自己全部治癒了，我沒法去再溫存情，然而失敗了。我滿心感到懊喪，生底厭倦又爬進我底內心，世界沒有一件愉快的事情可以使我迷戀的。」

「黃昏來了，也沒有給我稍來更好的情緒。交際場在我看來太無味了。我到教堂去聽着晚上的說教，決心想去做個信徒；我傷風了，回家後病得非常厲害。在床上躺了幾天。費莉葉子爵夫人來看我，告訴我我沒有發燒，躺着更會有病，我必須自找娛樂，出門去，到戲院去聽戲。她逼着我一起去看『齊娜』（註四）『你幾天不到戲院去』她對我說：『因為你的健康；他進步了，他有時受着喝采。我想他將來會受人歡迎的。』」

「我不知怎麼跟她走了。然而，因為我已經從心底憎厭列里歐，我再也不想在大庭廣衆為他的魅力所迷的。他打扮得非常出色，坐在舞台前的包廂裡，面對着我不再相信的危險。」

「但那危險並不急速地來臨。列里歐是卓越的，我再也不和他沉在愛情裡了。我最近的遭遇好像僅是一場夢境。我不能相信列里歐是舞台以外的另一個人物。不管我自己，我在他感動我底強力的煽動之前退讓了。我底面在眼淚裡洗濯着，我不能不用手帕揩着面孔。在我思想的紊亂中，我擦去了口紅和胭脂，費莉葉子爵夫人勸我退到包廂後部去，因為我底動作已經引起滿場的注意了。幸虧我有使每個人相信我是為了希波里特•克萊倫小姐底演技而感動流淚的技巧。她在我看來是一個很冷淡而呆板的女演員，她也許比所理解的對她底職業有着更高的技巧；她在『齊娜』中所說的『tout beau』（註五）是很有名的。必須提到的是當她和列里歐對演的時候，她是凌駕他的。雖然她痛苦地告白着和他搭班的不得已，她很顯然地感覺着他底天才的影響。」

「那晚，列里歐注意我了，為了我的衣飾和感情；因為我看見回到後台以後，俯身在一個觀衆之前（在那時代，他們是坐在戲台上的，）在詢問着我的名字。我這樣猜想，因為他兩人同時都看着我。我底心跳得幾乎要窒息了，我留意着在他上台時，他底眼睛不時對我注視。我不知道的是，他所問的那個勃萊蒂拉克的騎士（Chevalier de Bretillac），對他說了些關於我底什麼言語！列里歐底面部並沒有表示任何他聽來的消息底神情，他必須表示着他所扮演的角色。我不很認識這位勃萊蒂拉克，因此我也無從知道他說了我好話或壞話。」

「那夜，我第一次理解了把我束縛在列里歐底熱情的天性了。那是純粹理智的熱情，純粹的理想。我不是愛的他，我愛的是他所扮演的那些誠懇，忠順和溫柔的古代英雄；跟着他，由於他，我是被帶回到一個被遺忘了的道德的時代，我可以明白地想像，如果在那樣的時代我就不會被人誤解和懷恨，而且我也不至於弄得在鍾愛一個舞台上的幽靈了。列里歐在我看來不過是一個「主將」底影子罷了，這個古代騎士底戀愛的典型目前在法國受着讚美。我底列里歐是個小說中的人物，除開了戲院就不能存在。舞台的幻象，燈光的炫目，那是我一部份愛好的東西。沒有這些東西，他對我就毫無可取，而好像一樁故事似的，在白白地陽光下消逝了。我不想在舞台以外去看見他了；如果不意中碰到了他就會感到討厭，彷彿看着一個庸人的死灰一樣。」

「一個黃昏，當我上卡爾美列脫教堂去打算又從那便道出去的當兒，我發覺被人釘梢着，我相信從今以後要企圖掩飾我夜行的目的幾乎不可能了。我就決定公開上戲院去。列里歐看見我後就對我盯視着；我底美麗已經打動了他，我底感覺性使他喜歡。他底注意力散亂得使觀衆們都不高興了。我再也不能懷疑了，他瘋狂地熱愛着我哪。」

「我底包廂被瓦特蘇公主愛上了，我就把它讓了給她，我自已又包了一個較小的廂，不很容易被觀衆看見，位置又非常之好。我差不多坐在舞台上了，不會失掉他的任何目光；他也可以儘量看我，不會被觀衆所發現。然而，我已經用不着去捕捉他底視線去了解他底全部感情了。他底聲音，他底嘆息，他為某些詩篇和言語所做的表情，這一切都在告訴我，他是在對我說話。我是女人中最幸福，最驕傲的一個，因為愛着我的是一個英雄，不是一個戲子。」

「我聽說列里歐時常在我散步或駕車漫遊的時候，在我身後跟隨着。我不願在舞台以外看見他，所以我始終沒有看見他。在我生在這世界上的八十個年頭裡，那五年是我眞正生活着的年頭。」

「某天，我在「法國水星」上看見一個新名字的戲子和「法蘭西喜劇院」訂了合同

，代替，列里歐，他須離開法國了。」

「這消息對我是個極大的打擊。我不知被奪去了這樣的感情，這樣的熱情與風暴的生命以後如何存在。這事件使我底愛情有了無限的發展，我差不多要全部毀滅了。」

「我不再和自己奮鬥了，我不再和我那個階級人們底不同的思想鬥爭了。我很遺憾，他不能像在舞台上一樣；我願意他像每晚露演在舞台上似的年青漂亮，我可以因此爲他而犧牲，我驕矜我底全部的偏見。」

「我正在這樣尷尬的境地時，接到了一封生人的來信。這是我從未得到過的情書。雖然拉里歐曾寫給我無數的抗議，我曾接到百來人的芬香的千來封情書，然而，這封是從來沒有接到過的唯一的眞正的情書。」

侯爵夫人站了起來，隨手打開一個彫花的箱子，從裡面拿出一封縐摺而破爛的信來，我費力的讀着：

「夫人——我想你一定對這封信只有表示輕蔑，甚至不值您的一怒，但對一個人下井投石有什麼用處呢？您以爲我一定瘋了，您那就對了。您也許會可憐我，因爲您不會懷疑我底忠誠。無論您如何虔敬而謙虛，您會理解我底絕望的；您一定已經知道您底目光能給人多少魔力和鼓勵：……

您一定已經知道，夫人；那是不可能的，我在舞台上所扮演的狂亂的感情，我底憤怒和絕望的叫號，不止二十次地對您表示了我底熱情。您如無意決不能燃起我這些情焰的。您也許像一隻老虎和他底獵獲物一樣地在遊戲；也許是我那恐怖和受苦的情境正是您底娛樂。但是我不信那些；您從來就沒有想過我。您是爲了康乃爾底詩篇而感動的，您用悲劇底高貴的熱情證實了這一點。這就是一切了。至於我，夫人，我是，我膽敢那麼想：我底聲音有時單獨喊起了您底同情，我底心和您底心一同起伏着，我和您之間較之我和一般觀衆之間有着不同的存在物。啊，我底瘋狂是極壞的，然而它是甜蜜的！讓我做着美夢吧，夫人：他們對您算什麼呢？您怕我以此誇張嗎？我有什麼權利可以誇張呢？誰能相信呢？我只能做有教養的人們底笑柄吧了。讓我這麼相信着吧；較之一般觀衆底認眞態度所給我底痛苦，它給了我更多的高興，讓我祝福您吧，讓我跪着對您致謝，因爲我已經發現您底靈魂的敏感，沒有人曾給過我這樣的情誼；我看見您爲我假裝的不幸所流的滔滔眼淚，這些眼淚幾乎使我夢魂顚倒；那些怯怯的搜索的目光——至少彷彿是那樣的——告訴了我觀衆們對我底冷淡。啊，爲什麼您要生長侯門富宅呢！爲什麼我是一個卑不足道的無名藝人呢！我爲什麼沒有錢，沒有社會地位，去換得一個至今還鄙蔑的銜頭，換一個名字，讓我和您一樣的成爲高等人呢！有時我努力想用我底天才去壓倒別人而名振當世。我想，爲什麼目的呢，一個人要做騎士，做侯爵，或做更傲慢的人呢？我憎恨有身份的人們底傲慢，我想，如果我底天才凌辱他們時，我要對他們底輕蔑復仇！這一切是幻夢與空想啊！我底膽力和我底瘋狂的野心不合步調　我還是一個無名的卑微者；我弄得太糟了——我攫着了成功，又讓它逃了。我以爲自是偉人，然而被拋在塵埃裡；我以爲自己是偉大莊嚴的，然而我被人看成了笑料。命運抓着我——抓着我和我底野心的美夢——把我像蘆葦似的踐踏着。我是一個最可憐人！我底眼睛投射在燈光圈外——這在我和社會之間設置着一條無形的界線。它在我看來是一個柏披留斯戲場。我，一個戲子，膽敢抬起眼來，緊視着一個艷麗的婦女——看着一個年青，貌美，高等人家的女人；因爲您就是這一切，夫人，我知道。社會責難您冷酷和過分的虔敬。只有我瞭解您。您底初次的微笑，初次的眼淚，這是「勃萊蒂拉克騎士」一再反對你的不合理的謠言底反證。

但您底目的又是什麼呢！殘酷的命運壓着您正如壓着我一樣，在社會上那麼縮焜，然而只有一個可憐的戲子對您主持正義。如果我們生長在同一階級，我就不會被苦惱所折磨了，您也一定爲我所有了，不變我底情敵和我底地位低卑。您不能不承認在我身內有着比財富與頭銜更偉大的東西——熱愛您的權力。

列里歐。」

「這封信」，侯爵夫人接着說：「是那時一個不平常的人物所寫的，在我看來，雖然在開頭不免有點唱戲的調子，然而那麼有力，那麼眞實，滿是勇敢的熱情。我完全被這種熱情壓倒了。在我內心掙扎着的驕傲也凋萎了。我只要能夠再過一小時這樣的戀愛生活，我就樂意把幾年相抵。」

憑我記憶所及，我是那末覆他的：

『我並不責難您，列里歐，我責難的是命運。我沒有單獨憐憫您；我也憐憫我自己。沒有驕矜也沒有智謀可以使我否認您底自慰，我是喜歡您的。保持着它吧，因爲這是我所能貢獻給您的唯一的東西。我不能同意去見您。』

轉天我接到了一張便條，我急忙把它念完，就投在火裡了，我不想讓他看見，因爲正在我讀着的當兒，他忽然來了。便條是這樣寫着的：

『夫人——我不見您，只有死去。一次——只要一次，只要一個鐘點就夠了，假使您願意。您既然相信我底名譽和謙遜，您爲什麼害怕和我見面呢？夫人，我知道您的爲人；我完全注意您的虔敬和對於生活的謹嚴了。我覺得我不能那麼愚蠢，只希望得到您一句憐憫的話語，但我必須要親自聽您從嘴裡說出來。我底心必須接受它，保持它，不然，我底心只有破裂。

列里歐。』

我盲目地信任着列里歐的謙卑和誠實。此外，我有許多理由去信任我自己的力量。我決定去看他。我完全把他的灰頹的樣子忘掉了，他底下等人出身的舉動，他底庸俗的面貌—我只記着他底天才的魅力，他底情慾和他底愛情。我回答着：

「我想見您。找一個穩當的地方吧，但除了您所要求的以外，不要有別的，假使您誤會我底眞意，您就成了惡漢了，我不會怕您的。」

回信是：

「您對我底信任使您離開了最卑劣的惡漢，您會明白，夫人，列里歐可不是那樣的人物。某公爵對我很好，他時常給我自由應用他在瓦洛娃街的房屋。散戲以後請到那裡去吧。」

接着就是一些關於那所房屋底所在地點的說明與指示。我接到這封信是在下午四點。全部事情就在一天內發生的。我像一個迷路的人，在屋內旋走着；我發燒了。這件急遽發生的事端好像把我在夢裡拖着似的。

我作了最後的決定，事情再也不會挽回的時候，我頹然倒在軟褥的椅中，昏眩得氣也喘不過來了。

眞的病了，大夫請來了；我受了放血的手術。告訴僕人們不要把我底病狀告訴任何人；我担心好意的勸告家闖進來；我決心今夜要排除萬難出去的。

我躺在床上等待着約定的時間，吩咐了不見任何來客。放血的手術使我恢復了神智了，然而使我感到虛弱；在精神不振的狀態中，我躺着，隨着我的發燒而來的興奮把全部幻想驅走了。又恢復了理性和記憶；我回憶起在咖啡店裡的憎厭和列里歐潦倒的模樣；我爲自己底愚昧感到羞愧，從自欺的美夢底巓級突然掉落下來，落在平凡而卑賤的現實裡了。我不明白爲什麼能够同意把我底英雄的浪漫諦克的濫情和等待着我底感情的激變去交換的，還有那羞於見人的感覺會永遠爲害我底回憶的。我爲自己的騷動感到了無限的悵惘；我爲自己底夢想，自己底愛情，以及行將失去的純潔的未來和神秘的快樂而飲泣了。特別爲列里歐而飲泣，看見他我就永遠失去他了。我在悉纏他的五年中享受着幸福，然而在幾小時內我就感到幻滅與冷淡。

在我底悲苦的感情激發中，我猛烈地撐着胳臂，血管又開了，我幾乎沒有來得及搖電鈴，我底女僕看見我已經暈倒在床裡了。深沉而昏迷的睡眠，我和它徒然掙扎着。我沒有做夢，沒有痛苦。我好像一個死去了幾小時的人似的躺着。我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屋內是漆黑的，岑寂的，我底臥房侍女在床脚邊的圈手椅裡沉睡着。在這樣喑默和衰頹的狀態裡我躺了一些時候，什麽也想不起來。突然又恢復了記憶，我問自己幽會的時間是否已經過去，我睡了一個鐘頭還是一個世紀？是否因我底失約把列里歐害死了？時間還沒有過去嗎？我試着起身，但身不自主。彷彿在夢魘裡似的，我掙扎了一個時間。最後，我集中了全部意志力，跳到地板上了，拉開窗帘，看見月光正照着我花園裡的樹木。我走到鐘前；針指着十點。我抓着女僕，把她叫醒了：「姬南脫，今天是禮拜幾？」她從椅上跳起來，叫喊着，想逃開我，因爲她以爲我是精神錯亂了；我使她安靜下來，知道我不過睡了三小時。我感謝了上帝，要她雇一輛馬車。姬南脫驚奇地看着我。最後她相信我神智很淸，照我的吩咐做了，開始替我穿衣。

我叫她替我穿上簡素的衣服；頭髮上也不戴一點裝飾，我拒絕施用口紅。我所要的是列里歐底敬重與尊崇，因爲他底敬重與尊崇較之對我的愛情更爲寶貴。可是，在姬南脫對我從頭到脚打量了一番之後，對這新奇的打扮驚奇地所說的言語，很使我高興。她說：「眞的，夫人，我不知怎麼辦是好。您穿着一件純白的禮服，沒有長裙，沒有腰飾；您病得那麼蒼白，宛如死了似的；您連一點粉也沒有敷拍，然而我從來沒有看見您像今夜這樣美麗。我憐憫那將看您這模樣的男子！」

「你以爲我那麼簡素麼，我底可憐的姬南脫？」「啊，夫人，我每天祈禱着上天讓我喜歡您；然而，直到現在——」「得啦，傻丫頭，把我底抖篷和暖手筒拿來吧。」

「午夜，我在瓦洛娃街底房屋裡了。我小心地遮着面幕，一個書僮模樣的人把我領了進去；他是在這神秘的住宅中所見的唯一的人了。他領我走過了許多黑暗的花園裏的蜿蜒的小徑，走到了深埋在寂靜和陰影裡的一個花廳裡。他把綠色的綢燈籠放在走廊裡，打開了一間壓士蒙薇的屋子，他以毫無感情的面孔，非常尊敬的姿態讓我進屋，從屋子的那端射來一道光線。他用一種好像害怕叫醒睡了去的週圍似的，低聲對我說：「這兒只有您一人，還沒有別人來過。您有什麼事，在那邊夏季美容室裡有電鈴，一叫，我就來。」好像要魔術似地，他消失了，把我關在屋裡。」

「我十二分驚惶了，我想，我是落在人家的圈套裡了。我把他叫回來。他馬上就重新出現了，他底愚蠢的恭敬又使我鬆了心。我問他是什麽時候了，其實我心裡很明白，因爲我在馬車裡已經把我底錶開了不祇二十來次啦。「現在已經半夜了，」他說，眼也不抬起來。我於是決心走進夏季美容室裡，我就發現了我是如何的杞人憂天啊，因爲我看見的那些通花園的門都是畫在絹上的東西，沒有再比這間貴婦化裝室更可愛的了，屋內的佈置好像一間音樂室。牆壁刷着雪一樣的白漆，鏡子鑲着沒有磨光的銀框裡。不尋常的黃金屬的樂器散亂在描着珍珠的白天鵝絨坐椅四周上下。從雪花石膏建築的圓屋頂散射着柔和的光線，這種光線柔和得幾乎使人會誤認它是月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雕像，樹在屋子中央。這是一座古代的複製的伊息斯（註六）雕像，遮着面幕，一隻手指放在她的嘴唇上。鏡子裡的我們，却顯得那麼蒼白，裹着一身白衣，這情形使我不得不把

我自己的手指和她的手指去比較一下了。」

「岑寂驀然被衝破了，門被打開，又關上了，輕盈的脚步在地板上響着。我倒在一把椅子裡，死去似的，因爲我要看見在舞台的幻象中的列里歐地形相了。我閉了眼睛，在重新睜開眼睛之前，我在內心向我們告辭着。」

但我是如何的吃驚啊，列里歐美麗得像一個安琪兒。他沒有脫掉戲裝，那身雅緻的服裝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穿過。他那西班牙胸衣，是白緞做成的，他那肩指和袜扣繫着紫色絲絛，肩上披着一件與此同樣顏色的短褂。他身上穿着無數英國花邊的皺領，他蓄着短髮，沒有撲髮粉，一頂飾有白羽毛和玫瑰色寶石的小帽蓋着他一部份腦袋。這身服裝是在他扮演「皮愛爾的命途」中的堂•璜安時所穿的。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像現在這樣的美麗，這樣的年青，這樣的詩意。范拉司凱士（註七）會崇拜這樣一個模特兒的。」

「他跪在我面前，我不能不把手伸給他，他似乎十分謙順，十分恐懼使我不悅。一個十足的男子在戀愛中在一個女子面前戰慄，那時代是很罕見的，他卻是一個三十五歲的男子，而且是個戲子。」

「那時在我看來，現在我還那末想，他正在年青的黃金時代。穿着白衣的他，宛如年青的騎士小僮；他底前額流溢着純潔，他底心滿蘊着初戀的芬芳。他握住我底手。滿印上吻痕。我底理智管束不住了；我撫摸着他灼熱的前額，他底粗硬的頭髮，以及隱埋在他柔軟的白衣領內的棕色的頸項。他像女人似的哭泣着；我完全傾倒了。」

「我抹着如絲的淚珠。我逼他抬起頭來，望着我，他底眼睛是多麼璀璨，多麼溫柔啊！他底憂情他的實在的靈魂所傳達給面部的缺陷，那時間與勞碌所留在他面部的痕跡是多麼迷人啊！我看着他美麗的前額爬着的那些早熟的皺紋，看見他嘴唇的蒼白，微笑的沉鬱時，我底心融解了。我感到我不能不爲他底悲苦爲他底坎坷，爲他生活的勞累而流淚了。我在他底一切不幸中證明了我自己，甚至在他對我底漫長而無望的戀愛中也體明了這點，我只有一個願望，——報答他所受的苦痛。」

「我那親愛的列里歐，我那偉大的洛特里格，我那美麗的堂•璜安！他對我說，他告訴我，我已經怎樣地使他從一個放蕩的伶人，成了一個充滿了生命芳香的人物；我怎樣地使他自尊起來，使他恢復了年青的理想；他說着對我的尊敬，對我的崇拜，對我述說着他對那時流行的戀愛的輕蔑。沒有一個男子曾經用過這樣有力的雄辯打動過一個女子底心；拉辛也沒有用這樣對自己忠實的自信，用這樣的詩意，用這樣的力量傾吐過他底愛情。一切是昂揚而深刻的，一切是甜蜜而熱烈的，這些只有熱情能夠招致，而流露在他底言語中，他底面神，他底眼內，以及他底愛撫上。天啊！是他自己欺騙自己了嗎？他是在演戲嗎？」

「我想他一定不是的！」我喊着，望着侯爵夫人。在他說話的時候，他好像變得年青了；而且，好像仙女烏爾蓋拉一樣，返老還童了。我記不得是誰說過的，一個女人底心是微波不興的。

「請你聽完了吧，」她說。「我把胳臂繞在他脖子上；接觸到他衣服的緞子嗅着他頭髮芳香時，我通身戰顫了。我太感動了，我昏眩了。」

「他馬上援助我清醒過來。我看見他還是跪在我脚邊。『憐憫我，殺死我吧』，他哭着。他更慘白了，比我還病得厲害。」

「『聽着，列里歐，』我說。『我們就永遠分離了，但讓我們在這地方留下未來的可祝福的理想和值得尊崇的回憶吧。我可以賭誓，我到死都愛你。我著無畏懼的賭咒，因爲我覺得這世界的冰雪並沒有撲滅這種燃燒的情焰底威力。』列里歐跪在我脚邊；他不看我，也不責備我；他說，他沒有想到我會給他那麼多的幸福，他說，他不能再妄想什麼了。話雖這樣說，在他和我告別的時候，他底絕望，他底感動，完全在他面上表示出來了，這使我害怕。我問他在想到我時他是不是感到快樂，是不是我們底熱情的幽會不能給他生命中的歲月以迷戀，如果他過去的和未來的憂愁無以解脫時，他就回憶我們底幽會吧。他站起來，同意我，對我賭咒，遵守我所有的要求。他又跪倒在我面前，狂熱地吻着我底衣服。我做了一個手勢，他離開我，我叫說馬車已經來了。」

「那個自動機一樣的僕人，在門外叩過三次門，提我醒。列里歐絕望地奔到門口，他好像一個幽靈。我輕輕推開他，他跳開了。我跨過了門檻，因爲他要跟我，我就指着屋子中央伊息斯雕像下的一把椅子，他就坐了下去。一個熱情的微笑在他嘴角浮了過去，他底眼睛透出了一陣歡悅和愛戀的閃光。他依然美麗，依然年青，依然是一個西班牙的貴人。我走了幾步，快要永遠失去他的時候，我回轉身，又看了他一次。絕望已經把他摧毀了。他是老邁了，改變了，很是可怕，他底身體癱瘓了。他底僵硬的嘴唇想勉強微笑。他底眼睛發着濕潤的亮光；他現在僅是列里歐吧了，一個愛人和王子底影子。」

侯爵夫人停頓了；然後她底面孔變得好像一切成了廢跡的樣子，追加了一句：「自此以後，我沒有聽見過有人提到他一次。」

侯爵夫人又經過了第二次漫長的靜默；於是，用多少年來積蓄着的可怕的強力，這也許是從生命底執着的愛情和近於死亡的希望中迸出來的力量，她帶着微笑說道：「唔，你現在還不相信十八世紀底理想愛？」

（註一）康乃爾（Corneille 1606－1684）是法國十七世紀的戲劇家。爲莫利哀與拉辛的先驅者。也是法國劇壇的創始者。「首領」（Le Cid）是他最初的成名作，爲近代悲劇的濫觴。這作品和他以後發表的「與拉斯」（Horace）「辛娜」（Cinna）「博力歐脫」（Polyeucte）「彭貝之死」（La Mort de Pompee）被稱爲康乃爾底五大悲劇。

（註二）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法國悲劇詩人。以現實爲題材，用單純的力量展示着人生的奧秘。出名的作品有安特洛瑪克（Andromaque, 1667），徐菲傑尼（Iphigenie, 1674），費特萊（Phedre, 1677），阿泰利（Athalie, 1691）等。

（註三）見註二。

（註四）見註一。

（註五）法文 tout beau，大意是「多好」，「多穩當」等。

（註六）伊息斯（Isis）埃及神話裡的司農事與受胎的女神。

（註七）范拉斯凱士（Velasquez, 1599—1660）西班牙名畫家。

十月文藝

特約短篇

遺珠

斐亞

五月天，綠葉被曝曬得捲了身，蜩蟟在高枝上狂噪着。連日暴雨，地面滑油油的鑲上一層綠苔，蠶管讓烈日無情的炙曬着，一縷縷的，從地面冒着蒸氣。懸隙當中漸漸空了，呈現着一片片的紋裂。

遺珠坐在面北的南窗下，注視着這陰濕的地面，已經許久了。學校裡是一片寂靜，伙伴們早已背着書包回家，但是遺珠；她不想回去，她很怕回去向母親述說。

她呆坐窗下已有三小時之久，浮現在腦裡的就是筆直的藍長襪，白色的長袖襯衫，她也很喜愛這服裝，唯其喜愛，就彷彿在眼前掠過來一蟲蠐的鈔票，伸手去接，掌心恰落上一滴簷上棲雀的糞，涼冰冰的他恨恨的向上瞪一眼，雀鳥早已飛遠了。

撕下一張筆記本上的廢紙，死命的揉了一下，團一個紙球，向窗內講壇旁的紙簍擲去，直滾到講桌的脚下，翻轉一個身，一動不動的伏在地上了。她凝視着地面，紙球旁幻現出戰老師的一雙脚，一個身，一片聲音：

「我們已經知道防空責任的重要，希望同學在後天星期一，都穿好藍長襪白汗衫膠底鞋來上課，無論在什麼時候，聽到警報聲音，就立刻停止工作做待避防火演習。……凡是再穿短裙長衫上課的，依曠課論。……」

聲音依然縈繞在她的耳旁。她的通知簿上就是一個×字的遲到符號也未曾斷過，可是後天，她要為了沒有錢置辦服裝，而受到曠課的處分，眼巴巴的看着同學穿着新裝，自己羞澀的要站到一旁，她越想越緊，愈發覺得是難堪，恥辱的事。

「遺珠，放學還不回家嗎？咦，有什麼事嗎？」戰老師學着小鴻陽娜娜的自後院走過來，聲音是慈祥的，遺珠突的自幻夢的意識中醒過來，面前站着的戰老師已不是講壇上樸素的衣飾了，遺珠由戰老師的臉孔，至脚下迅速的掠一眼，她一眼看見掛在肘彎裡的白色的大皮包，平硬，潔白，裡面一定裝有不少錢哪！她突然嫉妒而羞澀的垂低了頭。

戰老師一雙軟而微熱的手，撫在遺珠的額上，這溫柔的撫摸，將她忌恨別人有錢的心思刺痛了，兩隻眼睛湧出了淚水，她輕輕的閉上眼，任淚珠滾跌下來。

「姐姐的病不好嗎？」

遺珠搖搖頭。

「那麼是，……」戰老師緊貼着遺珠，看看身高適及自己肩頭的這女孩，穿着一雙黑色打着包頭又踢破的布絆鞋，左脚趾尖已經微微的露出了，窄狹肩臂，蒼白無色的面孔，襟上綴着舊色稍深的補綻，雖然破舊，但是看來還清潔。孩子的悲哀成人還容易瞭解，「那麼是怕星期一曠課吧，我到忘記問問你了，別難過吧，明天清晨到學校來，我送你一套舊的制服，拿回家去請母親帮忙改一改，別哭了，天氣多熱，也該回家看看母親了。」

原來遺珠是不要哭的，一旦被別人說穿了這多半日來的心事，孩子的高貴感猶如受到睡罵一樣，雖然她窮，她沒有錢，可是這種施捨，在她小小的心田裡，與其說是慰安，不如說是一種空虛的慌怵。這施捨她還是第一次接受，第一次，就無言的接受了。

她拖着沉重的步伐，和戰老師並排着走出校門，她才說出一句，「謝謝戰老師，明天見！」天真的孩子的笑容，笑來却是很牽强不自然的，她走着，模糊的看見戰老師的笑顏，覺得戰老師久立不動的影子，呆呆的送着自己，但她不敢掉過頭來再招呼一下，就是偏偏頭瞧望一下也沒有，直向回家的路走去。

胡同口，日本商家看板店門前的洋灰地上，坐着兩個她的鄰人唐三兒和環子，面前放着有提樑的鐵筒，滿滿的盛放着五顏六色的煙盒，她的視線早就被這炫耀奪目的東西引去了，她的心裡浮現着不知是忌恨還是希冀的情緒，但她再呆望着坐在地上的人的臉，一種驕傲的快意滿足了她，因為她意識到了她和她們之間的距離，她是堂堂的學生，而他們不過是小販。

一個過路人立在筐前講買煙了，掏出一張紅色的鈔票；又繳上一張綠色的，唐三兒臉上帶微笑着的，伸出手遞給那人一盒黃色的煙，把雙手接過了鈔票，反覆的看了一遍，就輕輕放入骯髒的灰白色的小褂兜裡，歪着臉兒向旁邊的環子滿意的笑着，環子也由口袋裡掏出鈔票來點數，這情景，遺珠看得很清楚，她停立在磁器店口門，用雙手摸着兩隻空空的口袋，迅速的低下頭，越過馬路，繞一個圈子，從胡同口的南邊走進去。

這時，她不再以那距離為安慰了，她感到了鈔票的重壓，她像是受到屈辱一樣，那鈔票，就像是翩翔着的五色蝴蝶是的，盤在面前飛繞，總不肯停下來，她有如成人一樣，喟嘆了一聲，就跨進了家門。

屋子是靜悄悄的，進入門限一股晦濕的氣味衝上來，雙眼昏黑得看不清，遺珠感到像是房樑壓着脊背一樣的悶，她摸着到床舖邊，整個身子倒下去，壓得床板吱吱作響。

攙開屋裡姐姐又在乾咳着，無疑的，又是被她的沉重聲音驚醒了的，遺珠走下床來，看看姐姐蒼白的雙頰，短促無力的呼吸，她不禁由心底湧上悲惘來，想要為她倒一杯熱水，搖搖熱水瓶，只是一點了，輕輕倒出來才不過半杯，姐姐一口就喝盡了。清水潤過了喉嚨，聲音才分辨得清：

「媽呢？」

「不知道，我剛回來。」

「二姐呢？」

「出去了。」

姐姐稍欠一欠身，又睡着了。

遺珠看看黃污了的窗紙，和那烏銹似的玻璃，幾條縱橫的防空條粘在上面屋內更顯得暗了。太陽快要落下去了，前面的屋脊還停留着一條陽光。

意識到了黃昏，午間溜了三碗高粱米粥的肚皮，就咕咕的作響了。

簡屜是空空的，小火灶上壓着殘片，火力也很微了。碗櫃裡的大瓷碗還有半碗玉米麵，二姐今天幸運的話，或者能從日高太太那裡帶回雪白的大米飯，想着想着口涎流過唇角，下意識的用手擦抹了去，看看鐘，還要等兩個鐘頭，最少七點半二姐才會回來呢！

街門作響，却是母親雙手提着沉重的包袱蹣跚的走進來了遺珠跑過去接，關在門後，走到屋裡找一把芭蕉扇，為母親搧着，許久她沒有注意看看母親的臉了，額頭的毛髮雖沒禿，可是稀疏的像短鬚一樣的髮毛很明顯的立在兩鬢和額際，眼眶深陷着，周圍現着黑藍色的暈，母親還很美麗的，只是勞累的皺紋過深了。

「餓了吧，等姐姐回來再吃吧！」母親打開網袋，拿出三個黃晶晶的貼餅，一塊芥頭，一包用手帕兜緊的玉米麵，「姐姐醒了嗎？把這包放在床頭。」遺珠伸手接過去，小小的黃色紙包裡像是冒着甜香的味道，她也很想吃一些，是小小的綠豆糕啊，黃綠得可人，上面紅紅的印，像是一個唇，一隻開張的口，她微笑着，看看母親，看看餅。

母親的臉雖然是背着的，她可是覺着了背後這小身影並沒動一步，「吃一塊吧！」遺珠驚訝的抬抬頭，看着那慈和的容顏，手不自主的取了一塊，半塊咽在嘴裡，半塊留在手上，高舉着送到母親的唇邊。

味道真是甜香啊，乾酥酥的塞滿了一嘴，口涎湧上來，瞬時就化了，用舌尖溜着牙縫，餘味盡在口裡。

「五毛錢一口哪！」母親似笑非笑的說。

「一元一塊？」遺珠驚訝的問。

「嗯，什麼不是貴呢？鹽，二十多塊一斤，胰子四五塊錢一小方塊，這麼一堆髒衣服，不算力氣就白墊上幾十塊，誰都知道東西貴了，可是你要加洗衣的價錢就不高興了，遺珠，快端去，姐姐醒了。」

母親用她那滿露着青筋的手。解開紙包，白皚皚的鹽塊，也不過是十幾塊，用手指撥一下鹽的稜角，白色的粉末就簌落下來了，母親無可奈何的出一口氣。七年前，這一斤鹽的價錢，就能活半月呢。

「媽，您看」，二姐氣喘喘的進來，「紫菜飯團您沒吃過吧，日本人真會享福，大白米飯做成甜甜的鹹鹹的，外面再包一層紫菜乾皮，您嚐一個。」二姐靈珠雖然同遺珠一樣的顯着貧血，可是她的風緻，却顯朝氣，一半因為她的美麗天真，再一半是她內心愉快的襯托。

「遺珠呢，遺珠！快來吃日本飯啊，」她看看母親，望望屋裡，又迅速的低下頭，將飯團分勻成三個攤，最大的一顆用豆腐皮包裹着的飯團，放在一隻打破了邊緣的碟子裡，「這個還好吃，留給姐姐吧！」

遺珠像是一隻餓了幾天的小貓，饞過一個，咬一口，嘴裡品評着味道，眼睛盯視着不放，母親看着，不知是惜愛還是恤憐，將自己攤裡的一顆又勻給遺珠。

「媽，前院李嫂又在咒罵人了，我還不愛理她呢？各人賣的是力氣，好壞自有主顧批評，您不用過意，反正我們沒礙他的飯碗。以後，我託日高太太給我去紹合裡謀一個記賬的事，洗衣服的事也別做了，又費力氣，又賺不到多少錢，您也該休息休息。」

「休息還早呢，我且有一分力氣够維持吃飯，你也要上學的。李嫂罵人只好不理，我們洗衣服用鹼用胰子，她不過就是用力氣多揉搓，唉，同行如冤家，想不到活了半世，我也擠在這一羣人裡了。」

「我們就憑良心吧！」母親微聳着肩，坐在屋下的小櫈上。

「良心？都以良心爲重，大家都有飯吃了，錢丟在地上也沒人拾了。」靈珠不服的嘮叨着。

「錢可是寶貴的，沒錢，肚餓，受氣，媽，明天我也去賣烟捲兒吧，唐三兒一天最少能賣三十塊！」誰說一天賣三十塊，沒有人告訴過遺珠的，可是她以那一瞬間的忖度，她想四十塊錢也很容易賣吧，她現在確實覺得小販賺錢就不錯，什麼名譽不名譽！

「傻孩子，本錢呢？門路呢？唉，我像你們這般大的時候：」母親的牢騷近些日來更多了，她摇着芭蕉扇，嘴裡叨嘮不休，一切昔日的情景都歷現目前，她並不是饞念那安適的日子，只是覺得生活的背後是有命運在把持着，那隻命運的手有着魔鬼般的力，搶走了丈夫，兒子，有限的財產，女兒的健康。現在還不放鬆的時時刻刻要搶去他們母女的飯食。

「什麼時代啦不啦，活到那兒，談到那兒，我們又沒餓死 ，又沒討飯，下雨時雖然躲在漏水的瓦房裡，多天也可以避一下刺人的西北風，我們不都是有工作嗎？媽，過去的事想也沒用了，走一步站穩一

步，誰還推倒我們呢！」讀過一年初中的遺珠，時常以「隨遇而安」慰藉自己，她又何嘗不眷戀那無憂無慮的學校生活，可是看看病弱不支的姐姐，勞累的母親，幼小的妹妹，她已經對一切妥協了。

「誰能推倒我們嗎，命運，孩子！命！」母親在心底呼喚，但沒出聲。

遺珠望望母親，看看姐姐，嘴裡在嚼着最末一口的飯團，她不懂得什麼別的話，可是她却明白有飯大家吃，有工大家做的意思，常識課裡老師們也講過不少次。她看看兩隻粘滿飯粒的手，比母親的白皙柔嫩的多，比姐姐的小而細膩，她羞愧的四望，舐盡粘滿的飯粒，用力的咬了一下指尖，「我的手有什麼工做呢！」疼，刺了她的神經　紅紅的兩顆牙印陷刻在指端，等到她恢復意識的時候，她已經聽到姐姐捲水的聲音了。

「姐姐，我來吧，捲完水泡上衣服，我幫你洗小件的。」她羞的站起來，追向姐姐去，母親看看兩個女兒的身影，隨着拿起碟裡的飯團，微弱的咳嗽聲隱在流水的聲音裡。

繁星綴滿天空，眩月擠在中央，陣陣涼風吹拂過來，打得玉蜀黍的葉沙沙作響，遺珠伸開兩臂，儘讓晚風自腋間通過，胸前的汗漬吹得微涼，非常快意啊！

姊妹倆幫助母親疊起衣服，高高的疊起來，吹過半夜，折收起來，明天的中午就是一堆鈔票換回來了。

想到明天，遺珠驀的記起一件事，白天的事她還沒有向母親說呢！怎麼啓齒呢！母親要怪自己的女兒向別人乞討，母親要怪女兒無言的接受，還施捨，還取得，在她小心坎裡也曾感到有如化子般的無可奈何的卑鄙啊。

悄悄的向姐姐說了，二姐靜靜的聽下去，不發一言。

「姐姐，她要說我的，要人家的東西。」遺珠望着二姐的不動的雙睛，委屈的泣出了聲。

「有什麼辦法呢？要團體生活就得守紀律。唉，醫雞少來些吧！別難過，我自有辦法。」遺珠看着垂下頭的妹妹，烏黑的頭頂被月光照得發光，她想，如果我們有錢有衣服，就是吃，住，也不必十分計算了。

遺珠緊到姐姐的懷裡，把頭垂放在雙股上，恰好天邊滑落一顆星，長長的，滑過了半個天，「假如滑行開始的時候，解一個扣……」「一個大的金磚掉下來，你撿也撿不動的。」遺珠不覺的說出來，想珠輕輕的合應着，這段神話還是她們的祖母活着的時候講過的，姊妹倆會心的笑起來。

夏夜頗短，住在嘶濕的低屋裡，愈覺窒息悶熱，母女四個躺在床鋪上，不時的翻着身。白晝過累了，已顧不得蚊咬，悶熱的氣流，使他們甜睡的身體滲透汗水，偶爾母親在迷夢中摸索着芭蕉扇，搧幾下又不自持的掉下來。

大姐在板床舖上已躺了兩個月，身底的棉褥已被壓得緊縮起來，她雖病弱少出汗，可是整日的沉睡，逢到溽暑夏夜也實在支不得了。她用手摸着床的邊，想要支住上身的力量，仰着面坐起來，還姿式，她試了兩次，兩隻瘦得露了骨頭的肘臂，已經沒有支持的力量了，側過身想要換個姿式爬着坐起來，也是無力。她仰起頭，或許過猛了吧，眼前一陣昏黑，劇烈的咳嗽湧到喉頭，她將頭垂伏枕頭上，想到無力，想到病弱，就好像前面是一遍漆黑，路走到了盡頭。

她張開眼，看看這簡陋的破屋，看看兩隻蒼白骨骼似的手，母親在身邊打着鼾聲，她意識到這熟悉的陳設，這熟悉的聲音，將要一步步的和自己遠離了。

她感到生的絕望，她不過才十八歲，但對這生死之間的距離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兩月來她從來不如今夜這麼清醒，合上眼，一堆堆的往事才浮現出來。她試抬一下腿，把全身的力量灌注在那裡，也不過微微的抬到三寸高。

她想哭，想要扯開喉嚨喊叫，胸膛擁塞着，鹹腥腥的東西湧出了口，怕驚醒了母親，喘息稍定的時候，她側過頭，借着微弱的燭光看見了被單上紅鮮的血漬，一切都完了，她的眼角流下了淚。

母親早醒了，端了一杯白水，用手托起了她的頭，輕輕的喫一口，母親的額角滴着顆粒的汗珠，呆呆的靠在床邊。血，血！那好像是由母親的血管內噴射出來的一線。血，那是自己血液的一支，血，再從女兒的口噴出來，償還了她的生命，母親悲哀的垂下頭，伸過手摑一摑那蒼白瘦刀的垂放在床邊際的手，骨與肉的觸覺，粗糙和光滑裏支的撫摸，母親緊張的縐四手，淚不禁簌簌的滴下來。

夜，就這樣漫無聲息的過去了。遺珠做了一夜的好夢，爬起身，匆忙的跑到學校去。

想珠看着青黃的面孔，看着那掛起來的染着紅漬的被單，她無言的沉默着，臨去日高太太家之先，坐在姐姐的身邊，要對母親說什麼，可是再一思索又猶豫了，悵惘的走出家門。

母親無力的在外間屋泥爐着熨斗，熨平昨夜洗出的衣服，心緒紊亂得很，耳朵時時向屋裡聽，雖然隔住門看不見裡間，也不時側過頭探一眼。

熨斗燙燙的，隨手推在衣服上，縷縷的蒸氣往上冒，肩背已經濕透，額角滴着汗水，數一數不過還有四件疊好的已經有三堆了，想着想着，計算一下工資，晚上總可以給女兒買三個雞蛋了，三個雞蛋四塊多錢！

又是咳嗽，母親急慌的跑進屋，血已吐在地上，襯着黑黑的濕土，分外鮮明。這已是第四口了！心慌稍安下來，才記起續

在衣服上的熨斗，忙跑出去看，已經烙上了一個焦黃的稜形，這是首飾樓常掌櫃的，很好的陰陽夏布，翻覆的看看，只好平放一邊，繼續熨那三件。

遺珠高興的走回來，手裡捧着一身習制服和一雙已經變灰的白膠底帆布鞋，走近門檻望望屋裡的母親，猶疑的走進來。

「媽！藏老師問您好。」遺珠輕輕的說。

「嗯！」母親看看放在椅上的衣服，又低頭工作着。

「遺珠，」母親說，「一會送衣服去吧，常掌櫃的小褂熨糊了，送去時好好說吧，賠是賠不起的……我不能去，姐姐病不好，要人看。」

遺珠打點着折疊方方的衣服，微熱的氣息還冲冒着，母親的手一定也很熱吧！聽着母親的指點，寫一張卡片標上去，磁器店，雜貨舖，紙煙行，洋貨舖，藥舖，首飾樓，寫到這，看看那一堆，不過是六件，熨焦一件，怎麼說呢？看看母親，母親的手掌正在那焦印上拍合着，呆呆的神情，使她欲言無言的緊閉了口，心在起伏着。

提着包袱，循序向街道走去，夥計們都和氣，不用還價錢，也不用發言語，就照數付價。磁器店的掌櫃，留着三寸長的鬍子，坐在櫃台上擺弄着盤子，看見遺珠進來了，笑着叫夥計倒一杯冰鎮梅湯，遺珠正走得口渴，喝到肚裡，凉冰冰的，甜稈味道也很清爽，老掌櫃很愛發問：

「你母親怎麼沒來呢？」「上幾年級了？」「老第幾？」「不容易啊，」用功吧！」「錢放好了，找蔭凉地走。」

始終不間息的問着遺珠，聲音沉重而溫和，遺珠初次覺得了老人的可親。

一間商店一間舖面的走過去，抬抬頭，「鼎和金店」的招牌就在眼前了，門前支着布帳，兩面垂放着「收買金珠首飾鑽石珠花」的布旗，她看看手裡的包袱，恨然的鑽下便道走在馬路上，直到看見「沛仁堂」的金色匾額才快快的走進去，寶寶的彫花的影壁，洋灰的前廊，擠滿了不少人，爭奪着一個緊有繩帶的木碗在喝暑湯，她走上石級，翹望着高高的新油飾的櫃台，一個夥計不等她開口，已笑逐顏開的推開櫃台的門，她無言的走進去，樓頂上有電扇吹着風，腳下踏着鏗鏗作聲的地板，這地方她還是初次進來，她來做顧客的時候，不過是翹起腳尖向櫃台伸出的頭買東西而已，這小境地她感到了無限的興味，並排着從底至頂的小抽屜，大小不一的天秤，直到摸着一疊鈔票時她才從新奇的境地清醒，計算着數目，夥計抓給她幾個潮濕的灰白色的小糖豆，她抬頭望了望，伸着手掌不好意思的握起來，說什麼呢？

「謝謝！再見！」走出那石級，她微微覺到了雙頰的紅熱，嚼一顆手裡的糖豆，一股草藥味，但也香甜可口。

最後一顆糖豆含在嘴裡，才覺得手裡的包袱已經輕了，這次她必得去，必得低着頭進去再靜靜的走出來。

「鼎和金店」就在面前，她希望裡面沒有一個顧客，就是大一點的夥計也不在，最好只是一個年齡較小的徒弟，能夠不費口舌的請他們收下待下次母親來再說。

金店，她沒有進去過一次，在神話裡聽到過珠寶的故事，在老祖母的手指上看過一隻圈戒，這一切都在她的記憶裡封固着，她從未想過金子的價值，也不會知道黃金比鈔票值錢。

她走到那遮陽棚的下面，緊靠着玻璃的門窗，向裡面偷看，壁上裝有玻璃閣，掛滿金黃銀白的簪子，項圈，進門不遠的立櫃裡，有着五光十色甚爲耀目的小顆粒，這就是寶石吧！她再走上一級石階，將臉貼近玻璃，才看見裡面櫃台有兩個年紀相近的夥計在打瞌睡，低垂的頭，上下的搖擺着，兩個人的頭頂都共光亮着，睡相也很有趣。

遺珠望望街心，過往行人很少，一輛不甚擁擠的電車剛開過去，她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推着亮得發光的銅門把，小的夥計是醒了，睜着眼，看着她走進來。

她把包袱擧到櫃台上，她希望在解扣的工夫夥計搭一句話，直到完全解開了，一句聲音也沒有，她遲緩的抬起頭，這個夥計已走開正在推醒那個還在打盹的一位。

『這件，我母親說是掌櫃的，一時疏神發焦了一塊，我們賠是賠不起的，請您……』遺珠吞吞吐吐不敢看人家一眼的說着。

『什麼？那怎麼辦呢？掌櫃睡覺呢，先拿回去再來一趟吧！』

『請您向掌櫃說吧，母親實在分不開身，不然是要自己來的。』

『什麼事？』一個四五十歲年紀的男人走出來，半面臉上紅紅的印着凉蓆的花紋，打着呵欠問着。

夥計向他分說着，遺珠才知道這位就是常掌櫃。

『常掌櫃，眞對不起，家裡有病人，招呼時略疏忽一些就焦了，賠，是賠不起，請您先收下吧，』遺珠閃張着眼，乞求似的說着，聲音幾乎是要哭的。

掌櫃抖開折好的小褂，用手翻着焦跡，在兩端扯幾下，夏布的聲音嗞嗞的，遺珠深怕會因此扯破，可是絲毫沒有，掌櫃再看看，披在身上，雪白平整的褂子，前襟下面明顯的露着一個痕跡。

『這一身都糟蹋了，這樣交貨可不成的。』

『下不爲例，告訴你母親，這樣可不行。』

掌櫃快快的將衣服摔在櫃台上，遺珠的慌急的心開始安定下來，她看着夥計將衣服抱進去，自己慢慢的折好包袱皮，爲的是出門前不再說什麼話，好接過錢馬上走。

掌櫃誤髒計拿錢，七塊錢的數目，明明小褂是不計工了，遺珠偸偸的看掌櫃一眼，他的背影很胖，脖頸和頭一般粗。

接過錢，點點沒點，就走出去了，眼裡包着淚，她現在感到的不是委屈，而是對掌櫃的感激了。

計算一下手裡的錢，不過是二十三元，用掉的餅子，水，煤，和半日時間，折兌一下又能剩餘多少呢？我們爲什麼只能操作這種賣力氣不賺錢的工作呢？

進了家門，母親躺在床舖上仰着面流淚，姐姐的床頭地上舖滿一堆灶灰。

她窒息起來，手裡的錢還緊緊的握着，被汗透得略是潮濕，還數着找個醫生或許够了，可是大家只好空着肚子。

錢，錢，一疊疊的鈔票在她的眼前幌動着。

姐姐急促的呼吸聲，將她由幻夢中驚醒，微張着的口，翕動着的矢瞎的眼睛，蒼白的面孔，變乎向空間抓握，遺珠不由自主的喊着姐姐，母親近前來，將手緊緊放在姐姐的鼻頭，輕輕的呼喚着，遺珠已露出了蓋在被單下姐姐的胸，只是急促的起伏，一口一口的盡呼出肺內的氣，再沒有吸進的恣態了。

母女兩呆呆的看望着，姐姐深深的在吐着什麼，偏一偏頭，一縷血由唇角流到枕邊，眼角還夾着一滴淚水，一動不動的倒下來了。母親仆倒在床邊，時鐘正敲着十二下，還聲聲激動了遺珠的恐懼的心，像針刺一樣，扎得她用手抵着胸，很難忍，很費力的才哭出來。

母親在外面奔跑了多半日，夕陽已經落下去，灰白的雲彩堆上來，西方半個天被晚霞映得通紅，瞬間卽分化開，由紅而黃，黃而白，遺珠坐在庭院裡，看望這一切寂靜的景象，心是沉重的，她走出那個姐姐睡着的屋子還沒進去過一次，她對那熟識的屋子時時浮現出影像來，她並不是怕，只是空虛和沉悶使她懶得跨進門限。

兩個人抬來一具薄薄的棺材，透着隙縫，露着釘跡，不光的板片上還掛着粒粒的木屑，姐姐就要永久的安睡在裡面了，那狹窄的容積，蓋上棺蓋，正壓着姐姐美麗的鼻尖，長長的釘，揪進去，鐵錘緊打下來，空間被振盪着，心被驚顫着，還就是生的驚崩。

遺珠再沒有像今天如此感到了悲哀，她痛哭着，想用手再把姐姐拉拖出來，換觸到那微濕的板面，她的心更顫抖了，這就是死，封淘在黑漆的木材裡，封淘在陰濕無光的土壤內，人們爲什麼要活呢。活着，要餓，要衣，要錢，死了，一切都要安靜下來。

她不再流淚了，這是一種快樂，該爲姐姐祝福，祝賀她向飢餓困苦的告別，祝賀她早去的幸福。

時鐘聲聲敲了七下，每一聲響正是那告別的序曲，這聲響正是姐姐最後一線氣息的餘音，她突然感到這生死之間的悲懼，不可遏制，她又痛哭起來。

家庭看護一問一答 七

乳汁不足的時候

問　用母親的乳汁來哺喂嬰兒時，若是乳汁不够飽足嬰兒，她將要有什麼樣的現象？

答　嬰兒若是哺食母乳不足時嬰兒在哺食乳汁後時間不久卽會啼哭，常常一直哭到下次哺乳時多半都是在未到哺乳的時候卽已因餓而啼哭，並且嬰兒拒絕哺喂她白開水，在哺乳的時候嬰兒的嘴含母親乳頭緊而用力吸吮，吸吮的時間常常到三十分鐘左右而不放鬆乳頭，嬰兒的體溫有時稍高，大便的次數少，量數也少，大便顏色是黃綠色，嬰兒的身體重量不增加，並可以在嬰兒哺乳以前及哺乳以後秤量嬰兒體重來比較亦可以知道嬰兒所吃進的乳汁量少，而不能飽足嬰兒。

乳汁過多的現象

問　嬰兒若是每次哺吃母親的乳汁，過多時都要有些什麼樣的現象？

答　嬰兒哺乳母乳量過多時嬰兒的普通現象也是時常啼哭而不安靜，大便的次數多，顏色黃綠有時含有水份在內，或是帶有不消化的白色奶塊，大便的性質鬆軟，嬰兒變吐，或在吃乳以後而有乳汁自口中反流出來，嬰兒身體的重量在起初的時候增長很快漸漸的因爲大便次數多身體重量卽行降落，嬰兒在吃奶的前幾分鐘，特別用力吸吮，乳汁而且很快的便全吃下，以後便又全行嘔吐出來，有了以上的幾種情形是很可能的知道嬰兒所哺乳的乳汁，已過了正當的量數。

嬰兒的獨立行走

問　平常的嬰兒長到幾個月時可以爬行，獨坐站立和走路呢？

答　平常的小兒口、頰、腿和臂等部的肌肉，是最先發達而能在很小的時期，就可以表現出種種肌肉上的動作，像新生出的嬰兒的口頰能很熟練的吸吮乳頭，至於嬰兒的能够爬行，獨坐，站立和走路的種種現象，多半是出於嬰兒的肌肉和骨骼的發達，在一般的嬰兒長到四，或五個月時，就可以靠着別的東西坐起來，等到六或七個月時可以獨自坐着不用依靠別物來幫助，以後慢慢的到了第八或九個月時嬰兒就可以爬行，差不多到第十個月時可以站着，在嬰兒生後的第十五個月時多半的孩子是能走路的了。

嬰兒的肌肉

問　嬰兒在不會獨坐站立和走路以前，也要注意他的肌肉的發展嗎？

答　嬰兒在不會獨坐，站立，和走路以前我們也要盡力的供給他運動的機會，在抱着嬰兒的時候，嬰兒身體的每一部的肌肉常托扶着用自己的兩手抱着嬰兒使他的身

☆☆☆病人的膳食☆☆☆

食物的營養對於任何人都是須臾不可缺少的，尤其是當人生病的時候更需要良好和適當的營養以助身體早日恢復健康，固然醫藥的療養是必須的，但當於營養之食物的選擇以爲病人之膳食，却是最根本且奏效的療獲。

有些人所患的病症可以說完全是由於營養素的攝取太缺或攝取的不得當而致終成營養不良症、這樣的病人則要大部依賴飲食的調養始能復原的，而藥物只是一種輔助罷，在這時食物能供給病體很大的功用，1幫助保持病體各部的組織工作正常，不致令其因染病而受很大的影響，2如若身體內有些組織已然受到疾病的影響時，則這些由膳食中所攝取的營養素就要幫助和抵抗工作了。

每個病症不同的病人所需要食物中的營養素亦不同，有的病人是因體內缺少蛋白質而致病，那麼食物的供給必須要富於蛋白質，同時有的人於平日攝取蛋白質不適當，以致體內不能完全吸吮，這些不能吸收的蛋白質在體內就要開始它的腐壞作用了，這樣的病人膳食中當然不能富於蛋白質，以上不過舉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此外尚有許多營養不良的情形亦需要不同食物去療治的。

在這所要介紹的是根據一般病情的原理，及病人所需要的基本膳食，由病情嚴重身體最軟弱至病體復元之間，食物的供給可分四個階段以適應體內消化器官及他部組織之工作。

（一）流動液體食物——這是當病情最嚴重，體內各部組織工作過於衰弱的時候，或者當病人的消化器官過於纖弱的時候，病體不能攝取其他較硬的食物，只能供給以液體食物，俾令病體能夠全部吸收之，這種食物的給予法應當量少，而吃的次數增加，差不多每間隔一二小時即給予一次，每次以一碗爲限，如果所食之量過多，則不但加重消化器官之工作，而且令病人感到意外的不適。屬於液體食物的如菜湯（蔬菜在水中煮過相當的時候，取出擠之，在湯內加些調味物，白菜湯最好），米湯，大米稀粥，豆漿，炒豆漿（將黃豆洗淨炒至焦黃，涼後以磨碾之，撥去皮，再碾之至粉狀，食用時加糖用開水沖之，味極香甜可口），牛奶，鮮果汁，藕粉，杏仁茶，茶湯，去油之肉湯（可以刺激胃液之分泌），冰激淩，吉里凍，蔻蔻茶等，均可以食之，咖啡，濃茶最好不飲，因爲這些刺激物是不宜於病體的，當食物需要加糖時，務必加之適量，可少而不可多，因爲過甜則刺激消化器官之內膜，而影響到食慾。

（二）半流動半軟的食物——當病體漸有起色且感覺到所食的食品太少而飢餓時，那麼以往所食之物的質與量就應當稍加改變了，質軟且易消化的固體食物可酌量的增加，同時液體食物可酌量減少，因爲病人的消化器官仍很衰弱，如染患有胃瘍，胃炎等病的人更經不起較硬食物的進入和磨擦的，所以只能給予軟的食物，又因爲病人的食慾不振，所以每次仍應食少量之物，而增加次數，差不多每二小時進食一次，可以吃的食物如雞蛋（不可炸，不可煮之過老），掛面，片湯，玉米餷，大米，小米麥片等做粥，但稍粗的糧食如高粱米，雜合麵等做粥最好不給予食用，因爲粗的纖維容易刺激胃膜，其他如豆漿，炒豆漿，牛奶，餅干，蔻蔻，烤饅頭片，鬆軟的蛋糕，麵包，果汁，藕粉等等均最適宜。

（三）軟的食物——這個階段是當病體已漸痊，而尚未完全復元時，或小有疾病而不能隨別人正常用膳時，所應吃的食物，在這時食物中含有粗的纖維質，不易消化的肉類，生水果及生蔬菜等都在被禁之例，所能吃的食物必須要烹調於相當時間使之極軟，然後過鑪做成泥，再佐以調味物（蔬菜水果均可如此做法），此外饅頭，軟米飯，絲糕（如加棗必去皮核），米粥，煮軟的麵食等均可食，吃的次數最好每天五次，在三餐之間加食兩次點心，量仍以少吃爲是。

以上三個階段所包括之食物是不能保持營養平衡的，也就是說其中營養素的供給不夠人體每天所應得到的，因爲有許多食物不能在這時給予的，並且有些能吃的食物經過長時間的煮沸，或菜與水不能並用，則許多礦物質和維他命（尤其乙，丙

體位置平衡。在這時期最好不要勉強嬰兒獨坐或站立，同時在嬰兒的二或三個月時，不可約束他的手脚，使他的手脚有踢動的機會而增加嬰兒肌肉的發達。

嬰兒的小車

問　怎樣來給嬰兒購買一輛合宜的車？

答　街市中的商店裡有許多樣子的小車是專備賣給嬰兒用的，車的樣式都很美麗，車的構造也很堅固，而一般人亦是根據這種種的優點來購買，但是有一點是在未購買嬰兒車時要留心到的最好車的身高要能擋去沿街上飛過的灰塵，因爲矮的車子使嬰兒的頭臉距離着地面很近推車子的人踐踏起來的灰塵常是籠罩着車子的四圍而灰塵很自然的會被嬰兒呼吸進入氣管內，至於街面飛起的塵沙亦是不免的會落在車子上，所以最好是要使車身高起來，車上有布做篷，以幫助遮擋灰塵和陽光。

新生兒的皮膚

問　新生的嬰兒皮膚是怎麼樣子的？

答　新生的嬰兒皮膚是很柔軟而顏色粉紅，在皮膚的外面有一層脂肪性的物質，平常我們用肥皂和溫水洗一或兩次就可以洗掉，這種嬰兒身上的脂肪質被洗掉以後的幾日，我們可以看見他的身體上有細小的

）就丟失了，所以這三種食物是不能保持長時間的給予，而只能在必要時做爲短時間的給予，數日或九個星期，如果病體在長時期內不見好轉，食慾不佳，消化器官衰弱則除飲食外，就要仰仗更多的醫藥輔助了。

（四）完全膳食——這裡所說的「完全」意思是說當病人已經痊癒」，消化能力和食慾亦增進，此時軟硬食物均可吃了，自然在營養方面食物所供給的亦完全了，一個成年病人其一日所需要的熱力是二千至二千五百卡。

雖然病人此時可給以完全的膳食，但是初癒的病體其消化能力尚較弱於健康人，所以有些難消化之食物仍在被禁之例，如富於脂肪或過老的肉類，糯米及其他黏性之點心，油炸之食物，富於異味及刺激性的菜蔬類等。

下面的實例即爲一病人的膳食表，由液體食物到完全膳食之改換的方法，以供讀者參考。

（一）流動質食物：（一日膳食）。

早七點—豆漿一碗加花生醬，早九點—冲藕粉一碗（稠）。

早十一點—白菜湯一碗甩一雞蛋，午一點—炒豆漿一碗。

午後三點—杏仁茶一碗，午後五點—豬肉煮蘿卜湯一碗（去油），午後七點—白米粥一碗（煮之極爛），晚九點—西紅柿汁一杯，晚十一時—米湯一碗。

（二）半流動質食物（一日膳食）。

早七點—豆漿一碗加花生醬，早九點—煮麵片一碗，早十一點—小米稠粥一碗，白菜湯一碗，午一點—掛麵臥果一碗，午後三點—白米粥一碗，，可佐食之物如醬豆腐花醬芝蔴醬鹹鴨蛋松花等，午後五點—炒豆漿一碗，晚七點—玉米碴粥一碗，晚九點—冲一雞蛋加糖，晚十一時—白米粥一碗。

（三）軟的食物（一日膳食）。

早餐：豆漿一碗加花生醬，芝蔴醬拌菠菜泥，烤饅頭片（用土豆與白麵摻和成）。點心：掛麵臥果一碗。午餐：肝片白菜湯，炒豆付皮，烤絲糕片。點心：小白菜湯煮豆腐，菜泥饅頭或豆包，晚餐：白米軟飯二碗，菠菜泥雞蛋湯，炒胡蘿卜泥，點心：藕粉一碗蛋糕一塊，煮梨一個。

（四）完全食物（一日膳食）

早餐：炒豆漿一碗，紅糖絲糕，蝦子醬油拌菠菜，午餐：饅頭，醬豆腐燉凍豆腐，白菜蝦米湯，晚餐：米飯，胡蘿卜絲炒肉絲，油菜炒香干，雞蛋湯加西紅柿。

以上這個膳食表並不是最標準的，只是根據我前面所說的而舉例，使讀者們看了多明白些。

在給病人預備膳食將最主要的是務要使各種食物吃之適口，因爲在患病時的這一階段食慾最不振，消化力最弱，像菜泥這一類的食物所加的調味物更要適當，否則無論何人食之都覺得難以下咽，但又如在患病時必需的食物，其次就是食物的顏色亦須注意，綠的保持其綠，紅的保持其紅，如做菜泥，時常因爲器皿的不潔，或者器皿的質料不佳，而使做出的菜泥呈暗綠或黑色，這樣一碟擺在病人的前面，怎麼能引起她的食慾？所以這兩點是我們時別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雖然對於病人所應吃的食物有所斟酌，但是怎樣伺候病人吃使其感到舒適愉快，是更不容我們忽視的，因爲病人整日躺在牀上，如果不將他的生活調劑一下，則更感覺到生活的枯燥和無味了，所以最好在吃飯的時候，改換一下他的生活，提起他生活上的興趣，假使連這一點興趣都不能給予他，那麼心情的過於呆滯對於病體不能說毫無影響，自然也提不起食慾。

當開飯時，應將病人一餐所食之物完全放在菜盤上托進，使病人一目了然，其一餐所要吃之物及量，菜盤的大小顏色清潔與否是要事先注意的，試想一個很大的菜盤，裡面疏疏落落的放了兩三隻碟碗，而且髒的都看不出顏色來，這樣能夠引起病人的快感嗎？所以在給病人開飯以前，我們對於菜盤的安置，應當以使病人感到舒適滿意爲前題，並且用審美的觀念來安排。

使其心情愉快，如講些有趣味的新聞或故事，在滿心喜悅舒適的過程中進餐，而不可令其食之急促，或聽到不快的事情，因爲時常一個神經質的病人因爲心情不愉快或食之過急而減少食慾，甚至於影響到消化器官工作的不正常。

·袁瑩·

脫屑，並且差不多有一半的嬰兒在生後的幾天裡皮膚要發現有黃色這種黃色是一種黃疸的現像，要是遇見了這種的現像時，我們要多喂嬰兒水喝，使其加多尿的排洩，若不是患病的時候，在幾天以後這種黃疸的現像是會自然的消減下去，嬰兒的皮膚在脖子，腋下，和大腿的根部常有厚層的脂肪與深深的縐摺，對于這種有縐摺的部份不可讓他有汗，分泌物和脂肪在積聚着，在給嬰兒洗澡的時候要特別的注意這個地方，洗乾凈以後並要撲上些爽身粉之類以保持有縐摺的地方乾鬆，假若不這樣作的時候往往能使縐摺處的皮膚變紅而生潰爛並增加了嬰兒身體上許多不適，同時紅爛的皮膚在治療上也要經過幾日才能恢復原來的狀態。

嬰兒的抬頭

問　嬰兒到了幾個月的時候能抬起頭來？

答　嬰兒的能夠抬起頭來是沒有一定的月數，要看嬰兒本身的天生體質和後天的發育當然那種不夠月數產生下來的嬰兒是不算在這裡面，現在，只以普通一般嬰兒的平均數來說：差不多是在嬰兒生後的第三至第四個月時嬰兒應當能夠自己抬起頭來。了

··端錦··

編輯後記



在節約的現階段，主婦如何勵行，是一個頗爲急切的要求。「主婦應如何勵行節約的生活」，提供了若干具體的辦法。

× × ×

「每月漫談」希望各方著量利用，這園地，是婦女自己的呼聲的發表處所，也是男性對女性觀念的抒寫之地。余鐵女士是天津有名的女性雜文家，潑辣大膽，粗豪率直，是她文字的特點，自本期起，每月一談，乞讀者注意。

× × ×

「母親的面影」特輯，執筆者女性祗有兩人。這點如果是不足之點，我們將以「我的丈夫和孩子們」特輯來彌補。

× × ×

「我的奮鬥」徵文，收到了很好的成果，本期因篇幅關係，發表了孫雲休女士的一篇，還有一篇顧笙女士所寫的，將於下期與讀者見面。

× × ×

至於附徵的各職業部門生活記錄，繼續徵求，希望踴躍投稿。散文與詩暫時停收。

× × ×

本期預定的「美容特輯」，因篇幅關係，臨時抽出了兩篇，只刊出了兩篇，所以沒有加上「特輯」的字樣。但這兩篇，我們認爲都是極有價值的東西，和一般的「美容術」「化粧術」有其不同的特點。

× × ×

國內外的婦女生活，也像其他部門，我們歡迎投稿，像「[illegible]務勞動的德國女子」一樣，介紹具體切實的婦女動態的文字，更所歡迎。

× × ×

桑裕治的「侯爵夫人」，劉當時法國婦女的社會地位和一般的心理狀態，描寫頗爲盡致。法國作家的那種精細的描寫，在中國作家的筆下是很少見的。

× × ×

「鑽珠」和上期的「懺悔」一樣，同是女性作家的作品，這一部門我們一樣公開徵收外稿。

× × ×

錢稻蓀先生允寫的「母親的面影」，因開學事忙，未克執筆，上期的預告，謹此聲明取消。

封面說明

網球是婦女健美運動中最好的一種運動，牠不但使婦女的四肢得到平均的發展，而且，還訓練眼睛和身體動作的敏捷。婦女美的第一條件如果是「健壯」，那末，希望變得「美」的婦女們應該從小積極運動。這裡是三個健美的安琪兒。

婦女雜誌定價表

冊數	價目
每月一冊	五元
預定半年	三十元
全年十二冊	六十元

直接向本社訂閱郵費在內



武德報社發行六大權威雜誌

總經售華北文化書局

本局爲應時代之要求，供社會之需要，經售武德報社編印之各項雜誌，內容豐富，措詞簡明，舉凡各方政情，世界大勢，以及文獻，典故，名人軼事，各地風土人物，東方道德，暨文事武備技藝美術，並最近歐洲戰況等，無不應有盡有，包羅萬象，誠爲現階段不可多得之讀物。凡不甘爲時代落伍者，應各手執一册，茲將雜誌種類，暨總局，分局地點，分別列後，俾易讀者訂閱。

一，國民雜誌　　一，新少年

一，婦女雜誌　　一，兒童世界

一，中國文學　　一，中華週報

華北文化書局各分局地址一覽表

局處	住在地	局處	住在地
天津支社	天津龍亭西箭道六號	太原分局	太原北司街四二號
唐山分局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張家口分局	張家口新民大街二道井巷十號
保定分局	保定東大街一九〇號	徐州分局	徐州市大同街四八號
石門分局	石門市朝陽路西頭八號	通州分局	北京宣外鐵門十一號
濟南分局	濟南城內后宰門街十七號	順德分局	順德城內中山街一七號
青島分局	青島山東路六號	大同分局	大同城內大東街九二號
烟台分局	烟台市廣仁路十四號	厚和分局	厚和三賢廟巷七號
開封分局	開封新興西街八號		

總局局址　北京王府井一一七號

人手一冊

有新聞 又真實
有小說 又活潑
有小品 又幽默

有評論 又正直
有漫畫 又生動
有遊藝 又有趣

包羅世界各地的奇聞
搜括古今中外的妙文
收容大小巨細的名論

求知消閒唯一刊物

請閱 **中華週報** 定價二元

每星期日出版

地址：北京王府井一一七號
電話：編輯專用五・四四五三號